

中國創作小說選

第四冊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翻 可  
印 以

版再月一年四二

點 標 式 新  
選 說 小 作 創 國 中

冊 四 裝 洋  
元 四 洋 大 價 定

生 銘 社 社  
梅 何 新 新  
者 者 者 者  
輯 閱 版 行  
編 校 出 發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埠 各 省 各

說 小 舊 種 各 點 標 式 新

五虎平南	四遊記	平山冷齋	雙美奇緣	觀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公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冠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洪公案	七之舞	靈仙天豹圖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七角	定價七角

# 中國創作小說選

(第二集) (下冊)

## 醫院裏的故事

假工

這幾段故事，是從我底一個女朋友底筆記裏抄下來的。伊因為腳痛，在一個醫院裏住了兩三個月；伊底筆記很多我不能統統抄出來，只寫出我所最愛讀的這幾段。

### 一 進院的第一天

今日是我進醫院的第一天，也就是我過醫院生活的第一天；不也許是我陷進了不可免臨死的深坑底第一日！不幸，我底命運已走進了不可挽救的境地，固然免不了死，即幸而不死，或從此成了殘廢的人，這樣又比死有什麼兩樣！簡直不如死不干淨處在這樣境況中的我，除却把腦完全醫治了，只有死這一條路可走……

我在途中這樣地想着。我，很知道這樣地想是沒有用的；然而在今日止好這樣地想了。今日是我進醫院的第一天。天氣却很晴爽。

醫院離我家不上十里，我自八時從家裏出發，不到一點鐘之久便到了。護送我的人有我底

最親愛的，和我底朋友鄒女士。

掛了號，我們三人同進了一間女科診療所。裏面有一個男醫生，一個女醫生，三四個看護婦；他們在那里看病的看病，配藥的配藥，忙來忙去！我們等了好一會，那男醫生便叫我坐在一個靠椅上，這個椅子，是專門為病人設的，他把我底病狀看了一下，又隨便地問了幾句，便說道：

『你這病底根柢很深，必得住院！』

我原是打算來住院的，所以立刻就答應他了。他便吩咐一個看護婦引我們到二層樓的病室。

我住的是一間很大的普通房間，裏面有床位十二個，分兩行相對地擺列着；我底床位是靠在東邊窗戶底下的第四個。

『現在我底床位已佈置妥當了！你們回去罷！』我對我最親愛的和鄒女士說。『橫豎我在這里有看護婦招呼，而且這里很靜穆，我很樂意。』

他們沒有回答我的話，他呆呆地望着我，伊此時却正注意那兩個在房間裏跑來踱去的小孩，一個孩子左手斷了，右脚只剩一節，撐着粗大的木杖兒；一個是駝着腰的，也夾着兩根木杖。

略停了一會，我最親愛的便說道：

「也好，我們就去罷！明天我便來的……」他說着，望了一望鄒女士，

伊覺着了，伊向着我說：「回去麼，我還要陪着你玩一會兒才回去——你看那兩個小孩子多麼可憐……」

「住在醫院裏的人，有誰不可憐呢？你看我——這個死了半身，只差沒有裝進棺材的……我對伊說時，我那「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底第一日」底觀念，不由得又攢到了我底腦子裏。」

「你何苦要這樣說……你靜養一會就要好的！」伊極意安慰我，用手撫拍我的背。  
「真的要安心靜養才好！濫想是沒有用的……」他，我最親愛的也接續着說了。

這時我底心已被他們擊碎了，幾乎要哭出來。我勉強忍着淚對他們說：「你們回去了麼？這裏，醫院底事，我自己當然知道！」

.....

他們回去了！

他們已經回去，剩下的，只這一個剛才過醫院生活的我；雖然滿屋子裏，底床上都有人睡着，但是一眼生疎，只有增加我底寂寞痛苦罷了。——倒是那兩個小孩，現在還在這裡跑來跑去，說是可憐嗎，他們倒好像極其愉快，不曉得世界上有什麼痛苦，並不曉得醫院是極苦痛的地方，這也是一種人生呵！

他們都回去了！只剩下一個從沒有經過醫院生活的我，實在有無限的寂寞，苦痛；不由得我又回想到途中那個「今日是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的第一日底觀念去了。」

停一會兒，一個看護婦來了。伊底身體矮小，態度極沉靜；伊那種全身都是白的底裝束，一望而知是看護婦，只要到過醫院的人，伊手裏拿着一個測驗口溫的表，放在我口裏要我啣着；又瞧着時計數着我右手底脈動。我問伊姓什麼？伊用了十分沉着的态度答道：「姓劉」。我看伊的臉色好像正在爲了這許多不幸而進醫院的人納悶着；伊底心好像要對我說：「你何不幸，也碰在這個不幸的巖石上面了。」

.....  
午後約二點鐘，有一個醫生來詢問我底病狀，病源。他坐在我床位左邊的一個靠背椅上，一

面詢問，一面記錄；他詢問病底狀態和來源很詳細。一直從我父母底狀況詢問起，至於我底生長發育的情形，結婚的時期，生有兒女幾人，以及病症初起和經過的實況，大約問了兩點來鐘才完畢。醫生去了後，又來了個看護婦，伊手裏拿着測溫表和時計，照樣做着劉小姐午前所做的工作。

這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也就是我過醫生生活的第一日。我很感謝我最親愛的，和鄒女士送我到這里！我很感謝那醫生爲我看病很詳細！他們是我底最親愛的人，護送我進醫院，原是我底事；但我不解那醫生詢問病狀，何以要注意到我底父母，及我底生長發育，結婚呢？這些也是有病的人所應知道的事實嗎？何以我沒有得病以前，未曾有人注意到這些瑣事？何以並未曾有人告訴過我？——總之，我現在是一個已經有了病，而且已經送進了醫院的人；那些瑣事，縱令以前有人告訴過我，但到現在，也沒有什麼用處了。而且，醫生說我這病底根柢很深！所以似現在這樣的我，只有在這里極意地安靜着，挨過這不幸的寂寞而且苦痛的生活，等候未來的命運到來！

二一，進醫院的第一日。

## 二 龍太太和洪小姐

我在院裏最初同我談話的人，要算是龍太太。伊的年紀大約有三十七八歲了。伊患的是鼻

破到這里已有兩個多星期了，伊底牀位在我左旁挨靠着，所以我說話也能聽得明白。雖然伊是破鼻子，伊看見我是一個新進院的人，怕我有點不習慣，所以對於院裏一切應守的規則都告訴我；伊並告訴我這間房內病人底病狀或名姓。伊對我說：我對面的那一個是患的溼寒症，腳也不能走動；那靠左的是一個患胃病的，有一個多禮拜沒有給飯把伊吃，只喝牛乳；再過去那邊一個是患的腹脹，前幾天打了一針，出了兩盆帶黃黑色的血水；那靠右的是一個貧血病，醫生說要靜養一二月，要多服補血劑……伊詳細地用着極輕的語聲告訴我。我看那正中患溼寒症的，年紀不過三十四五，頭髮蓬鬆，粗大的面龐，黃而略帶黑色；伊好像知道我們注視着伊，也用了久病無力的眼睛遠遠地注視着我們。那患胃病和患貧血病的，都是女學生打扮，年紀都很青。似患腹脹病的那樣面色的慘黑，目光底射人，我看了幾欲害怕。我問那人姓甚麼，是哪里的人？伊說：『那我可不知道！那難堪的樣子，真可憐咧……但是，那一位是姓羅——羅太太。』伊說着，用眼注視對面正中間一個患溼寒病的。我問：『其餘的呢？』不知道。伊搖着頭說：『只是那位是李小姐，伊可憐極了！』原來這李小姐底牀位是同在我這邊窗下；靠着伊右旁的第一個是不滿四歲的小女孩，是因為好玩被石子把左脚壓傷了的；第二個就是李小姐了。我轉過頭把伊望了望：雪白



臉兒剪短的頭髮籠覆在嬌小的額上；真是可憐極了！我問龍太太：「伊爲什那樣可憐？」龍太太答着我說：「伊今年才十九歲，還沒有嫁人；伊脚上生了毒瘡，右脚尤其利害！已經被醫生把右脚踝骨以下截去了。而且，伊底右肩上也腫爛了！開了幾刀，每次搽藥的時候那種慘慘的聲音，真正難聽……」

唉，伊底母親是個出家人——尼姑咧！」龍太太說至此，忽然變了很嚴厲的樣子對我說：「伊底父親是得了一種不干淨的病死的！伊底病，據醫生說，是從胎裏帶來的，很不容易治好！伊底母親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婦人，面貌很是豐滿，時常到院裏來，每來一趟伊們娘兒倆必定嗚咽地哭了！那種情景誰說不傷心呵……」

龍太太慢慢地說着，眼腔滿含着眼淚；可是我因爲自身底病痛，却無精打採地聽過了，伊底話反注意到那後面房裏底兩個小孩。

原來這房底後面還有一間特別一點的房間，是專門療治肺癆病用的，同我住的這邊只隔一層玻璃，裏面有兩個小孩在那里牀上作玩意；一個在床上翻筋斗，一個把紙撕成碎片，朝那一個身上吹去；他們很快樂，似乎不知道住的是醫院。我問龍太太：「那兩個小孩，他們有什麼病？」

太太說：「他們麼？有三姊妹在這裏呢！躺在那藤椅上的那個是姊姊，你不看見麼？十七歲了；那小

一點的是弟弟，有了八歲；最小的是妹妹，才六歲；他們都是從胎裏帶來的肺病，聽說他們底祖父，父親，都是患肺病死的……」我看那藤椅上躺着的女子，已剪去了頭髮，黃的綿襖，袖子很短，也是女學生打扮，正在那里看書；清瘦的面龐，帶着黯淡的病痛，那種憔悴的樣兒，印在我底腦子裏，無論如何不會忘記的！

龍太太同我談的話真多！伊簡直是我底報告的使者！可是伊底性情是怎樣的呢？我們要知道，也就大半在伊底言語中可以看出來了。

伊是一個長居在鄉村裏的人！伊底樸實，厚重，自不待言；而且伊底同情心也極其發達！尤其對於住在醫院裏的這些不幸的人！伊常對我說：

「凡進醫院的人，都是極可憐的人，都是命運有缺陷的人！好好端端的一個人，一有了病，穿吃，什麼都不如意！什麼都覺得討厭！看見別的人——那些無病的人——那動作活潑潑地，多麼可羨慕呵……一個人，但願從生到老要活着，便要好好端端地活着，一點也沒有病，總是大福分！」

伊底感情是這樣，所以伊很知道人底一生有了什麼病痛須得進醫院，是一件最不幸的事；

伊對於那本可以好好地過一生而竟至有了不可避免的終身的病痛的人，如那李小姐，如那三姊妹，尤其悲憫！有時伊絮絮地對我說着，眼淚溼溼地滴下了！可是伊底淚單只爲別的不幸的人們流掉，至於伊自己底不幸，是一個破鼻子，把面部弄得坦平，說出一種帶着鼻音的話，伊自己反倒不計及了。

伊不久便出了院，因爲伊底家裏極貧苦，不能負擔如許的醫藥費。伊出院底第二日，就來了一位洪小姐佔住了伊底床位。

.....

洪小姐身軀很矮小，伊說有了二十歲，但看去好似還只十六七歲的光景。原先，伊頭上梳着雙式垂髻，自進了院，因醫生要伊常常睡着不動，極不方便，伊於是把頭髮都剪去了。伊說話甚伶巧，而且多惹人笑，許多病人都喜歡親近伊；可是伊得的什麼病，人都不知道！伊也從未對人說過。雖然醫生來看過兩次，但每次總是用布幕遮着；後來我問了一個看護婦井小姐，伊也不肯告訴我，只對着我一笑就走了。後來我又問着一位年紀比較老的女醫生，纔知道伊是得着一種陰癩病，下部腫了，必得開刀纔能診治。我聽着很是奇怪，希罕伊怎麼就得了一種那樣不幸的病咧？

有一次，我同伊談了許多話，談到這題上面了。

「洪——你底病怎樣起的呢？」我問伊了。

「我底病魔——但是……」伊口裏答應，兩頰漲紅了。

「怎麼但是——究竟你底病有了多久了？」

「足足三年！」伊底態度十分地沉着了。

「三年了嗎！何不早診……」

「早診，原來很心願的，但是很難出口……」

「那末，到底你底病是怎樣起的呢？」

伊沉吟了一會，臉上現出一種苦笑，並不答話，只把眼睜睜地望着我。

「到底是怎樣起的你底丈夫呢……」我又問了伊一聲。

「他麼，已死去兩年了。」

「嚇，死了麼！你幾時結婚的呢？」

「那時我還只十三歲。可是他——我底夫——比我大了六歲……」

「大了六歲！那末你底病恐怕不止三年嗎？」我笑着問了伊。

「呢，真的！」伊也帶着半面的笑容回答。「不過頂利害的時期只有三年罷了。自從十三歲的時候起……後來便漸漸地癱瘓起來，久而久之，便成了「血球突出」。唉，我真埋怨殺人！只因以前很難出口，所以忍了又忍；但因為這樣，我底命運也就到了這不幸的現在，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而且自從我得了這病以後，我不知受了他多少虐待！他時常在外面宿娼，有時夜間我爲他守門到一二點鐘才睡；我因爲自己得錯了病，簡直無法諫阻他，只好埋怨自己底不幸的命運罷了……」

伊說着，漸漸地把笑容放了下来，變成冷峭的顏色，很是頹喪！「唉，這是誰斷送了伊呢！」

.....

過了幾天，洪小姐開了一次刀，伊底病稍微好些；於是伊能在房間裏外走動了。伊那活潑的身兒，伶巧的嘴兒，照樣在各病人前面湊趣；於是伊同我談的話，越發多起來了。並且伊也能如龍太太那樣，同我談着醫院裏許多新故事。

有一次伊笑着對我說：

「樓下產科裏有一樁怪事，一個未嫁的女子在這院裏生了一個小孩子……」  
我問伊那是怎麼一回事？

伊說：「一個未嫁的女子，年紀大約有二十三歲了。伊在家不知怎麼一回事就有了孕，——這大概須問伊自己才知道——經伊底父親察覺了。自然，一個未嫁的女子有了孕是極不名譽的事，無論誰底父親須得發怒。但是伊底父親一聲也不響，只悄悄地把伊送到這醫院來，恰好進院不久便生了這個小孩呵。」

伊說完望着我笑，好似伊現在已經探得了一件極神祕的事了。我問伊那個小孩呢？

伊說：「那小孩當時就給傅小姐拿去了。」

「傅小姐！伊是什麼人？伊把那小孩拿去做了甚？」

「伊呀，是這院裏的醫生，伊是外國人，是一個好做慈善事業的人；伊底家裏很有錢，伊把那小孩拿去，是要當做伊底兒子，親生的一樣去養大的，雖然是私生子。聽說前好幾年，伊收養了的一對私生的女小孩，現在已能夠讀書了……」

「呵，有這樣的一回事呵！」我很詫異地說。

「呢有的！」伊接着說，「而且還不止這樣，那邊樓上小兒科裏面不知有多少可憐的人，有一大部分都是蓋小姐——伊是這院院長，也是外國人——收來施診的：有一個小孩，股部生了一個疽，癰腫著，差不多比那小孩的頭還大；有一個，鼻子完全沒有，眼睛只一隻；一個頭上滿生着毒瘡，潰爛得膿血迸出，非常可怕；又有一個極可憐的，一個啞子，手又癢，腳又跛，你看可憐不可憐？又有一個遍身生的是一種什麼毒瘡；又有一個小孩，只三四歲便生了痔病。聽說這都是蓋小姐施診的。伊專收養這一類的小孩到院來診治，完全不要一個錢；有幾個簡直是從乞丐隊裏收來的，你看外國人底心多麼好呵！」

伊同我談着似這一類的話真多！伊現在簡直成了我底龍太太第二，也做了我一個報告的使者了。

.....

洪小姐和我相處漸漸有三四個禮拜了。我對於伊底爲人也觀察得更加明白一點了。我看伊底爲人不僅是在說話伶俐，身體活動，且伊還有一種沉着的本性含蓄在裏面；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伊底伶俐與活動是外貌，伊底不可測的心還爲人們，或者伊自己含着有無限的隱痛，是

別人所不能看得出的。

有幾回，我於伊底無意的言語和容色中覺着了。

本來，進院診病的人，男的，女的，大大小小實在是很多！而且這些人們——並我也在內——都是陷在最不幸的命運裏的，依龍太太底見識說是這樣。但是這些人們中也有幸而診治好了的；也有真個不幸不能挽救的。這在洪小姐看來都有極深的感觸在伊底不可測的心裏。

『又出去了一個了！呵！眼看着人家進來，又看着出去！好！好！不心慌呵！』這是伊看見診治好了的病人出院時這樣說的。伊那種抑鬱的態度好似被不可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有一天一個治愈痢疾的女人去了，伊遠遠地望着那人手中挾着一些在院用的零星什物下樓去。伊徑直喊了出來，『去了！去了！十一個哩！』我說『真的嗎？』伊笑着並且很確定的說，『哪里不是真的！難道我還記錯了！你看，我剛進院來的那一天，不是出去了一個傷寒發狂而治愈的王小姐麼？』第三天出去了一個女小孩，伊是因為好玩把腳壓斷了的，就是在你底右邊床位上那個；後來又出去了兩個女學生，一個是患胃病的，一個是患貧血病的；這已經有了四個了。後來又出去了兩個：一個腰部裏忽然生了一個球，以為是血毒，後經醫生驗得是懷了孕，就出去了；另一個脚上中了一粒



砲彈是在鄉裏被土匪打中了的，你們說伊在這院裏住了三個多月咧，後來又出去了三個；一個母親領着兩個小孩，他們三母子完全是蓋小姐施診的，沒要一個錢；到昨天又出去了患瘧疾的賀小姐；你算算看，連着今天的那人一共是多少呵！「十一個」一點都不會記錯！你說對不對呢？

……

我說，「真對，真出去了十一個了。你底記心真好！一點都沒有錯！」

「我想我真不會錯的……哈哈，他們到是一個一個的出去了！可是我們還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得出這苦海。才得脫離這地獄！」伊說時雖然勉強笑着。但我很知道伊底心已被不可幸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

有一次伊哭了一天的早晨，伊同我正在談笑着，忽然聽到樓底下有一種哭聲，起初聲音很細，後來竟至放聲大哭起來了。哭聲正在我們這邊窗戶底下，所以聽得很清楚。伊聽見了，伊傾心注意地聽着，好似有了很深的感觸！「唉，死呵，又碰在了誰底身上了！……」伊的話還未說完，兩頰通紅，兩眼底淚便滾出來了。

「誰死了？值得哭麼？」我問伊。

「不死了的人是誰！我並不曉得！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只要感觸着一件可以哭泣的事，我就從心底裏哭泣了；而且不一定要什麼人或同我有關係的人，只要遇着一個可以悲哀的人，我就從心底裏悲哀起來了！……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伊說着，淚已流得滿面都是了。伊一面把手帕子揩拭眼淚，一面偷望着我，好像詫異我沒有伊那樣的同情心，却不知我底心已枯了，淚已乾了，哪能夠為伊表着許多同情，為伊底安慰的使者呵！

還有一次，伊一個人站在挨近伊底牀位底窗戶面前探望了好一會兒。這是一天底下午，差不多將晚的時候，伊探望了好一回，才回轉來，坐在靠近我的牀的一張椅子上。伊底態度十分沉着，我看伊好似又感觸得很深了。

「你又想什麼了？洪——」我問伊。

「有什麼可想的呢！」伊說着，眼睛頻頻地望着我，更覺得幽鬱了。「似我這樣孤單可憐的人，有什麼可想的呢！你看——這樣將晚的天氣，幾朵白雲被一抹的斜陽反射成了黃金的顏色，河心底水又被雲彩映照得通紅；幾隻小鳥唧唧吒吒地叢在樹頂枝頭，飛上飛下，表示尋巢覓宿的樣子，多少的愛慕；那將墜的夕陽掛在西山頂上，也覺着依依眷戀的樣兒，在那里揆過他底生

命……唉，似我這樣孤單可憐的人，陷在這不幸的命運裏面，對着這樣的一個景緻——還有什麼可想的呢！

這樣，我就完全知道伊的爲人了。

伊的丈夫已死去了兩年，伊現在是一個青年寡婦，伊的景况實在不幸已極！但是伊底不幸還不止此。伊現在並且是一個無父母兼無兄弟的孤零的人，伊只有一個姊姊。自從伊底丈夫和伊底父每死後，伊就以伊底姊姊家當做伊自己底家。這樣，伊底景况，實在是不幸已極，况又加上那種不可告人的病痛！

往後，又過了許久，我底病稍愈，也出了院。但是伊底病還有幾分，醫生還是要伊在院裏多靜養幾個禮拜；這也怕是伊底命運還不許伊自由地活着罷！我出院的那日，伊只眼睜睜望着我，全沒有說半句話兒，大概伊底心已感動到十分了。

### 三 禮拜日的歌聲

我是從來沒有做過禮拜的人，而且是從來沒有聽過教堂的人；但是我在醫院裏做的禮拜，差不多有十次。

起初兩回，我很沒有注意到那事，因為我自身正病苦着，而且我心裏所想到的事又很多！只見每回是一個英國婦人——後來井小姐告訴我，說那婦人是梅小姐——領着兩個三十歲上的中國男子，抬着一張小風琴，放在我們房間門首；梅小姐按琴，那兩人唱和着；唱完，一人演說了一會，又唱了一陣，就去了。所以起初幾回，我並沒有注意過，雖然有井小姐、劉小姐——都是看護婦，——伊們來送福音書，但是我從沒有接受過伊們的；只說我不認識字，懶得看；伊們也從沒有相強過。

後來，我漸漸地注意到了。我每次聽見那梅小姐底琴聲，那兩人底歌聲，和演說，我雖懂得不十分清楚，我心裏究竟有一點感動，彷彿我底心幕忽然被什麼東西關住，忽然又被開放似的；我很知道這是上帝已來打我底病痛的心底門了。加以那小姐們送書的慫勸，所以就不由我不注意到那事了。

有一天，恰好是禮拜日子。

這天天氣到很和暖，因為早起東方日光從我們底窗戶射入，我們滿屋子裏充滿着太陽底光線，得病的人，老住在房裏，許久見不着太陽；一旦得着這樣和暖的光，多少可愛呵！

這天是禮拜日；照例醫生們小姐們除了派定值日的；大家都要到街上去玩玩，或出去做他們自己預定要做的事去了；所以這時這房裏覺得非常沉靜！只那兩個小孩，手足不健全的，肩脅間夾着粗大的木杖兒，在屋子裏跑來跑去。那木杖擲在地上的聲音，和腳底聲音相應和，打破了這房裏底寂寞。在我左旁的洪小姐睡着並沒作聲，大概是被病魔拉伊到睡鄉去了；右邊的李小姐斜靠在床上，眼朝着天花板，口呀呀地不知在那兒想什麼？對面的羅太太也是斜斜地坐在床上，眼睛却望着伊自己懷裏，現出一種很悶煩的樣子……停了一會，值日的劉小姐拿着時計，測溫表，和記錄簿來了。我看着伊從從容容地把各人底口溫和脈搏探測好，又問了一聲「你覺得好麼？你需要什麼不？」劉小姐值日或值班的時候，時常有這樣慇懃的；不似廖小姐那樣驕傲，看不起病人；更不像那什麼銀小姐，伊仗着伊的哥哥在這院裏做醫生的勢子，對於病人簡直沒一隻眼角兒瞧得起；有時病人需要什麼，伊通常裝做不聞不問，只高聳着兩隻肩膀，雙手插在衣袋裏，口吹着叫兒，在衆人中間旋轉，或舞跳。

時間過去得非常快！等到午後五點鐘的時候，仍是梅小姐如平日做禮拜一樣，領着兩個人，擡了一架風琴安置在我們底前面。這時小姐們也都從街上回來了。伊們正在這房子裏論論各

人在街上所見聞的新故事，說的說，笑的笑，鬧個不休；但一見了梅小姐，就都鴉鵲無聲一樣地站着了。依舊是梅小姐按風琴，那兩人——也許另換了兩人，但我認不明白——歌唱着；小姐們送書。井小姐，是一個最伶俐乖巧的人，每次伊送書到我底前面，必定說兩句最乖巧動人的話，這回伊拿着幾本書從我底左邊走來，順手遞給了洪小姐一本，便丟了一本在我底床鋪上，「你這回應該看一看了！別老裝着不識字來哄我！你看大家都有一本呢！」伊說完笑着就跑了。一時屋子裏被琴聲歌聲充溢着。我雖然被包圍在這樣的空氣裏，有一點感動，究竟我對於宗教底緣分很淺，伊給我一本書罷，我還是懶得去看。可是乖巧的井小姐又來了。「你是懶得不看呢，還是真地不識字呢？不識字嗎，我來告訴你……」伊一面說着，一面把那書翻開，挨近我底右肩坐下。

「這是什麼書，「福音」嗎？」我問伊。

「不，這是舊約約伯記呢！通常傳教，是用的新約，病院用的多是舊約；而且多用約伯記，因為要教人忍受苦痛的緣故。現在正唱到這里了。」伊答着我，並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地指給我看。

我同伊隨着歌聲看下去：

「……上帝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底管教。」

因為他打破又纏裹他，他擊傷用手醫治。

你六次遭難，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災禍也無法害你。

在飢荒中，他必救你脫離死亡；在戰爭中，他必救你脫離刀劍的權力。

你必被隱藏，不受口舌之害；災殃臨到，你也不怕懼。

你遇見災害飢饉，就必嬉笑；地上的野獸，你也不懼怕。

因為你必與田間的石頭立約，田裏的野獸，也必與你和好。

你必知道你帳棚平安！要查看你底羊圈，一無所失。

也必知道你底後裔將來發達，你底子孫像地上的青草。

你必壽高年邁，纔歸墳墓，好像禾苗到時收斂……」

他們唱完了，梅小姐底琴聲也停住了。現在是一個人在那里演說，他底話，我不十分懂得！大概說是從前有一個人，生在烏斯地方，他底名字叫做約伯，他底為人是如何正直，如何遠離惡事，如何敬畏上帝！但是因為上帝要試驗他底心，到底誠實不誠實，所以特叫一個人名叫撒但的，故意去加害於他，把他所有的一切毀掉，並傷及他底骨頸，和他底肉，使他從腳掌到頸頂，長毒瘡，似

這樣，他可算苦極了！但是他仍然持守他底純正，並不因此捨棄上帝，並且對他底妻子說：「難道我們從上帝手裏得福，不也受禍麼？」他那種信服上帝底心，實在是獨一無二了！剛才我們所唱的歌，就是他底一個朋友名叫以利法的，安慰他的話……諸位現在的景況，不是處在極苦痛的地位和從前約伯一樣嗎？但是這並不要緊！因為這是諸位一種有福的表徵；因為這是上帝要試驗諸位底心到底真心做善沒有？所以諸位並不要因為受着苦痛便忘記了正義，並不要因為受着苦痛便起了恐懼心，並不要因為受着苦痛便埋怨上帝不公道；諸位要曉得受苦痛是暫時的，現在雖然被上帝擊傷，將來必定仍要被上帝醫治好的；縱然遭遇災難到六次七次，只要仍然持守諸位底正義，不捨棄上帝，諸位仍能得到福分的；極能夠忍受苦的人，就是極有福的人，上帝賜給他的福分也極其多！諸位，請看約伯……

他說完，梅小姐又接着琴，大家又唱了一遍，他們才把各人所領的書收回，仍擡着風琴下樓去了。

這時不知為什麼，房子裏忽然沉澱了好一會！我看各人底面色，雖然也有帶着笑容，也有現出愁苦的顏色的，但大家底眼睛並沒有轉動，連眼簾也沒有啓開，只朝下注視，似乎在那里深思



一件最難改決的問題的一樣。

「你覺得怎麼了？」我開口問了洪小姐一聲，以為伊是一個最愛說話的人，當告訴我，伊此刻所想的是什麼了。

但是伊還是沉悶着未曾開口，那被截去了腳的李小姐到突然說了出來：「覺得怎麼了！這樣的活罪，真正從腳掌到頭頂滿長着毒瘡，還是上帝試驗我們底……」

「可不是麼……」對面的羅太太也接着說了一句，但又默着了。

我望了洪，伊還是沉悶着。我說「洪……怎麼不開口了？你最喜歡批評人家的，怎麼現在反不似李……羅……反到不開口了！難道上帝……？」

伊被我逼迫着，實在忍不住了！

「你們說上帝怎麼了？就怎麼了！我有什麼話說！就是說了，又有什麼益處——而且——是了！難道你們從上帝手中得福，不也受禍麼？難道上帝把活罪給你們受着，你們將來死了免得入地獄，這還不是上帝賜給你們的福麼……」伊說着，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了。

「你真是會說話的洪——」羅太太繼續說，「似你這樣迴護上帝，爲上帝做辯護士；我要真虔心禱告上帝，多賜給你一些福分，使你多受幾年活罪而死……」

羅太太是不甚歡喜說話的，此刻到說了幾句很引人笑的話；又引得大家笑洪一陣。笑得洪小姐滿面通紅地，說道：「討得你們詛咒的喇！」

這樣，一個禮拜日，大家笑笑說說，就過去了。

以後我在院中，似這樣地做着禮拜，差不多上十來回。

(小說月報)

## 離家的一年

冰心女士

他和他的小姊姊對坐在石階上。小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他左手握着絨球，左手抽着線兒，呆呆的坐着。戀家惜別的心緒，也和這絨線般，牽挽不斷的抽出來，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

十三歲的年紀，就要離家遠去，自然是要難受的。然而他是個要強的孩子，抵死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只因他不肯說出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加倍的刺傷他的心。

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想不到竟取上名次又覺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歡。母親說他太小，取上也罷了，不去也使得。離家太遠了，自己也難受；家裏也不放心。父親也是這麼說。他自己却堅執要去，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坐失機會。他小姊姊也說是去好。兩個小孩子，一吹一唱，高興的了不得。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他們都着實誇獎他一番。又說那大學的進學考，限制的很嚴，難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結果，還是定了要去。

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預備那個。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裏兩個人廝守着。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也送給他——他們爲這一管筆會拌了一回嘴，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他倒覺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都加上個「小」字。

離着動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們都不說出。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織了三天纔成了一隻。

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從外院進來。小姊姊只管低着頭，他也裝做沒有看見。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時抬起頭來，笑了一笑。

父親在客室裏喚他，他連忙放下線球，走了進去，父親說：「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周先生好照應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談幾句話。他站了一會，搭趟着又走出來。

小姊妹悄聲問：「叫你進去作甚麼？」他說：「叫我去見周先生，後天和他一塊去。」小姊妹說：「是大學的周先生麼？他的夫人我認得，是個很好看……」

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他便站起來。小姊妹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飯的時候，母親笑着說：「你要走了，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妹出去玩一玩罷。」他搖一搖頭說：「我不去，只在家裏便好，出去又煩得慌。」小姊妹說：「我那襪子還沒織完呢。」父親說：「等你織完，他也畢業回來了。」母親不覺笑起來。

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有些東西，小姊妹一定要他帶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裏。母親看了笑說：「有現在的相讓，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他們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個，拾起那個。

這一天晚上，母親叫他到屋裏去，打開箱子叫他看，說：「這邊是夾衣服，這邊是棉衣服；天氣

「冷，千萬記着換上這底下是被單……」他只管點頭答應着，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你不必吩咐，他那裏記得這許多。橫豎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屋裏進來，說「好容易趕完這雙襪子了，放在這邊角裏，你可記着。」放下了襪子，又說「這是信封，都貼上郵票了。」他接過來說「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麼又給我？」一看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

僕人進來，將幾件行李都捆好了。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他這時真是傷心了，幾乎撐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的人都不理，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父親看出來了，便說「你們早去睡覺罷，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還要早起呢。」母親說「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李媽叫他們明天早飯早一點開。」李媽答應着。他和小姊姊便出來了。兩個人又坐在台階上。小姊姊說「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年假是什麼時候的，也早幾天告訴我。」屋內的燈光，從竹簾子裏射將出來，人影在地。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他一面撫着小貓，一面說「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說「我還有幾天，也就上學了，不過放學回來，也是……」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疊聲催他去睡。他放下小貓，站了起來；小姊姊也自回屋裏去了。

他走入屋裏，桌上都空了，開了燈，坐了一會，心裏只亂亂的躡着脚，又走出來，院中無人對面。小姊姊屋裏，燈已經滅了，走了幾轉，又進去臥下。心裏想到校後情形如何，功課怎樣，同學多少？想了半天，正朦朧欲睡，忽聽得外面叫門，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他重行臥下，睡魔又走了，翻來覆去，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

第二天五點鐘，他就醒了。開了門，放進小貓來，在地下玩了一會。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就走進母親屋裏，坐在一邊，看着母親梳頭。心中萬分難過，似乎盼望母親留他不去纔好。母親抬頭看見，問道：「怎麼樣？你怎麼起的這麼早？」這時他萬禁不住了，便掏出手絹兒，捏着臉，嗚咽哭起來了。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一會兒李媽進來，他連忙伏在桌上，不作一聲。

早飯開來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亂用了一點。看時辰鐘已經六點，自己穿起長衣。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說：「打車票的錢在裏面，交給周先生罷。其餘的留着在車上買點心吃，你今早沒有吃飽。別的錢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他自然會給你的。」他含着淚點點頭。一會兒車來了；母親說：「走罷，父親還沒起來，不必告辭了。」他便走下台階。母親站在廊上喚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裏應了一聲，他便到小姊姊門口，低低的叩道：「小

姊姊，我可以進來麼？門開了，牀上衾枕還散亂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鏡檯前，攏着頭髮，回頭看見他，便道：『你要走了麼？』他又點一點頭，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語。只有李媽送到門口，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

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離家遠去麼？他心裏只亂亂的，不住的擦着眼淚。

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幾個同學站在階上，周先生也在中間。看見他來了，便笑道：『你來正好，和他們一塊兒走罷；我還有有些事未了，打算晚車去呢。』他不覺爲難起來，半天沒有言語。周先生看他躊躇，便道：『你要是喜歡和人一同走時，行李先放在這裏，下午四點再來罷。』他又喜歡了，連忙點頭說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

他覺得滿街的太陽，牆上貼着許多的招貼，來時竟沒有看見。

到了家，跳車下來，跑了進去。李媽在院子裏，先看見了，驚道：『少爺怎麼又回來了？』他笑着點一點頭，也不答話。走進上房，見過了父母，說明了，便問：『小姊姊呢？』母親笑道：『你走了以後，她也沒有吃飯，就到黃家去了。』他便回身出來，走到黃家門口。小姊姊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

玩，抬頭看見他，連忙走出來。他笑說「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說，你誑我呢！」他說「下午纔走，我們先回家玩去。」說話之間，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餘紅未退。

一邊玩着，他兀自提心弔膽的，果然至終捱不過下午四點，還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哭了。

這回真上車了。周先生攜着他的手，擠了上去，找個座位，叫他坐下。自己却又走下月台去，和朋友說話，一直到車慢慢開動，纔走上來。他只背着臉，憑窗站着，想着父親母親，想着小姊姊——有許多事叫他非常的後悔：就是從前因為自來水筆打架，兩個人都哭了；還有爲爭着看一本少年叢書，至終小姊姊擲過給他，他氣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當初爲什麼和可愛的小姊姊，這樣的過不去；想起一陣一陣的傷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說些閒話。他只低着頭，恐怕人家看見他的淚眼。一會兒車上的燈亮了，他們一起吃過點心。他漸漸的注意到車上別的坐客，周先生又把報紙遞給他，他看着「小說」和「趣聞」，很覺得有味。以後眼睛疲倦，漸漸睡着。

嘈雜的聲音，將他攪醒了。車走的很慢，燈已經滅了；窗外的曉風，吹面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



上的報紙。周先生從那邊走過來，笑着向他說「到了，我們下車罷。」

矮矮的長牆，圍着廣大的草場。幾處很偉大的學校建築，矗立在熾微的晨光裏；使他振起精神來。穿過了草場，周先生走進「庶務處」，一會兒出來說，「你的宿舍定在東樓十五號，和這個堂役先去罷；我一會兒就來。」他答應了，曲曲灣灣的又上了東樓。

屋裏已有兩個同學，正在盥洗。看見他來了，知道是住在這屋裏的新同學；似乎驚奇他很小，便都走攏來招呼他，又叫堂役搬進行李。他一看門後貼着一張紙，三個名字，是王紀新、唐敬，最後的便是他。

那個大的同學說「小唐，你先帶他吃早飯去罷；這屋裏的事，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來，一邊走着，一邊問他是那裏人？從前在什麼學校念書？現在入的是那班？他一一都說了。他覺得小唐極有趣，只有十五六歲光景；前髮覆額，戴着眼鏡，走路永遠是跳着。

進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學都注意他，有的便過來和他說話。

飯後回到屋裏，周先生也來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說「我的家就在學校後面，從右數第五座樓上，你若去時，叫唐敬帶你去。」說着就走了。

這時那兩個同學都不在屋裏，獨自在窗前站着，看見許多同學在操場裏踢球，小唐穿着運動的衣服，也在內中奔走。他又回來，開了小箱子，看見那些信封和襪子，猛然憶起小姊姊來，不覺退臥在牀上，拿枕頭蓋上臉，暗暗垂淚。

鐘聲響着，王紀新進來了。他裝做睡着，紀新叫起他來說：「開學式要舉行了，到禮堂去罷。」他站了起了，紀新端詳了他的臉，腳也沒說……麼。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聯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學，却沒有比他還小的。——校長的訓詞，他聽得不甚清楚，只抬頭看着牆上的照片。

回來他便寫信，寫了四張紙，用了許多「嗚呼噫嘻」的字眼。寫完了，自己送在信箱裏。

午後小唐帶他到「庶務處」去買書，又替他介紹了幾個小朋友。有一個叫徐真的，帶着許多玩具，幾個小朋友便玩起來。惹得許多大學生都圍着看。

晚上他又難受起來，臥下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滿屋漆黑。想想這個，想想那個，枕頭都溼了。自己後悔爲何竟然來了，在這裏多麼孤苦！半夜裏流淚，母親也不知道。想到這裏，不禁哭起來。小唐驚醒了，廳朦中勸慰他幾句。

第二天便上課了，下了堂便拿起書來念，心中雖難過，却仍爲分些心，還覺得好些。周先生又來叫他，小唐勸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又一天在食堂裏，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親寫的封面，連忙拆開，父親一張紙，只說些安慰勸勉的話。小姊姊也一張，上面寫：

「最親愛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後，我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吃晚飯時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在火車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沒有大哭——母親也很難過。

有許多的事，要告訴你；你的小貓不見了，我想是黃家那幾個弟弟抱走了。你記得從前他們的小雞丟了的時候，不是賴我們的小貓吃了麼？我也不敢問他們，恐怕母親要說。李媽說他們家的老貓，又要生小貓了，再抱一個給我們，我想這一次要一個小黑貓，你看怎樣？

我明天上學了，到也有個着落；省得在家裏，又悶得慌，又難受。

你在學校裏，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課，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會和人

打架，除了跟我。

你看見周夫人時，替我問她好。

愛你的小姊姊

母親吩咐你說，天氣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潔淨，要常洗澡，又及」

他看了很喜歡，折起來放在袋裏。徐真問「是誰給你的信？」他說「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姊。」

他立刻回到屋裏，寫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漸漸的熟了，朋友也認識的多了，功課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節的時候，周先生叫他去過節。王紀新勉強把他送到周先生門口，按了鈴，自己跑了。他只得進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他連忙鞠了躬。談了幾句話，周夫人便請他到屋裏去。

壁爐主立着兩個銅盤，桌上白花的檯布，當中擺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裏看着。周夫人端過

果點來，就坐下和他談話。問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搖一搖頭。周夫人又問「你母親好麼？你有幾個弟兄？」他說「我母親好。我有一個姊姊，她也認得……」周夫人想了想道「你姊姊不是叫意華？」他連忙說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學生，怪道剛看見你時，覺得有些眼熟，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你們倒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報。周夫人一邊走來走去做些事，一邊和他閒談。他覺得她服裝很瀟灑，風采也能動人。

明月當空，他們三個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飯，很快樂的。飯後坐了一會，他恐怕學校關門，便告辭了，踏着月色回去。

同學們都在樓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遞給了一塊月餅，笑說「叫你去你不去，去了就這麼晚回來，我們都在這裏，只短你了。」他說「我本想去就去來，周先生一定要留我過節。」又玩了一會，便各自回屋去。他臥下的時候，還不住有想着日間的事。

他在學校，功課成績很好，得了一張獎狀。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親來信很誇獎他一番。

年假到了，却因為特別的緣由，只放三天。同學們勸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決。至終母親來

信說若沒有伴，天氣又冷，不回來也好。三天的假，還不穀來回走的。他纔死了心，不回去了。

三十晚上，幾個小朋友，在徐真屋裏，買些糕點，吃年夜飯，談談笑笑，大樂了一陣。十點多鐘纔回屋去。

燈下王紀新遞給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寫的：

「小弟弟：

聽說你新年不回來了，失意得很。你們學校真特別，新年爲何只放三天！

這裏下了很大的雪，我獨自假做幾個雪人，立在院子了。那天父親夜裏回來，以爲是賊，嚇了一跳。

我和同學們製了許多燈謎。我猜着很多，得了許多獎品。有一個謎，我猜不着，請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掛件衣。可惜沾點土，還說日頭低。」

小姊姊

他看完了，覺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寫回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寫信的時候，你們正在吃年夜飯。噯呼，「每逢佳節倍思親！」

這裏雪也很大，我們只打雪戰，沒有做雪人。

你那謎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學們猜猜……」

寫到這裏，他沉吟了一會，想寫些笑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寫。

我們的國文先生，有一天給我們講到「杜威論思想」他說，杜威論思想，這思想不是你們小孩子胡思亂想的思想；也不是戲台上唱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也」的思想。這是……」他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思想來，那神氣還非常的……」

這時小唐推門進來，看見王紀新已經睡下，他自己在燈下又笑又寫。便也笑道：「小人兒，你自己笑什麼？」他抬起頭來笑了，便將信遞過來，兩個人又笑了一陣。他便擱下未寫完的信，將那謎對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說着話，王紀新醒了，說：「天不早了，你們睡罷；明天早起，我帶你們玩去。」他臥下剛要睡着，小唐在自己牀上，悄悄喚道：「小人兒，那字我猜着了，一定是「猜」

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紀新又說，只答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

這些日子，他運動過度，玩足球傷了踝骨，臥了幾天，心裏很不好過。月考時，又和一個平日很欺負他的同學聯坐。這同學強迫他將答案給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見，又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氣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場。小唐和王紀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這個同學理論。他恐怕這同學以後要拿他洩憤，反夾及他們，不叫他們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訴先生，他也不肯。過兩天再考時，進到課堂，座位竟都換了。他暗暗喜歡，又覺得希奇。事後小唐悄悄的告訴他，是王紀新私下和先生說的；王紀新是大學最高級生，又和這位先生同過學，說話有些効力。

第一月考行過，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滿了歡悅。一天一天的過去，花也開了，草也青了，離家也近了。

這一學期裏，他又添了兩件課外的事：就是從幾個大學生那裏學習音樂，如吹簫彈琴之類。他一學便會，衆人都稱贊他聰明；「音樂會」裏也有他的份。還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幾個小朋友，組織了一個「童子足球隊」，常常要求着大學生和他們比賽。

他自己覺得精神很活潑，體格也增長，又習練了些辦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歡，頻頻問着同學，



他比初來時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樂，便寫信回家報告放學的日子。

考完了，還有三天行畢業式；中間的日子，只是話別了。他和小唐因為王紀新今年畢業，使一塊兒請他吃了一頓飯，又合照一張相片。同時徐真又請他和幾個小朋友照了一張。

王紀新恰好同他一路，因為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贊成的，便忙着收拾東西；一面報知了學監，便一同上周先生家裏去。

周先生和紀新在院子裏說話，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門口，讓他進來。一面笑問「考完了麼？」他說「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來告辭。」周夫人道「不是還有兩天麼？」他說「因為要和一位同學一踏走，所以早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時，替我問你母親好。還有你姊姊前些日子來了一封信，我因為病着，好久沒有回覆，也替我說一聲。」他答應着，看周夫人時，果然清減了許多。

這時聽得王紀新在外頭叫他，他對周夫人鞠了一躬，便連忙走出來。周先生看着他笑，說「你長了許多，也比從前健壯了。你父親看見，必定怎樣的喜歡呢。」他低頭笑着——暮色裏，走出

幾步，回頭看見周先生還站在門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幾個小朋友又有紀新的同班，都來送他們上車。彼此寫下住址來，約着通信。車開了，他和紀新站在窗裏，和月台上的同學，互揚着手巾，都覺得也有一番傷別惜別的情緒。只有小唐在月台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車跑。直到火車出了柵欄，纔轉身回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頭坐下。一道上和紀新說說笑笑，倒也一點不寂寞。

天色漸近黃昏，火車只管前進。遙遙的已經望見對面車站上的燈光，閃閃的如同繁星一般。紀新說：「快到了，你家裏有人來接你麼？」他看着前面，已經喜孜孜得不知怎麼好了，忽聽紀新問他，便說：「我想沒有罷，因為我告訴我家裏是後天走。」紀新便道：「不要緊的，我送你到家。」他連忙說：「不必了，我認得道。」

車停了，一齊走出車站，紀新替他雇了車，看着行李載上了，便和他揮手說：「我不上學校去了，我們以後家裏見罷。」他聽着忽然覺得難過，也說不出話來。

到家了，進了外院。月影下，風吹樹葉蕭蕭，看見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背手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兩個孩子，捧着沙土玩。那兩個孩子，看不真切，彷彿是黃家兩個小弟兄。

他心中一喜，疾忙低頭走入內院去，小姊姊也沒有看見。走到門邊，碰見李媽，正要說話，他連忙搖手不叫言語。

他父親和母親正吃着晚飯：看見他進來，都驚喜道：『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他笑着說：『因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親十分喜歡，一面叫僕人去付了車錢，搬進行李。

父親問：『你看見小姊姊了麼？』她先吃完了飯，在外院和孩子們玩呢。他笑說：『看見了，她沒有看見我。』這時小姊姊已走到院子裏；他連忙迎了出去，對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個舉手禮。小姊姊笑說：『這會子你不哭了。你記得去年那晚上，我們坐在台階上，說着話兒，你眼淚汪汪的，還假充好男兒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超人）

## 警鐘守

王統照

沈黑角密雲之下，一片紅燄微吐的火光，在東北處一片房屋的彌滿的所在上，映着灰色的天空，下綴着遠望如散星嵌住的電燈中，現出一個奇異而驚怖的色彩來！

死氣沈沈的冬夜，已是過去了一年。

都市中的犬，也喪失了他們守夜的天然的本能，因為白天的光與黑夜的光，白天的聲音與中夜的聲音，複雜，混擾，刺激，喧嚷，無知的家畜，更那裏有判別的能力。他們華美的，柔順的，只是供作紳士們與夫、孿的手杖下，與長裙邊邊的有生命的玩物罷了。那些大的粗毛的猛烈而不馴順的野犬，却一樣也寄食在這個怪奇的大都會裏，和街口上的叫化子爭食殘食。然而他們總都是把在鄉野中真純的知覺與威動來喪失了。他們在這個湖風吹得勁烈的冬夜裏，各自尋他們飽食以後的生活去了，任街上巷裏，有什麼景色與聲音，也不能擾了他們安閑的，懶惰的，畜類的幻夢。

在古樸的鄉村中，若有夜中的火警，你必定聽得到鐘聲的連環！你必定聽得到人們沿街跑着的急切而救助的喊聲吧！尤足以使你驚起的，必是無數的犬聲，由隱含的家中，不斷的吠出。然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夜裏，正是各種聲音在繁盛的地方開始喧鬧的時候，而犬吠聲，却從聽不到。

遠處，很遠處的東北方的火光，漸漸升高起來，紅的火星，也往沈沈的天空中射得越多，從夜色迷茫中細看，可見烟氣的突冒。

一片大的廣場場上已是蓋了一層白色的霜痕，在夜中也可看得出白白的細粒的光華。場的一角上，却有個木頭的高大的建築物，在一邊矗立着。這是最靜僻與最空閑的地方了。木頭建築物的南邊，——相距約有半里的遠——却是一個枯葦遮住池塘。

正是遠處的火光射發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四無人語，也並沒有人從這裏經過。在靜默中，忽然有個急迫與匆匆的皮鞋聲音，踏破了這處的靜寂。黑影中現出一個人身，飄忽的越過廣場，他足下殘的薄薄的霜華，在極靜中有點細響。但不是聽得到的細響。他跑到木頭建築物的下面，由他的黑衣的袋中，取出一個粗大的鑰匙來，開建築物下面的木門，由鐵鎖的撞動聲中，可以見出他匆忙而着急的心思來。

不多時，他輕捷的身體，已在建築物中間，四面敞露的螺旋形的樓梯上面。他由木架的當中，可以一步一步的由高處遙望四圍的事物，但他在朔風吹動的木梯上，只是提起衣服，一直往上去，並沒來得及將他的眼光，從黑暗中往別處看去。一層過了，二層，三層，登登的脚步聲音，越往上去，他脚底下的音越為沈重。轉過第四層的梯子，只有五六級，他併步跳上去，已到了最高層的

木頂之下。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看去。他不禁從氣顫的音中，迸出一個「哦」字來。他說這個字，急促而且沒有餘音，並沒有將這個字的後音說清。也或者是被半空中尖利的風，咽回去了。但是他爲職務心與同情心的打擊，便不自知的緊隨着說出那個「哦」字以後，就開始用顫抖的手指，扯動最高層的樓頂上面的警鐘。

原來他是一個守夜的警士，這個建築物，便是爲火警而設的警鐘樓。

尖銳與悽動的鐘聲，在寒夜中含有混亂的聲音，響了起來。開始打破了這一片空地的沈寂與靜默。他一手扯動擊鐘的繩索；一手扶住木架。自己覺得高處的風，從領口與袖子中穿入皮膚，不禁打了幾個寒慄。原來他自從用了自己青年的光陰，學習了警士的智識以來，關於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往火光明亮處，用盡眼力從暗中望去，看看那興奮的火光，從看不十分清楚的房子中噴出，忽而烟氣散漫，忽而紅燄直吐。同時，他的耳中，也似乎聽得有些嘈雜與嘶啞的聲音，從火光下面傳出。但於距離得仍是很遠，聽去如聽着隔了數層樓上留音機的微音一般。他呆呆地立定，雖在冷風裏，尙不甚覺得寒冷。只是一片感動與驚奇的思想，將他周身括遍了，圍住了。他似乎並沒有覺到他是什麼地方。忽地從火星亂迸的火光中，遙遙有得一塊大的東西，被無量

數大的火星與直冒的煙氣衝起，上升到空際，並且即刻沈了下去。而即時聽得火光下面的人聲，格外喊呼與騷動的聲音，也大了一陣。他在這個警鐘樓的最上層的地方，陡覺得心上幾次的跳動，身子閃了一閃，幾乎沒有從上面滾得下去。左手的繩子，也不經意的放開。

突然的驚怖，使他在這時的思域，另換了一個境界，使他多年記憶的感覺，作出一片過去的幻影來。

鐘聲斷了，寂寂的廣場，又復歸平靜。但空中的黑雲，已是降得很低，似乎要將這個高大的警鐘樓，全行吞吸去。朔風吹着池塘一邊的枯葦，索索落落地響。他在這等景色與聲音中，便不覺的使他自己潛隱的意識，重復記憶起來。

明月的疏陰影下，罩住一所臨着小小之溪流的茅屋，這所茅屋，在平坡之上，是獨孤的，四無鄰舍的。茅屋內四圍，用荆棘編成不整齊而紛插的籬笆。有些開敗了的野花，和枯落的黃葉，堆在籬笆下面，也從沒有人去打掃他。那時月光已從遠處的山峯射下，小小的天然的院落中，只聽見些在牆角邊的促織兒的鳴聲。半明的油燈之光，映住石頭築成的牆壁，從黯淡的影中，教人看去，

格外有些陰森的感覺，屋子中用石堆隔爲兩間，却似石窟一般。大石堆隔成的裏間，在當地上，正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坐在那裏，含着泪，用手工機的紡車，在那裏紡績。那種手工機，是古舊的樣式。白線纏在上面，她雖無力的用右手去轉動把手，卽這樣已經使得白色的線若在暗暗的燈光底下，成了奇異的圓形。燃燒着豆油的瓦燈，放在手工機的旁邊。而右邊却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在用她破了皮膚的手，將線放在小小的木架上，繞成直而有條理的形式；而右壁的外間，月光照的當地上，正橫放了一口棺木。白色的木紋，映着月光，尙可看見。並且棺木的尺寸，並不大。

無盡的曠野，全籠在神祕的靜默之上，獨有這所茅屋中的燈光，與婦人的歎聲，及紡車的嘶啞的聲音，各個單調的音相和成淒咽的聲調，來破這個秋夜的寂寥。這個四十餘歲的婦人，穿的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衣。面上被燈光照着，已是黃瘦的不堪了！她與她的女兒，各自工作着，各自照常的沈默。她的女兒，自從極幼小的時候，便已過這種清寂生活，過的慣了，自然以這種勢力，養成她的沈默的習慣。況且她們對於命運的不幸，任管如何，也非常明瞭，是到了無可希望，沒些須光明，足能引導她們這個窮苦而慘淡的家族的地位。所以更是含了沈憂的泪痕，往心靈上藏貯。而



三日新遇的大不幸事的發生，更把她們的心打碎了！

在沒有言語的屋子中，突然有小孩子的哭聲，由牀上喊了出來。這可是一點生機呵！彷彿在墳墓中的陳死人，有復活的希望一般的生之衝動！中年婦人的一線希望，對於全世界說，也只在三天真的幼稚的哭聲中了！她還沒來得及起身，那個姑娘早已從蒲子編成的圓形的坐位上，輕捷的立了起來，到牀邊將一個小孩子抱在她的膝上。一面用手拍着他道：「弟弟……弟弟！你做夢呀……」她的母親，却微微將頭抬起，從紡車的音中，歎了口氣，便又不住手的工作起來。她的女兒膝上的小孩子，就是她的惟一的七歲的男兒。他從甜靜的夢中驚醒，坐在他姊姊的膝上，兩隻小的眼睛，看着他母親手底下的線花，絞成一個圓形。在他幼弱而未曾有深的經驗的心靈中，以爲是個奇異不可思議的魔法，在他眼前亂轉。他不知他母親手底下的工作，爲的是支持他全個家族的生活的工作。他更不知這幾日裏他的親愛而和露的父親，是上那個地方去旅行去了！不過他在前天，也曾見有幾個穿了短服的人，抬進一個大的木匣子來，也曾聽見鐵與木相撞打的不調和的聲音；更看見他平日常含着笑容的母親，也哭了起來。他在那時，不知是怎麼的事發生，跑到裏間，去找姊姊，却見他姊姊已經暈倒在牀上的破被中間。

從那日起他照常的在山下的平坡中跑；照常的往樹林中去；同着遠處來玩的小孩子，去捉促織；照常在樹林中一到了早上，過午，遙遙的看見那個龐大如飛行的鐵車的翅痕，在半空中馳逐。什麼事與昔日一樣，完成的世界中，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的損失與缺少。不過他每到遠處小小的車站上的電光明亮的時候，却不見他父親背着黑布的包子，拿着笨重的鎚子，勇敢的步履，沈重的沿着鉄軌，從山下走了上來。

及至他在樹林中遊倦了，跑回家去的時候，也一樣覺得心上似乎有點東西忘掉了。而屋子中却多了一件大的木頭作成的器具，放在窄狹的屋子中。太塞擁了，並且覺得有點使人恐怖！他每看見他母親，姊姊，總是臉面上都有不乾的泪痕。並且他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也似乎有點微微的改變。他是很聰明的兒童，他因環境上這等大的改變，也很奇怪的使他幼稚的心思添上重重不安的忐忑！他開始覺得什麼事情，都漸漸有了變更！他也突兀的問過他母親，以父親現在那裏的話。但母親哭了，他終於不敢再問了！或者是兒童的心理作用吧！他這兩夜的睡眠，便不如以前的安寧。

夜氣深了，淡暗的燈光，也越變的慘慘的顏色。他再不能去安睡了。斜欹在她姊姊的膝上；眼

光自然的每每向石壁的外間看去。他既不是感到寒冷的感覺，更不知什麼是爲恐怖。不過總覺得漸漸不安起來。他也開始從細微的感觸中，覺得他姊姊的身體，有些顫顫。窗外的尖風，由石縫中透過，將地上的油燈，吹得火燄亂搖。

寂極的恐怖中，他母親的淚珠，便沿着枯瘦的面頰流下。

一陣的風，從外面將油燈吹熄了，同時也聽得門外有狂吼與劈拍的音響。而窗外的樹葉子，也從乾澀的音中，發出令人驚詫的聲。他覺得他母親溼而冷的臉頰，同他的額部貼住了！但他並不拒却，仍靠在姊姊的膝上。在三個人偎抱的中間，互感到真誠的顫抖，與母親及姊姊的絕望的嗚咽！

燈光沒了，紡車的聲音止了，只有這等微細的感覺；與溫熱的泪痕，來留住這個淒涼恐怖之夜！

又是一個孤苦的境界；又是一種人生所歷的漂流的浪痕。他那時正記憶着，回轉到十歲以後的生活。

母親嫁人了，將他的姊姊也帶了去。生活的逼迫，使得他母親不能不棄了十年相守的山前

的石屋，與屋後的已有青草的墳堆，另嫁與一個在車驛上作運夫的一個嫗夫。她的嫁人，純由於生活的迫壓，這其間並沒有絲毫的愛情的關係。他後來並且也知道當他母親隨着那個赤面高大身量的人走出石屋去的時候，她慘苦的心中，是貯滿了無窮的熱淚，與對於前途的志忑！他自己呢，是寄養在他的舅家裏去了！舅父住的，離這個荒山的地方很遠，須由火車去的。那時的事，他永遠想的如在目前。紅了腮頰的姊姊，蓬着頭髮，穿了粗藍布褂子，却已將髮辮上的白頭繩，換成青色的。這都是遵從那位高大而赤面的男子的命令。因為那位男子，似乎有了新的統治權。與管理的財產了。

姊姊抱了他，顫顫的熱淚，直往他嘴唇上滴下。母親呢！正哭在屋後的墳堆上！

那是夏日了，赤熱的太陽，正曬的人身上發燒。舅舅——將近六十的老農夫——面容枯瘦的母親，蓬髮的姊姊，都立在那個高大而赤面的人面前。而一邊更有個形容很厲，時常僞笑的老婦人。他們似乎已經將獵物尋獲得的勝利者。而他也知道親愛的人都要去了！他將開始到一個生疏與遼遠的地方去了！他未明白的童心中，也感得顫顫的，不知怎麼方好！而回頭看見那個赤面的人，正自用斜楞的眼光看他，便覺得打了個寒噤，把要放聲大號的眼淚，嚇回去了。他在太陽

的炎光底下，看見他那籠鍾的舅父，面上全然爲汗珠所占滿了，並且汗珠，從他那蒼白的下髯的尖端上滴下來。

從此後，他就住在舅父的農圃中，也有幾個小的表兄弟，和農舍鄰近的兒童，同他玩。吃飯也覺比從前較好一些了。不過他初來時，一些兒童們，都學着他的說話，或聽他說話，都遠遠的笑他。其實他聽他自己的口音，和他們的言語，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舅父家的人們多得很，他也數計不清。不過一天，終是在廣大的田野裏忙碌。他自然也追隨在後邊，跟着工作；他有時想起山中石屋的生活，便覺得去記憶以前的印象，一層一層的逐漸模糊起來。

一年過去了。他有時也聽得有人與他舅父談話，似乎是故意說他母親的事。他既聽不明白；他舅父更不要他問詢。不過在他這種白天打稻草，晚上吃粗飯的無知無識的生活中，時常見他舅父看看他，唉聲歎氣。並且有時與隣舍的老人說起他母親的事，便淌着眼淚。

至於他那時對於這個事，自然也有懷疑的思想，然不半個鐘頭，便已忘了。已把心思用到捉鳥兒，與追野兔的事上去。然而看看他那爲生活所重壓的舅父，都似一天一天的衰老。

正在三年以後的一個夏夜他那時已經十二歲了，已經能替他舅父作很有助力的工作了，他已變成一個身體頑健與氣力充足的兒童。那時候空中的飛蠅，與蚊子，正在農場上作出討厭的聲音。滿綴了無數繁星的天光，雖在夜中，也似有藍光在上面浮動着。不可數計的樹上的蟬聲，總是不斷的鳴着。他舅父的門前，也設了幾個坐位。有許多在這個農村中作領袖的老人們，和他舅父，拉長了聲音，作種種解除疲勞的閑談。但聽舅父的聲音，却從倔強中發出乾澀的聲調來。

可愛的夏夜，正是農人恢復疲勞的良時。就是小孩子們，也提着迷藏，唱着山歌，並沒有去睡眠的。

突然一個奇異，出人意想之外的事發生了！一個異鄉的婦人，蹣跚着望到這個快樂的地方來。她已沒有整齊的衣服，說話也沒有氣力，並且滿身都有傷痕。一個奇異的打擊，是他帶了來的！於是喧嚷，與驚訝的衆聲之下，都道：『阿的仔媽來了！……阿仔的媽來了！……』而可憐的婦人，也便躺在地上不能動轉，只有呻吟的口音。

第二天他才明瞭這事的真相。哦！三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如今幾乎成了包了皮膚的屍骸。平常好笑，與常向他小時的面上接吻的阿姊，竟已死了！且是死在火中！唉！何等的不幸！突生的慘劇！

有此一來，將他多年埋藏下的記憶重復回來。這一次，可給他心上永遠劃下了深刻的印痕，再也洗滌不去。

他想原來是這樣的事，這是聽他母親臥在牀上說的。母親的後夫，原是個性情凶暴而好飲過量的酒的工人。他營獨身生活，本來慣了。如今加上兩個婦女的分享，雖說有家室的快樂，然而竟把酒鬼養成的脾氣來衝犯了。本來爲快樂而結婚的，然那嗜好的迫壓，却將他更變成一個暴厲而冷酷的人了。可憐的母親，爲着吃飯的問題，便又添上些煩惱。他是常常不回家的，或者常常由村鎮中喝了酒回來，叱罵着，有時便臥在門外，同死犬一般。這樣的生活，母親同阿姊也過慣了。他們更不知怎樣才好！母親因此，因悔恨與懊惱的心思，不過二年的中間，已是有了難治的病根，伏在她那久歷勞苦的身體中。只是覺着成日作奴隸的生活罷了。

就在這個使人驚恐的事發生之前，那天：一樣的母親的後夫，從村鎮中回來，已經是半夜的天氣了。母親同阿姊，早已因爲困憊的疲倦，向夢中去了。那赤面的人，趁着月光顛蹶的回到家中，大約是口渴吧，便在他們臥室外的灶下，生起火來，弄水喝。這也是他過於酒醉了，思想竟不與平常一般。其實他在夏日，向來是飲涼水的。或是他過於醉了，不知怎的燃起火來，却睡臥在草堆上。

于是火起了，母親在夢中驚醒，由火窟裏逃出，只是可憐的阿姊，竟然藏在火燒的茅屋中間。而赤面的人，也從此後不能再見了。母親受了遍體的傷痕，好容易找個人將他送到舅父家去。

然而沒有十天的工夫，母親也閉了眼睛去了！

哦！那死時的慘情，與母親的悲傷，而苦痛的呻吟聲，使他完全記得！他尋思起來，便覺得無神而光弱的臨死時母親的眼光，向他流連着；凝視着，並且悲戚的向上看！

距那個時候，又是十年。然而他竟由荒涼的鄉村，到繁盛的都會中，補了這個職務。

母親啊！姊姊呵！蒼髮紛披的舅父！他們都作了過去的土堆中的人！人生的幕影，又過去幾層。他想着他已入了一個悽惶與悲感的世界！唉！他却正升到冷冽與搖動的高頂的鐘樓上呢！

一小時的幾十分之幾呵！舊事的幕光，活動起無數的圖畫，在他腦中轉換。月夜的石屋，紡車的啞音；白色的棺木之一角；阿姊的溫熱的嘴唇；蒼髮舅父的歎息；傷痕赤腫的母親的遺體，唉！思想與感覺，和非真實的觸覺，都聚集在警鐘上層他的身上與腦中。他忘了他的職務吧！忘了他所



在的地位，也並且忘了初上樓級下層的勇氣與同情心者！

眼界所及的火光中，人聲的喧嚷，漸漸靜了下去。火光也或者是熄了呢。耳旁撲啜的一聲，飛過一個小小的動物；一個營巢在樓頂上的鴿子的翅膀撲動的聲音，將他驚醒！無意識的手上所扯的鐘，又復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東方雜誌）

## 懺悔時幻覺的呻吟語

一 岑

邱金標在營裏當了十多年的兵，因為遣散回到家來了。他是終日愁悶的坐在屋裏長吁短嘆，埋怨自己從前不該去當兵，弄到沒有一宗切實的本領，可以到任何地方謀生吃。他天天如此，一直到過了十多天的一個早上，他還坐在一株樹下的一條破板檯上，也是這樣的自怨。坐了半天，他忽然覺得有些頭痛，漸漸的眼珠也紅了。當初還可以強勉支持下去，後來他覺得全身都發起燒來了，也就勉強不來；於是他便進到房裏躺下床去了。

邱金標從此病下了，并且一天一天的利害起來，口裏總是終日自言自語的，却聽不着到底說些什麼話。他家裏的人急得什麼似的，求神拜佛，也是一點效果沒有。有一天的晚上，他的病覺

得更利害了一雙兇狠的眼睛直射着人好像要撲下一般，週身的血管都緊漲起來了，項頸下的幾條，差不多有手指一般的大。有時在床上猛跳起來喊道：

「只管叫『殺殺殺！』我還不曉得叫嗎？殺了這麼多，殺我怎麼殺得下手？我是不殺了。可憐啊！你看這個人還在那兒動哩，他還想活哩。我是殺不下手了；你去罷！」

說到這裏，便停下沒有說了，長歎了幾聲，掙扎了幾下，歇下一回，又說道：

「罪孽啊！曉得是如此，我當初真不該來的。一個月賺九元錢，強捉我來做僧子手，都是一樣的人，爲什麼要人殺人呢？我實在不願意賺這個錢。一個月拿一百元給我，我也是不願的。我現在有什麼方法逃脫得這裏啊！」

說罷，便握拳向他自己胸部猛搥。他的母親，妻子，強把他的手捉住，也是不行的。

他的母親，是個五十六歲的老婦，原來有兩個兒子，在邱金標去當兵以後，他的弟弟便染病死了。自從他的弟弟死了以後，那老女人想念邱金標的心更切。好容易盼到他回來了，以爲從此可以樂享餘年；不料邱金標回家不久，又得了這種大病，所以伊心中的苦楚又比別人更深一層。伊看見金標這個樣兒，流着眼淚對他的妻子說：

「媳呀！這病怎樣得了！我們求神拜佛總算做盡了！他口裏總是這樣喃喃的！今天還更利害了！只是說些他在打仗的話。他本來是一個狠有人性的人，從前在家裏，要他殺一隻雞他都不肯；你說叫他去殺人，他怎麼下得手呢！千言萬語，只悔我自己，不該應允他去。真的去做賊，只偷人家的東西，還比當兵好些，不要害人家的性命。媳呀！你點着燈籠去看看王先生在家沒有，請他立刻就來，看看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毛病。」

邱金標的妻，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本站在床邊發急，沒有主意，聽到婆婆叫伊去請醫生，也便答應了，到外邊點着一個燈籠進來。這個時候，邱金標又從床上跳起來，大聲說道：

「好大的火啊！噯呀，不好呀！那裏還有個女人抱着一個小孩子在樓上呢！你看他們急得在跳，難道活活的把他們燒死嗎？我要去救他們出來。噯呀，不行了！燒到那女人身上了！你看伊多痛苦呀……咳！你們還要笑，你們一點心肝都沒有！你們黑了心嗎？噯呀，孩子也燒死了！多慘呀……」

邱金標哭起來了，他的妻子和他的母親又安慰了他一頓，叫他不要胡思亂想，安靜的睡，邱金標方才去睡。他的妻子也就去請醫生去了。沒有一刻，他又全身發抖，睜開一雙火焰似的一般

眼睛，顫聲說道：

「噯呀，你看多少敵人來了呀！他們又要來殺我了……噯呀，天呀！你不要殺我罷！我家裏還有六十多歲的老娘啊！還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啊！我的兄弟都死了，只有我一個人啊！他們都要有，我才能夠活啊！我想你們的家中也是和我一樣的，你平心去想想，我殺了你們，你們的家中要怎樣！我不是來殺你們的，我是被他們逼……」

正說到這裏，邱金標陡然一振，大聲的嚀道：

噯唷，不好了！痛死了呀！我受了傷呀！我的手指斷了一個呀！我是向空開槍的，我又不來殺你們，你們爲什麼要來殺我呢？我和你沒有什麼仇，你未曾害我；我也未曾害你。爲什麼要互相殺起來呢？啊，是的，我們都是受了魔！我們都是不能自立的！我們到了這裏，就不是我們自己了，就是他們的機械了……噯唷，好痛呀！你們真不是人，好端端的爲甚麼受了魔！自家殘殺起來；把我殘廢了，於你們有什麼好處呢……噯唷，我實在痛得忍不住了啊！我的母親呀！我的妻呀！你們在裏邊曉得我痛得要死麼？我曉得你們是刻刻望念着的；我自己入了魔的圈套，你們也是無力救我的。我恨我當初真不該到這裏來啊……」

他的母親竭力安慰他說：

「你不要胡說！你那裏受了什麼傷？你已回到家來了。我是在你旁邊的。你好好的安靜些，等病好了，我們就在一塊兒，都不離開了。」

邱金標安靜了一刻，沒有作聲。歇了一回，他的妻子和那位王醫生來了。他的母親便到客堂裏去迎接那位醫生，並對他說道：

「這麼晚還要勞先生的駕，實在罪過。我這個兒子，早年就在外邊當兵，差不多有十多年；半個月前，因為遣散了才回到家來。他悔從前不該去的，弄到現在沒有別的本領，不能生活，所以他自己總是鬱鬱不樂的。前天就忽然生起病來了，一天到晚，總是這樣自言自語，說些從前打仗的話；但也不見得有多重的燒寒。我現在只有這個兒子，所以心下實在着急，我要請先生看看這是一種什麼毛病。」

說完，便引了王醫生到病房裏去，對着邱金標說：

「王先生來看你的病來了。」

邱金標聽了，便又跳起來叫聲：

「我的心沒有變，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我不要醫生來剖啊！我們當兵的人，原來都是有本性的，并不和普通的人有什麼分別；不過入了這個圈套，便被一層鋼鐵似的罩子遮住了。但是我們的本性，也常常想衝破這個罩子。并且只要脫了這個圈套，那罩子自然會墜下去，本性自然會回復轉來啊！我是已經脫了這個圈套，我的心和你們的是一樣的，不要來看啊！……」

他的母親，妻子，和醫生，都竭力解釋給他聽，說並不是來剖他的心，是來醫他的病。邱金標因為開了這麼半夜，已經力竭聲嘶，精神疲倦了，所以也便安靜了。醫生把脈按了，又開了藥方，便對邱金標的母親說：

「這是心肝二經的病，是由憂鬱和恐怖而成，病根實在深了，暫且把這個方子吃吃看。」

邱金標的母親把藥方接了過來，送醫生去了。他們回頭走到房裏來，却看見邱金標安安靜靜的直躺在床上。

(解放與改造)

藥

魯迅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房子裏便瀰滿了青白的

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麼？」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的小屋子裏，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卸上衣服，伸手過去說，「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裏屋子去了。那屋子裏面，正在窸窸窣窣的響，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過去，纔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麼？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着他的兩腳，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裏冷的多了，老栓倒覺爽快，彷彿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着，便退了幾步，尋

到一家關着門的鋪子，整進簷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下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裏徘徊；定睛再看，卻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一陣脚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了十字路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的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攏着；一隻手卻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裏哼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耳無聞目無見了。他現在要將這句裹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了字街頭破匾上「古口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滑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

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灶下急急走出，睜着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灶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擎着一片老荷叶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裏來。」

一面整頓了灶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灶裏；一陣紅黑的火燄過去時，店屋裏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裏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蹙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人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櫈，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

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吃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拏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裏了，却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着他的父親，一面立着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着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着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纔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繡釘的夾被。

三

店裏坐着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銅壺，一輪一輪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眶，都圍着一圈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鈕釦，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綁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吃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運氣，豈不是我信息靈……」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臉，聽着滿坐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茶碗茶葉出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拏來，趁熱吃下。」橫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悅，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越着走開。

了。這康大叔却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家伙！」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擊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一個人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華大媽跟着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衆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勒牢頭典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却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養，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冷打不怕，還要可憐可憐哩。」

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氣』，是說阿義可憐呢！聽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裏的座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

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麼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着頭說。

#### 四

西關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貧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着死刑和瘦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富翁家裏祝壽時候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纔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坐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彷彿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吹來，吹動他短髮，確乎比去年白的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挂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顏色；但終于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坐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着手一逼，化過紙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發抖，踉踉蹌蹌退下幾步，瞪着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子細看時，却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却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着，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又是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



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他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裏，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顯愈細，細倒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鏽一般站着。

許多工夫過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着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歎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的走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悚然的回過頭，只見

的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新青年)

## 魔法師同他的麝栗

莎子

那時正在夜中，愁慘的雲凝聚成不會散動的大塊，星光忽明忽滅的戰慄着。

魔法師從我們不能曉得的地方來，吹着他的麝栗，獨行於岑寂無人的森林中——在那裏只有冷酷的一林月光，同蝙蝠飛動沙沙的聲音。

誰料到森林盡處能見出幾星火光呢？有火焰燃燒的地方，便有罪惡存在；因為在那裏有無情的不義的動物居留着。

他漸漸向發光的地方走去，直到躲在天邊的月，偷偷地移過幾重濃雲，以後便臨近那裏了。

——那裏只是帳幕同營火，礮壘同深溝，兩方遠遠的對峙着。

當這幾種概念彙集於人的心裏時，他總要想到，莫非劊子手一般的兄弟們，又互相殘殺罷？然而畢竟是的。

遠遠地聽見無的的槍聲，便曉得那些殺戮的準備已將成熟了。

魔法師正走在平野的沙邱上，向前方左右瞭望；兩邊多有相對着進行的隊伍；伴着沈重雜亂的脚步聲，正活動起來。

再過一刻，如果他們已經互相接近以後，這些各有親屬的各希圖生存的動物們，都要早晚了結了他們的命運！

魔法師慢慢地向兩陣中央走去，低聲吹着怨艾憂憤的曲調。

兩陣彼此已經挨近，魔法師仍繼續弄着他的竇栗。——反復地再奏那怨艾憂憤地音調，彷彿說：

——

.....

爲私忿而爭鬥的讎仇們，一味痛傷，果真痛快麼？

血海裏浸浮着的骷髏，終究要相見痛哭說：「不幸啊，這是我們的終局！」

「陰風晦月的夜，蕩着幾團燐火的荒塚中：  
不知將有幾多懺悔着的幽靈，共相咒自己的罪過。」

「他日再與闊別的故友握手歡聚時，離別於一杯麥酒的朋友，離別於一盞鮮血的朋友，都一樣的甜蜜地共話別情嗎？」

「平安的是瞑目後的戰士；悲慟憂憤的，只怕是風狂雨急，一星燈火的柴門中，初得惡耗的家族罷？」

陣亡人的妻子，撫着搖籃中斷乳的嬰兒，更勉強地安慰新喪她的獨子的老母：  
更要何等的悲傷哀痛呢？

在征人的耳中，那霧中號角與戰馬的嘶叫聲，已經足以刺激他們的心。又况這天外飛來的  
鬻栗聲？

他們聽了

都想到戰爭是——的確是——最苦痛與凶殘的事，是足以消滅世間人們種種快樂與幸福，造成悲苦，憂患的！

幻想偷回鄉里去，同久別遠離的鄉土親友團聚；然而兩軍節節逼近，槍聲已經預備着響出，——死神將瞬息間，來臨了！

魔法師高聲吹着他的鬻栗，轉成淒涼愁慘的音調。——即或荒村裏的杜鵑聽了也是裝爲裝點戰陣的背景加倍哀啼的。

於是衝鋒的鼓，因爲鼓手的心腸柔軟了，不能再被打出激昂的銅聲；軍笛亦不能被吹成沙場的調子；以至槍枝同刀柄都失却他們的平衡，而增出被人難以舉起的沈重。

在荒漠的陣地間，只有互相比鄰着的兩隊人們，垂下他們的武器，無聲無息的含淚佇立着。

魔法師的齊栗又轉變了曲調，變成中庸平和之聲；收回他們的淚滴，收回戰鼓殘聲的迴響，收回天地間的陰霾。

齊栗之聲再轉變了，變成平和慈愛的曲調，愉快而流麗。

——那是奏在夏之曙之溪流中，常使青蛙聽醉了，在蓮葉間歡躍並舞蹈的。

已歇止的軍笛，那時忽然又發出聲響來，同齊栗的聲音融成快樂的舞曲，而且是左右兩方彼此諧的。

軍鼓亦響出類似於步履的輕快之聲。

這些武士們，都拋下他們的軍器，握手微笑着，右方的與左方的雙雙舞蹈，隨從軍笛軍鼓聲。

他們都受靈感而滴出快樂之淚，都互相認識彼此都是——此，以前，將來，永久是——最親切的朋友，而且是同胞的手足！

天空的雲似乎亦被魔法師的聲栗喚醒了；倏忽地鬆散；化做萬朵仁愛之花；月亦失却他的翳障，放出清湛澄澈的光，普照大千世界，映着跳舞的兄弟們——

他們還唱着：

「人類啊，相愛吧！

我們都是長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歸宿的。」

何等尊嚴的槍枝，堆在地上，只當是秋林的枯枝罷。

說不定幾經風霜雨露後，歡躍不息的松鼠，還要在那裏營巢呢。

「他或者又去住我們不曉得地方？」——出沒有人能斷定的。

一九二二，（東方雜誌）

黎明

靈光

拉松跳出浴盆，拭乾身體，穿畢衣裳的時候，柱上的時計已經敲了十二下，住居的周圍已經寂靜無聲了。他的肉體，因入浴而潔淨，他的精神，也因入浴而煥發，他不知不覺，又坐近几案，把那本毛理斯（William Morris）著的理想鄉（News from Nowhere）讀了起來。這部小說，是他最愛讀的小說之一，他雖然讀過無數遍了，他還讀之不厭，那一章「小店」（A little shopping）尤其合他的脾胃，讀到這裏，他一定拍案叫絕，同時一定閉着眼睛幻想，最後一定露出一個絕望的嘆息。當天晚上他仍還如此。他念到：

「啊！這太好了，除了全世界的皇帝。是誰都不配得牠。並且，我一定會把牠丟掉，我常把我的烟斗弄丟了啊！」

「你不喜歡牠麼。」

「不必請是喜歡的。」

「那麼，你就把牠拿去罷！你不用怕把牠丟了。這有甚麼？你要是丟了，一定有人拾着去，你不是還可以弄牠一個麼？」

他又拍案叫絕，同時他又同飲了醇醪一樣，陶然了好一會，再又閉着眼睛去想像那理想的



社會。他的腦筋裏面又幻出一個狼平和狼幸福的社會了；那裏面也沒有軍隊，也沒有武器，也沒有官，也沒有商人，也沒有殺人，也沒有盜賊，也不用錢，也不要法律，一切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互相親愛，互相幫助，睡覺都不用關門，做事都不藏機心，自己要用甚麼，隨便到店裏拿來用去，就把牠丟了，也不像現在這樣，因為丟了東西，得感許多困難，不論是誰都可以把牠拾着用去，自己又可以隨便再去要牠一個；同時自己愛做甚麼事，就盡着自己能力幹去，也不像現在這樣，得爲生活所迫，去幹那不愛幹的事情……像這些幻想幻影，接二連三的同走馬燈一樣，在他腦筋裏面轉個不止。想到最後，他又歎了一口氣，說道：「像這種理想的世界，不知道得到何時纔能實現啊？不用說怎麼理想的世界，就是目前，只想把中國這個社會稍爲改良，把這些軍閥除掉，都力不從心，沒有絲毫希望呢？自從打學校卒業出來，已經奔走了怎麼幾年了，不但一事無成，連半個同志也沒有得着，只落得四海飄零，給朋友們說是神經病，給家人怨恨無情！」

他正在那裏怨恨的時候，柱上的時計，已經响了一下了；他好像從睡夢中驚醒，趕緊把桌上的書信等等收拾收拾，登床睡下，但是已經把睡眠時間誤過的人，一時那睡得着呢！他數年前得過強度的神經衰弱症。當神經衰弱最厲害的時候，他有兩個多月，睡不着一個好覺，每天晚上

到八九點鐘他就困了，等得一睡上床兩隻眼睛又睜得和銅鈴一般大，在床上翻來覆去，思前想後，一直總要鬧到兩三點鐘纔能夠合眼，等得一睡着又要亂七八糟做些怪夢；天剛一亮就甦醒了起來，再睡不着。白天是無精打采的，朦朧着一雙眼睛，不必說任甚麼書都念不好，任甚麼事都想不出，拿着一本書在手上，看半天看不了一行，若是勉強看把他記下，過不了一會再讀，是個乾淨像這種狀態，繼續着兩個多月，那兩個多月裏面，只有一晚沒有做夢，中間有一次因為失眠，還幾乎自殺了。以後這個神經衰弱，儘管給他治好，而他怕那失眠仍是怕得厲害。最近一年，他因為在某報館當了一年主筆，又養成了一個遲睡的习惯，那遲睡又是失眠的因，所以他又常常為失眠所苦，這一晚算又犯上了。

他的住屋，是三層樓一個小屋，這間小屋，白天給太陽晒了一天，又給前後面輻射了陽光進來，就變成一座火爐，夜間雖然較白晝涼爽，而床鋪上面的熱氣，還未能退盡，一架床鋪，還熱烘烘的燙背出汗。這個環境，益發使他不能睡着，於是他的幻想又發生起來了。第一宗，他想起臨睡時收拾的那一封信，信是白天到，是他一個堂兄寄給他的。那一封信把他罵得個「不亦樂乎」，說家裏拿錢給他到外國念十幾年書，是很不容易的事，其目的，不外希望他卒業後能夠賺錢。

家，想不到他不但不能夠養家，連自己嫡親一房也置諸不顧了；像這種不孝之人，還配改良甚麼社會；信中還痛罵當日的革命黨，說中國若沒有這一幫革命黨，還不至糟到這步田地，就是自己一家，也不至因此而窮，說着說着還罵他當初做革命黨太過愚蠢，上了那一幫流氓的當，甚麼好處沒有革出，只是把自己的家革壞，其結果更成就了這一幫流氓去升官發財……。

他想起信中的意思，十心懊惱。他覺得他堂兄的話，有一部分是對的，頂少在一幫流氓的革命黨，給他罵得很着。但是他就是因為不能夠貫徹自己作革命黨的主張，所以纔千辛萬苦，打算來革命黨的命。現在若是不這樣幹，而去為家人謀生活，那麼，當初作革命黨的精神，不是沒有了麼？此其一。再說自己念這十幾年書，固然得着家庭中不少的扶助，而家庭拿給自己這一筆款，是從何處來的？全家人，沒有一個作工的，不是做官，就是當公司的經理。他們所得的收入，十成中有八成是間接的掠奪，是不正的收入。那麼，他就用了這一筆錢，就能說是用着家中的錢麼！難道不是間接的用社會的錢麼！一個人當初年時代，得着社會扶持，等得成長，自然得為社會盡力。若是人人都只知道養身養家，而不知有這個社會，這個社會，不是永無改良的希望了麼？他想到這個地方興奮起來，覺得他堂兄那封信是放屁，簡直得回信痛駁一下，但於他又想起他的父親來。

了他的父親非常愛他，也非常愛他父親，不幸他的父親這個官，却做賠本了！現在年紀又老，又沒有一些收入，只靠自己同幾個兄弟養活，目前諸弟又還未成立，他若是置諸不顧，這個心實在不忍。那麼，應該怎麼樣呢？公私能夠兩全，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但是公私不能夠兩全的時候，應該取那一邊呢？一邊是公理，一邊是私情，他想到這一層，他從來的主義又鈍起來了。他又想到他的堂兄身上。他覺得他的堂兄應該替他養活父親，一個月的收入有兩三千元，比家中那一個都多，在北京還買地修房子，並沒有甚麼專門的技藝，只是靠着父祖的餘蔭，公然有這種境遇，這個報酬已經過分又過分了。那麼，這一點點負擔，應該叫他担去，自己并不是自私自利，只是要替社會盡力，弄到這步田地，現在在這種小房子住着，連伙食都有缺乏的時候，還有甚麼工夫去顧家。他想到這裏，又剝鑠起來，打算等天亮，給堂兄寫一封信去責備他一下，同時率性，給家中那幾個堂兄，也公共的寫一封信去責備他們；要革命先從家庭革起，像那兩位靠着軍閥發財的堂兄，一個一個都存下好幾十萬的財產，一時就不把他充公作為社會之用，只把他擠一點出來養家，也是應該的。這一位辦實業的堂兄不用說了，就是那位做官僚的堂兄，也得痛痛快快的責備他一下，他非得痛快，獨自在床上手舞足蹈起來了。但是他一想到他父親身上，剛纔這一團高興，又同冰

一樣的消滅了，他知道這一幹起來，把全家人都得得罰完了，簡單說就是同這個大家族宣戰。老人家對於這個事情一定不願意的，要幹起來，一定大傷老人之心，並且就是這位堂兄同自己的主義儘管反對，感情上仍還是狠好的，但凡公私能夠兩全，還是兩全的妥當。那麼，怎麼樣呢？又寫作社會的事情，又不願意同家庭決裂，這得怎麼樣纔能夠調和呢？

他沒有法子解決這個問題，就想起那一年要自殺的經驗來了。那個時候是民國二年的夏天，他剛把高等學堂的第一年念完，帶着一個兄弟在身邊念書，他的母親逝世不久，他的父親同三弟一妹，連靈柩一齊逗留在成都。老人家想回家，回來不得，他眼睜睜的看着無法援助，在他自己，革命當時雖然也盡了一點義務，革命後因為不滿意同盟會的行為，打黨中脫退出來，想專心讀書救國，而政治上又在那裏鬧第二革命，弄得一場糊塗，他的兄弟，那個時候，狠不喜歡用功，整天在外面遊蕩，他無法勸解，像這樣一個熱血的青年，遇着國事家事，兩不如意的時候，思想上自然會發生出極大的問題。他看見那一幫革命黨，在那裏爭權奪利，他知道這一幫青年，自命為愛國的青年，其結果，都是為的一己的利益，沒有一個真正是救世濟民的。他對於人生那能不懷疑問題來了呢？他因為無力解決這個問題，他就得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晚上從九點鐘上床，一之

想到兩點鐘，想不出一點頭緒，一方面覺得這個國家，亡在旦夕，自己到大學卒業，極少還得五六年，還不知道這五六年中國國家會給他們弄亡了不呢，縱使不亡，救國也沒有同志，若是沒有同志，只是獨自一個，又有甚麼用處？他悲觀到極點，就覺得人生到處是荊棘似的，不知道如何纔好，在床上只聽見鐘打下，十一下，十二下，一下，兩下，左睡睡不着，右睡也睡不着，那心煩意亂的境况，就和那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弄到後來，全身都發熱起來了，神經也錯亂了，也不能再想了，一心只覺得生的苦，死的樂，就藉地從床鋪上跳了起來，打開三層樓的窗戶要望下跳。這一瞬間，要不是那一陣的涼風，和那一團的明月，把他從夢幻中吹醒照醒，地球上早已沒有他怎麼一個人了，這就是他過去要自殺的經驗，他當天晚上因為睡不着又想起從前的經驗來了。

他從前唯其有過怎麼一回經驗，所以他怕失眠怕到極點，他現在對於思想上的問題，雖然已有相當解決，對於人生觀，雖然有了相當的見解，雖然不再作那自殺的想頭，而他這時時吃着那失眠的苦，尤其得過神經衰弱，有過失眠症的人，一遇着不能解決的問題，一點都清靜不得，一清靜便要在腦中盤旋個不止，其結果就是失眠。因為未睡之前，多半有別事可幹，只要手中有事，便可以把這個問題拖延下去，獨獨睡的時候，是最清靜的時候，那個時候腦筋受不得一點刺激。

一受刺激，便睡不着，那不決的問題，便浮上來了；原因同結果，互相誘發，往往得輾轉反側好幾個時間。當天晚上的撫松，因為那一封家信又演出失眠這一齣活劇。他因為想起舊日的經驗，聯帶着就想起他的兄弟，他的兄弟，體子不好，是個外強中乾的人，所以他又替兄弟發一會愁，過了一會，因為兄弟又想起他已死的妹子，他又替她可憐，他覺得一個人總有一回死，生固是可樂，死亦不足悲，生來死去，總不外是在這個大宇宙中間，總不外是這個大宇宙的一分子罷了！而他的妹子對於這一層始終沒有看透，未死之前，那怕死的情狀，實在可憐。

他想到這裏又想起現在一般的青年來了，現在的青年，一個個都沒有犧牲的精神，那貪生怕死的心理，就同他的妹子一樣，所以這些軍閥纔毫無忌憚，纔會禍國殃民到這步田地。那麼要改造這個社會，又得先來教育這一般青年了。但是得怎麼教育呢？辦學堂是一個教育法，但是辦學得有一筆大款，像自己這樣窮光蛋，是拿不出一文的；那麼，用別人的錢辦罷，官立學校的經費靠不住，私人的捐款，不易募集，自己在社會上又毫無名聲，這個社會，最講究虛名，沒有一點名氣，又有誰拿錢給你辦學呢？并且就假定有人肯拿錢出來，他又有他的意見，他絕對不能夠自由給你發揮，那麼，辦學這一層，在今日算是絕望了。此外有甚麼法子呢？先去辦實業，弄資本去怎麼樣？

要能夠在實業界弄着相當資本，再來辦學，自然也是一種辦法；但是就是辦實業也沒有相當的資本呀，并且這一幫軍閥，若不剷除，實業也不好辦，也得受他們的影響，自己這幾年來的經驗，都是很好的教訓。那麼，此外還有甚麼法子辦教育呢？像他們現在辦雜誌的也算得一種社會教育，但是那個效果能有多少？中國念書識字的還沒有幾個人，并且這一幫作文章辦雜誌的人，又多是借此出風頭賣名聲，名聲未賣出去的時候，所做出來的文章，讀去差不多個個都是志士，等得名聲給他一賣出去，再給他得着相當的地位，他的假面就立刻剝露，再說這一幫賣文的人，盡是迎合社會心理，自己並沒有相當研究和決心，現在就同他們合作，也做不出多少事情，上次幫那個雜誌做那一篇稿，就是一個榜樣，只是因以文中的話，說得激烈一點，那個編輯便畏首畏尾，不敢把他登上，在他們說是要借文學的名字，來作鼓吹的事情，老實說也不外是怯懦的結束罷了，一個人要宣布自己的主張就堂堂正正的說出去，像那樣吞吞吐吐的幹得出甚麼事情？那麼不同人合作罷！獨自辦他一個雜誌，一定可以自由發揮了，但是錢呢？沒有錢也是枉然呀！

他氣起來了，想着：這樣幹也幹不走，那樣幹也幹不通，不如去找一把手鎗，去單獨行動罷！在這些人都沒有犧牲的精神，都是貪生怕死的時候，要能夠把那一個軍閥幹掉，應該可以把七氣



提倡起來，只要士氣能夠振起，中國也就不慮沒有希望了！並且現在人人都罵那個軍閥要  
把他幹掉，的確有很大的利益，第一可以叫其餘的軍閥，知道民意不能夠違背，一違背民意，就有  
人出來代表民意同他爲難，他就得預備着挨鎗，這的確是一個好法！他想到這裏，這一身的逆血，  
都順行起來了，那個心也覺得平靜了許多，能夠靜靜的躺在床上，聽着柱鐘的擺响，不一會，嘩拉  
了一聲跟着咚咚咚咚的响了五下，這個時間走得真快啊！他上床不一會兒工夫，已經過了四個  
鐘頭。那黎明的青光，已經籠到窗上，屋中的蠅子，已經齊集在窗前飛動營營有聲，那吮人膏血的  
蚊子，一面哀訴，一面也飛望窗外去，他還閉着眼睛在那裏幻想，再過一會，隔鄰的雄雞也大唱起  
高調來了，好像在那裏嘲笑他，能言不能行，是個空想家，而這位空想家還在那裏咀嚼那一夜中  
空想的餘味，等待他聽見鷄聲的時候，他的神經，已經疲倦到了極點，不一會就沉沉的睡着了。

十二，八九。（孤軍）

## 醫遇

凌夢痕

一天晚上，月亮像一隻木梳般斜掛在灰碧色的帳幕裏，一羣像棉花般的雲層，薄薄的把半

個月亮遮蓋着，慘淡的月光，從雲隙裏一絲一絲的射出來，像很疲乏似的要落下來了。到是滿天的星，發出一點一點小光兒，像一羣貓兒躲在暗處，睜着圓睛般的閃爍着，煞是好看。但總是一幅悲慘的景緻啊！屋角上一個貓兒，拖長了尾巴，從這裏走到那邊，悠揚的叫聲，使人們在冬天的熟睡中醒起。

這一所屋子，正築在一條馬路的轉角上，大門的面前，掛着一盞像桃形的電燈，那黑漆的牆門，映着燈光，反照的像一面鏡子般可以照人，門上裝着兩個獅頭啣着兩個粗重的鋼環，離開門口不滿一丈的遠近，停着一乘驕式的馬車，車窗的兩面掛着兩個電燈，燈上的玻璃，給蠟油沾着，所以發出極微的光來，那匹馬呢，嘴裏喘息着，吐出白色的氣來，兩個前足在堅硬的石路上蹬了幾蹄，似乎跑得很匆促的表示。街上沒有一個行人，店鋪都已關上門了，單剩着一個馬在那裏厭氣，揮着尾，搖搖頭和頸裏的頂毛，只是奇怪的那個馬夫却躲得沒有一些影蹤。

大門自己開了，放出一條強烈的光來，穿靜的路上，有了人聲了。

『照我看來，令尊的病症，不是輕易可以治好的，聞着的藥方，不妨試試看，過了一個禮拜，或者有些希望，也未可知。』

這個說話的當然是個醫生，一面說着，一面鞠躬了身腰從大門裏退走出來，燈光下再走出半個人影，辦不出是那一個；只聽見說話的聲音很低微的。

「是——是，費神老伯，費神；但是老伯知道家嚴的病症，究竟內部傷了沒有？」

「照現在情形看來，內部一定受着重傷了，不然，怎樣會痛苦到這個樣子呢？」醫生說着停了一回又道：「唉！再加上了肝陽老病，我雖極九牛之力，還是沒有把握哩！」

「是，老伯，那麼十分之九已經不中用了！」

「不差啊！十分之九已經不中用了，現在後事最好也預備起來。但是這話是我不應該說的。」

醫生手裏拿着帽子反執在背後，說完了向着門內望了一望，再把身子轉到街上，把拿帽的手向馬車一招，却靜寂地沒有車輪旋轉的回音過來，接着身後的牆門蓬的一聲，把一條光線收了進去，醫生從暗中遠遠地望着馬車裏有星星的火光，一亮一亮的閃着，便從袋裏拿出兩塊雪白的銀洋，丁丁的敲了幾下，只見馬車的門開了一個馬夫，啣着一根香烟，從裏面跳下，慢慢的拉着馬籠頭上的索子，一步步過來。雪白的銀洋到了馬夫的手裏，鏗鏘的一聲，便進了袋裏，醫生

便俯倒了身子進了車座。馬夫揚起鞭子忽的一下那馬躍起雙蹄飛也似的奔前去了。醫生自己歡喜着得了個好生意，一面又懊悔着去租了部馬車，不然袋裏又可多兩塊多了。馬車像飛也似的前去，穿靜的街道上，暗淡的燈光下，只聽見篤篤的聲音。不一會，車輪停了，醫生便從馬車裏跳下，走到一個石庫門前的石階上，從袋裏拿出一握的銀洋，在月光下一數，正是齊齊整整的八塊大洋，藏到袋裏去了。正要伸手到門角上去按電鈴時，忽地把手急急的縮了回來，從頭上脫下帽來一頂西式的同盟帽。拿幾個銀洋塞在帽子皮沿的裏面，把帽子戴上頭頂，整了整衣服，把肩頭一鬆，便伸出兩個指頭，重重的在白磁電扭上一按，裏面便令……令的響了。

門兒啞的一聲開了半扇，發出尖銳的聲音：

「呀！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個不長進的，四馬路上全夜喧鬧着，你何必回來呢！」

說着門又撞上了，他急得沒法，夜半的風兒吹的很緊，不免戰抖起來，心想妻子懷着疑生氣，一時辯不清，還是依着舊例哀求她罷。

「我的愛人啊！外邊北風吹的很緊，就恕了我這一次，給我開進來罷！」

「誰要你愛，你儘管去恣情的淫樂，我不叫你回來啊！給我滾開罷，不要像乞丐樣在門前

擾個不停了。」

門內狠狠的回答着，他聽見了，知道自己說差了話，把舌頭一縮，半晌不出聲來，伸起手來搔了搔耳朵，忽地想着了個妙計，便從袋裏拿出兩個銀洋，做第二次的試驗，輕輕的敲了幾下，便聽了門內發着怪聲道：

「討債鬼！在外面做什麼鬼戲呢？」

醫生聽了便裝着笑聲說：

「妻啊！你不要纏誤了呢！我在王家醫了病才得回來，這是天曉得的啊！」

不一會兒，門內便起了悉悉的腳聲，兩扇牆門啞的一聲，便開了個祇夠一個人進出的隙兒，醫生便側着身子換了進去，躡手躡足的爬上樓梯，走進房門，把一頂帽子掛在衣架上最高的黃銅鈎上，心上便像落去了一塊石頭般樂意到十分。樓下醫生的妻子門了門，篤篤——走上梯子，一面囁咕着說：

「嫁着你這般倒運醫生，不是給人家請吃，委便是給人家打耳光，還成天混在外面，把家事怎樣交代……」

他早已站在房間門口恭恭敬敬地兩手捧着兩塊銀洋，呈到妻子面前，但是可怪的醫生底妻子，却并不去接受他的銀洋，她立地在他袋中抄出餘下的兩個。這是他每晚必須經過的課程，他對着她豎起了眉毛的凶相，立地現出笑容說道：

「妻啊！他不用性急了，我身上的都是你底啊。」

醫生的妻子收起了四塊雪白的銀洋，面上的怒容頓時消滅了。但是心中還疑惑着丈夫有了外遇，便假意殷勤的設法探他的究竟，她便問道：

「你在那裏的王家醫病呢？」

她說着眼中射出兩條凶光，停住在醫生面上，似乎要威脅他的神氣。這時他正在解開袍子上的鈕扣，還不住的望着衣架上的帽子，只見還是安全的高掛着，心中便發生了許多無意識的忖度……

「你……你說什麼？四塊銀洋不是你已經拿了去麼！」

「你的耳朵在那裏啊！我問你在那裏的王家醫病呢，你……爲什麼這樣的心慌呢？」

醫生才聽了鎮定一會，伸了個懶腰，覷着她一眼，心中略略寬舒些。

「就是那個做販土生意的王老頭子生了病啊？唉！他家裏實在有錢！」

醫生說了自己又懊悔起來；女人家最歡喜探聽人家的富有，尤其是歡喜「打碎沙鍋問到底」的問不清。果真啊！她聽了眉毛動了動，嘴唇翕動着。醫生一面坐在牀沿，脫下了褲子，向自己房中四周瞧一瞧，覺着室中沒有一樣看得中的東西，衣櫥上的玻璃呢，照着面上都是好像出過天花的大麻子，而且面上還像生了一重薄翳似的。牀前的桌子呢，油漆上和沒有漆過一樣，而且桌面上已成了不一的顏色，不平的平面了。壁角裏的衣架呢，三個脚都立不穩了，倚靠在斑點滿佈着的牆上。他沒趣到極點了，揭起了被頭，把兩脚伸進去，身子扭了幾扭，便睡下了；但是他張開了眼睛，只見帳簾和帳頂上滿佈着白色壁錢的窠兒，便是許多補釘啊！

她見丈夫躺下了，嘆的一聲，把燈火吹熄，便也上牀睡了；一個紀念着王老頭兒家裏的印象，還歡喜着帽兒裏躲過的危險，一個羨慕着沒有知道究竟的富有，他倆都不無睡着，牀上轉側的聲音碎碎的響應着，他倆厭了，便接續問答着：

「你方纔說王家的富有，究竟怎樣有錢呢？」

「呀！那裏會知道呢？我只知道他們父子三個一天抽煙也要抽去二三十塊錢哩。」

「這也沒有什麼希罕，他們販土的，自己抽的一些是不算數的。聽說他家娶大媳婦時，綢被一共有二十多條，箱櫥多到十幾件呢，不知確實的麼？」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那一個吃了飯去管人家閒事呢！」

他聽得厭了，便說出懶意的話來，結果得着了一次嚴重的教訓。她提高了嗓子嚴厲的說道：

「你這蠢貨！你不願意和我說話時給我滾出去聽，用不着這樣吞生米飯的和我睡在一起。」

「我委實不知道啊！請你再問罷。」

「王家的第二媳婦，不是娶李家宅的三小姐麼！有人說，那位三小姐生得很有樣，而且爺娘十分痛愛，所以陪嫁的裝奩不少，專是一雙珠圈兒，也要值到一二千塊哩！」

「是啊！不差，我看病時，也窺着她耳上的珠垂兒，足足有蜘蛛的肚子般大呢。」

「不入流品的東西，你給人家去診病，什麼注意到人家少奶奶的耳朵上去呢！不入流的東西！」



「是這是我的差啊！老實說了罷，實在我沒有看見那樣的珠兒我不過哄了你罷！」

誠實的言語，最容易招禍，他這樣說了，好像可以使他妻子明白他的苦衷，——他簡直一些也沒有知道，所以造出話來哄我；我就饒赦了他，不問他是了。——他腦中在想着無意中發生個警懼的感覺，他急把身子向裏牀滾去，拍的一下，他的耳上便着了一掌，他面上便熱火火的燒起來了；但是他終不聲，把被角在耳朵上輕輕地擦着，真幸運呀；要是不迴避時，不是當臉着了個肉餅麼？他心裏忖度着。

「我打你的嘴巴？連妻子的面上，你也說謊話麼？」

她說着嗚嗚的在被中哭了；你倦伏在牀上一邊，忽地得着了個暗示；唉！她打了我一下，究竟肉痛啊！他便翻身過去把手去拍着她的臂上，滿意要使她恢復歡樂的原狀；但是她把身子向外翻了個身，把手臂一陣的亂揮，他要捉也捉住不了；她嗚嗚的不住哭着。

「我的愛人啊！不要哭了，我沒有打痛啊！」

「你這不識氣的蠢貨，窮鬼！我嫁給你，不過活受罪罷了。」

說罷，她嗚嗚的又哭了。

「妻啊！你不要哭了，也不要說我窮鬼，像王老頭兒那樣的有錢；但他何等可憐啊！你知道他怎樣會病的呢？這真是自翻磚，自跌脚了！王老頭兒太勤儉了；他從錢莊上換了五百塊錢的莊票，還慢慢的走到家裏，便壓壞了內部哩。」

她停止了哭泣，側着耳朵聽着，她喉中不免又癢起來了。

「那麼你的狗運真好，不妨開幾張吃不壞的藥方，把他病勢拖延幾天呢！」

「這個不成呀！王老頭兒的體質本已不興，要是拖長日子，必得提起他的精神，倘是提了他的精神，要是虛脫起來，不是我造了禍事麼？但是今天總算照應了我，他家送我八……六塊錢，不……不是，只有四塊錢；因為我和王老頭兒總算是個世交，不能去要索啊！」

「你又做下虛心事了，怎麼一時說到手六塊，一時又說四塊呢！唉！你到底哄我麼！」

「我決不哄你，我的愛妻！到有錢的人家去醫病，醫生也須有個體面；所以我僱了一乘馬車去的，恰巧化去了兩塊錢的車力呀！」

「唉！你這拜不靈，治不好的蠢貨；什麼自己思想享福起來，使不惜送掉寶貴的銀洋啊！你這該死的蠢貨，畜牲，不可雕琢的朽木啊！」

她氣得喘息個不止，便不住的長噓短嘆，拍着牀沿洩氣。他呢，他回憶到方才的景像：一間精緻的房間，很靜寂的，那盞華麗的電燈，映在荷綠色的罩上，反射出悲慘的光來；窗外呼呼的風聲，從隙隙裏吹進，帳簾也略略動了。他坐在牀邊上診脈的時候，心中勃勃的亂跳，像這樣不規則的脈息，王老頭兒的命運是不保了啊！一個老人往往喜歡多活幾年，王老頭兒爲着這個緣故又加上心急的病症，他的兩個乾枯的眼睛，已是沒有精神的了，只是向着帳頂望着。枕邊擺着抽煙的器具，一個螢火般的火光，在圓形的燈泡裏搖動着，這時王老頭兒已不能抽煙，和那小燈兒，長竿兒，烟釵兒永久離別了。

牀頭坐着個老婆子，那縐皮縮嘴白髮的老婆子，哭傷着臉，淚不住的流，流到枯柴般的臉上，瀉到深凹的眶子四周去了。她戰慄着殷勤的望着我，我便報她個搖頭，可憐啊！她的愛心和新婚的少年夫婦一樣的啊！

但是深刻的感覺，印進我腦裏，那成實華麗的屋子；我知道是老人自己蓋着工造成的；那陳飾着珍奇的古玩，我知道是老人歡喜的；親手捧在胸前拿回的五百塊錢呢，安鎖在保險的鐵箱裏，病傷的痛苦呢，隱忍在心兒裏，唉！我只看了一次電影，王老頭兒只犧牲了色相，演了一次戲

啊！

王老頭兒的兩個兒子呢，都忙着整理所有的房屋田地和單契；兩個媳婦呢，都安睡着形影不見；王老頭兒呀！你不死也死了，你活着也死了，你還是死的好！

「妻啊！妻啊！你睡着了麼？」

他叫了半天不見答應；只聽見呼呼的鼾聲和滴滴的鐘聲，在黑暗的空間響應着；方才在牀後的月光從窗外斜射到牀前，只見兩雙鞋兒平行的安放着，一直到天亮時，他仍是沒有睡着啊！

## 銀躑躅

賚平

日本東京有一條最繁華，最鬧熱的街道叫做銀座。日本的店舖多係木造而矮小，高的也不過有一層樓，銀座的商店却多屬鐵筋和磚石的建築，高的高入雲霄，矮的也有二三層樓，在日本國內要算最好的大街道了，譬如別的能通電車的街道一遇下雨便滯泥不堪，唯有這銀座的街路都用石磚敷着，異常好走。中間的車道鋪着木磚，車行無聲。

不要說和歐美的宏壯的街道比較，單把上海香港的和它比較，銀座本不算什麼；不過東京

有名大商店都羣集在這銀座，來往的人數也比別的街道多，天氣佳的時候，許多行商在店前街道上擺設夜攤，賣些裝飾品，化粧藥料，舊書籍，衣服和餅乾等，種類繁多，算不清楚。規模大的設備有電燈，規模小的——像賣舊書籍的——則用碳化石灰做燃料。碳化石灰（Calcium Carbide）遇水即分解，發生一種有特別臭味的 Acetylene Gas (C<sub>2</sub>H<sub>2</sub>)，能在空氣中燃燒。日本稱夜晚上在銀座街道的遊散為「銀腳踏」。

「你看多漂亮的書！定價這麼貴的書，僅賣一角錢！多便宜！一角錢！諸君仔細聽着，僅僅一角錢！諸君諸君作算環遊地球，遊歷天體，也斷找不到價錢這樣便宜的書！」賣舊書的流着一頭一臉的汗，站在燃燒着 Acetylene Gas 的鐵管前，拿着一本紅色書皮的小本子向圍在他書攤前的買衆像演說似的高聲的唱，頸上的大筋一起一伏的在漲落。

這晚上我也混在銀腳踏的羣衆裏面，蹣跚到銀座來了，無意中走到舊書攤面前，免得要站着把舊書堆亂翻一下。圍着攤面前的羣衆像沒有一個愛聽賣書人的演講。賣書的也祇向着在街路上蹣跚的人說他賣的書價錢如何便宜，想再引些人來圍着他。

「你這冊地圖集 (Atlas) 要多少錢？」我看見書攤上有一本二十幾年前出版的 “The

World Wide Atlas' 地圖雖舊，但地名却註得狠詳細。Political 方面雖不可靠。Physical 方面還很足以爲參考，與其買上海書店新出版的簡陋地圖，还不如買這本二十幾年前的西洋的古物。賣書的有一張紙條子貼在書面上『世界地圖集，價一圓。』

「噫！先生多謝了！價錢標在上面了……」

「不要謝得太快了，我們的交易怕不容易成功。」我笑對他說，因爲我打算半價和他交易的。

「先生，價錢決不會貴的！先生請乘電車趕回前兩站，到專賣洋書的九善書店去問一問，就知道這本書的實在價錢了！噫，不瞞先生！新的價錢不要十三四五塊也要六七八九塊。噫，不是說笑的。」他自己在笑起來了。

「這本書怕早絕版了，沒有人要的了，你不認得英文，亞拉柏數字總認得的，你看是那一年出版的書？」我揭開書的表皮把 1895 的紀年指給他看。

「不錯，先生，這本書果然絕了版，很不容易找的了，賣一塊錢，決不算貴。」

我不再和他議價了。翻轉身向人羣裏想鑽。

「先生，不要去，不要就跑了，凡事沒有絕對的無商量餘地的！何況價錢！何況這本舊書的價錢！說句老實話，先生，要多少數目才要？」

「三角錢？」我不停步，還是向人叢外走。

「喂！先生！不要去，再商量一刻！我定一塊的價錢從算不對先生定的三角錢便絕對的不會錯麼？」

「加一角給你，再多就不要了！」我很決絕的說，賣書的還要求加價幾次，我都拒絕了。最後，「我是不認得英文的，還是請先生拿回去念罷！四角錢買這樣大這樣厚的書你們看你們快來看！多便宜！僅僅四角錢！」賣書的一面替我把那本地圖集包好，一面又高聲的唱起來書包好了，我給了他四張一角錢的鈔票。

「阿哩唻嘔！阿哩唻嘔！」賣書的連低了幾次頭送我出了人叢。『阿哩唻嘔』(Arigato)是  
日本人的謝詞。

★

★

★

★

氣候快進夏的區域了。但島國之夜間總是涼不耐的出來的時候穿少了衫覺得有點怯

寒，我再不戀着這繁華熱鬧的銀座，急急的抱着「世界地圖集」飛上電車，趕回館裏來。

最不可靠的就是自己，你們如不相信，我可以舉出幾個例來。

某大偉人最初是手無寸鐵的，祇憑他的一個能辯的口贏得現在的位置。但還有一班偉人就嫉妬他，說理說他不過，就拿暴力來威逼他，所以某大偉人就有一番反對以武力統一中國之名論發表出來，在他部下的也莫不在摩拳擦掌，口角流沫的大聲疾呼說排斥軍閥！現在某大偉人也有一部分的武力了，他就忘了從前的自己，改頭換面的主張非武力統一中國不可了！大偉人尚相信不過自己，其他則又何說。

我雖不是個偉人，但我的自己却和其大偉人的自己一樣的靠不住！我的主張不像某大偉人的主張那麼大規模的要統一中國，我的主張是想統一自己！因為自己一身都不能統一的人，決沒有能力去幹別的事，像我就是一個很適當的例！

我想統一自己，最先從實行“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這句格言着手。無奈我寄寓的日本人家距學校過近，聽見學校上課的鳴鐘之後才出門上學，還來得及。因此我的統一自己的第一個政策就失敗了。我雖然是個弱志薄行的人，但我倒不會像中國近代諸偉人容



易改變他們的主義，我爲實行「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起見，卜居到東京郊外去。

由銀座回我們寄寓的郊外要費一個時辰，乘換電車三次。下車之後還要步行許久。幸得是外國地方，雖屬郊外的村道，也還有一二枝電燈，便利行人。不比我們中國到處黑暗。

住慣了郊外的人，回來城市裏再住不下去，因爲郊外件件都比城市裏好。空氣和風景是消說的，還有早晨起來聽見的鳥聲和夜晚過了十點鐘以後的絕對的沉寂，這兩件是城市裏決找不出來的。但住郊外也有一個缺點，就是怕夜盜！談到夜盜！我又禁不住要歎我們中國沒有一件比外國強，只有盜賊一項「差強人意」！你們不看現在中國高居要職的都是強盜麼？他們中雖不盡由強盜出身，但他們贏得此要職的方法究與強盜何擇！你們看某有名巡閱使，他從前是在深山裏生活的，他的門聯的下聯是「山高皇帝遠，讓我在此稱哥哥。」上聯我却忘記了。他的福分不淺，竟遇着這千古一回的，難遭的機會「革命」，讓他把綠林的招牌放下，換了一枝「民軍」的旗幟。

我寄寓的是一間半條旅舍半像人家的館子。同寓的有幾個人——有中國人。有日本人，還

有高麗人——問題中人X君是我們同寓的一個。

X君是個熱心愛國者，此留學界裏面誰都知道的。但我想稱X君是個愛國者，不如稱他是個憂國者妥當些。他恨日本，恨得在日本居留七八年沒有一次被過大袖道袍，也沒有拖着兩塊長方形木板走過。他遇着日本的男子，他的很豐滿的臉兒馬上生出有數的山川陵谷來。他對高麗人倒還平和，但也不情願和他們多交接。他不願和高麗人多說話的苦衷我倒知道，他是怕日本人要思疑他也是個高麗人，因為他是個頂怕聽人說中國人快要倣亡國民的。他這獸子遇見英美德法人倒總不覺，什麼他最怕看的是纏紅頭巾的黑大漢和帶竹笠穿白衣的東方道士們。因為他看見這些人，他的神經立即發痙攣，他的顏色也變成土色，心裏像在說『我快要像他們了』

★

★

★

★

鄰室的高麗先生朴君聽見我回來了，忙跑過來——我還沒把房裏的電燈開上，他就跑過來了。

『P君，今晚上的銀躑躅好麼？找得有什麼便宜的，有趣的東西麼？』

我開上了電火，忙讓朴君進來坐。朴君就要我的地圖集看。地圖集的最初一頁是列國的國旗圖，歐美各強國和日本的國旗是很容易認識的，此外還有許多我們不容易認識的怪國旗，有兩條綠帶中間着一條黃帶的國旗。有一匹綠色孔雀站在紅圈裏面的國旗。有畫一把白色鉸剪的紅色國旗。有匹黃獅，前肢握着劍，四角有四個紅色三角形的國旗。有畫象的國旗，有畫八卦圖的國旗。還有一個畫龍的黃旗也在她們裏面。

我們兩個在看這頁國旗圖，X君蹙着雙眉也進來了。

「這是貴國的國旗，是麼？」朴君指着圖中的龍旗在說。

「吡——我不認識那種國旗！」X君當朴君說的話是對我們中華民國加了一種侮辱。

「爲什麼不是這回我們學校的寄宿舍創立紀念日會食堂上面掛的萬國旗中還是有黃龍旗的！」朴君偏着頭和X君強辯。朴君進的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第一高等是一間潑皮學校。這學校的生徒對我們中國是最喜歡作挑撥的言論的，他們在食堂裏掛龍旗本不算什麼希罕的事。寄宿舍創立紀念日，各房門首都貼有種種滑稽畫和寓意畫。在農科生住的房門首貼一張瀋州蒙古地圖，上面題着「吾人伸足的地方！」幾個字。地理教室門首貼一張東亞地圖，我國的

滿州、蒙古、山東、福建，竟染成紅色；和日本高麗臺灣是一樣的顏色了。上面也題着幾個字是「本年的地闊變色」。因爲這一年就是大隈和加藤高明對我中國下最後通牒的那一年。我中國留學生進去看見了的莫一個不氣得氣喘喘的跑出來有冤莫訴。朴君拿出第一高等學校來證明中國的國旗是等於黃龍旗把X君氣得一個發昏！

「你朝鮮是那一種國旗？」X君睜着眼睛質問朴君。

「從前是八卦旗，現在是日章旗了。」朴名不虛德不量力的，自稱是日本國民！

「Slave! Slave!」X君決裂得太快了。

「你怎的就開口罵人我日鮮兩國聯合之後，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君主日本人和我們都是兄弟！」朴君大聲嚷起來，想求共寓的日本學生做他的後援。經朴君的高聲一叫，我房門口早擁了四五位日本學生探頭探腦的向房裏望。我忙於調停X君和朴君兩人間的紛擾，沒有工夫理一班站在房門首的日本學生們了。

「支那人和Slave又差得許多！」一位日本學生一面默認朝鮮人是日本的奴隸，一面又想奴隸我們支那人，我不禁暗暗叫苦，恨朴君和X君。

「你們倆今晚都錯了！你們彼此都錯認了敵！你們的共同的敵，你們都沒看見，你們都是盲了眼睛的！」

「馬鹿！」X君趕出房門首罵那個日本人。（馬鹿是日本人的罵人話，有「蠢蟲」之意。）「這裏沒有你插嘴的餘地！」我也跟着X君罵那日本人。那個日本學生知道自己多嘴了，縮着頭跑了。

離我們的寓所不遠，有一所站崗，那站崗的巡士聽見我們喧嚷，竟跑了過來，問館主人到底什麼一回事。館主人也竟一伍一什的告訴他，聽得我恨極了。

「叫他們不要再鬧了！鄰近的人大受嘈擾了，你告訴他們不論朝鮮人，台灣人，蒙古人，印度人，支那人，我日本政府是一視同仁的！」這位巡士拖着劍笑着跑了。

「該死的站崗狗！我有權力，我一定把你的腦殼打破！」X君！X君這才是真正的侮辱，你有法子奈何他！」

他們去後，我一個人對着電燈，思尋今晚上受辱的原由，那本「地圖集」却對着我冷笑。我深悔今晚上不該去「銀躑躅」！

## 審土匪

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孤軍）

靈光

有一天臨城縣，抓住一個土匪，因為是抱犢谷的餘匪，滿城人都鬧閩了，要看審土匪。縣知事也把他公開起來，於是審土匪那一天，公堂兩邊就給這些好奇心的人們擠滿了。等得時刻一到，縣官升堂，——中國各縣本來都有承審員，這一次縣知事因為是特別的案件，所以自己出馬，——只看見兩個法警，牽着一個青年，背綁着兩隻手，把他拉到公案棹面前跪下。這個匪身體並不怎麼魁偉，面貌並不怎樣凶惡，身上穿着藍布衫藍布褲，也沒有甚麼土匪的樣子。只是骨格頗見挺強，兩手狠是粗大，要是搨上一把鋤頭到像一個農夫，但是他可有為匪的真贓實據，就是身邊帶着一桿手槍。他直挺挺的跪在那裏受縣官的審問，他把一切照例口供供完之後，對於為匪的事情也直供不諱。

縣官問了一會就問道：「看你這個體格，若是好好去種地，一個人也可以種個四畝五畝，甚麼事情不幹，為甚麼去為匪呢？」

匪「大老爺！我沒有地可種。」

官「爲甚麼呢？」

匪「大老爺！我的地荒了，種不得。」

官「好好的地，怎麼會荒。那一定是你自己好吃懶做弄荒了罷！」

匪「大老爺！不是的，是給兵弄荒了。我家裏本來是狠好的，我們一共有二十來畝田，年年都種得頂好，就是上年鬧那一年乾，也沒有荒，只給去年奉直戰一幹，就幹荒了。牲口也給兵拉走了，家裏喂的豬，喂的雞，也給他們吃完了，包米種子，小米種子，膏梁種子，都給他們搶個乾淨，田地都給砲子打穿，一家人都給他們打散，我的妹子給他們強姦死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都不知道流落到甚麼地方去了。我躲到抱犢谷，給當家的留下，就同他們當起匪來了。」

官「你不知道爲匪得殺頭麼？」

匪「我怎麼不知道，他們勸我，不當匪也是死，一個人總歸得一個死，與其餓死，不如爲匪活一天算一天的好，并且幹得好，還有官做，就是做不成，也轟轟烈烈的落一個英雄豪傑的名聲，再不然也可以殺幾個大兵出一點惡氣。我一想不錯，我就幹下了。」

官「你真是一個傻子，大兵搶你，你可以到司令那裏去告呀！」

匪「大老爺！這個話不用說了，說起來，更把我氣死，那些長官就同他們手下一氣，你不告還則罷了，你一去告，一家人都得被大兵殺盡，我們鄉裏就有一家於這樣幹完的，他的嫂嫂給大兵姦了，他跑到司令那裏一告，這幾個大兵不見得怎麼，回頭連他的老母親都給大兵姦了，姦了不算，還給他放了一把火，他自己也給大兵用刺刀刺死了，你想在這種兵荒世界有甚麼公道好說，我要不爲匪，我早死了也說不定啦！」

官「你爲匪難道會比種地的好過麼？」

匪「大老爺！這是不錯，我們爲匪，也是狠苦的，有時被官兵追緊了，幾天幾夜都睡不得一覺，有時連飯都吃不着。去年冬天，山裏缺乏糧食，官兵又圍得厲害，我們弟兄們差不多餓了一個禮拜，只是刨些草根度命，那個苦真也難受，又凍又餓，我們大夥，還哭了幾次呢！」

官「好道，那麼自從那一回之後，你就應該後悔纔是，怎麼還不知道回頭呢？」

匪「大老爺！我們怎麼會後悔呢？我們大夥有福同享，有苦同受，弟兄們餓的時候，就是當家也同弟兄們一齊挨餓，你想這個事，除了匪那裏能夠這樣，就是當兵，有了好處也是他們長官先



得上陣的時候，還於那些兵卒上前去死，你想同是一個人，那一個是該死，那一個是不該死，那一個應該享福，那一個不應該享福呢？我們當家，不但同弟兄們一齊吃苦，上陣的時候，還自己上前督陣；我們又那好背他呢？所以大夥都知道苦，大夥却沒有一個不情願。」

官「你的當家就是孫美瑤罷。」

匪「是的。」

官「你是怎麼上山的呢？」

匪「他爲匪也同我們情形一樣，惟其是同病相憐，所以他對弟兄們能夠同情。」

官「他現在當團長了，怎麼不帶你去享福呢？」

匪「這是我們請他出去的，我們困守在抱犢谷，沒有法子，纔想出這麼一條路，讓他出身，好來帶幫我們，人多了一時收不了，我們新進幫的，自然不能跟他一塊編隊了。」

官「我看他就弄得好也不見得會想到你們了。」

匪「他若是變了心，那不是他的不好，是官場的不好，把他帶壞了。」

官「你怎麼說是官場不好？本縣做了幾十年官，沒有害過一個百姓，沒有要過地方一個錢；

你怎麼會說官場不好？」

匪「大老爺！我這個話不是說的大老爺，像大老爺這樣自然是好官，但是現在的官，除了大老爺以外，那一個是不要錢的，官做得越大，錢要得越多，大老爺難道是不知道麼？」

官「……你現在想怎麼樣？」

匪「我們爲匪的抓住了就是殺頭，我也沒有別的想法。」

官「你不後悔麼？」

匪「有甚麼可悔。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好漢。」

官低頭不語，半晌叫法警：「把他綁出去。」

(孤軍)

## 異鄉

正壁

離了我生長着的親愛的故鄉，遠着我不會遠離過的慈愛的母親；到我夢裏也沒想像過的異鄉來，和許多不曾相識過的人們廝守着。——這是我自有生命到現在，還是第一次！

我常常癡想：「在世界上生命們之中，最不能了解，或善用「愛」者，要算最有理性的人們了。」

因爲多數生命們對於佢唯一的慈母，決不肯暫時互稱棄離的，除了誤解理性，或受環境逼迫以外。然而人們呢？人們底母子間的「愛」，又怎樣去成全呢……」

這問題現在也輪到我自己身上來了！

我不能忘記，我永遠不能忘記，當我同我母親和姊姊別離的那時候；伊們對我發揮着「伊們對我的愛」，這影像，我現在實在不能形容，不能用描寫來形容，大約人們自己總能理會罷，因爲人們都有母親和姊妹呀！

這天的晚上，第一離開吾故鄉的晚上：勉強地和許多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吃了一碗飯：多數的人，還在吃得很高興的時候，我已從飯堂裏退出來了。

浮蕩而又不安的神思，時時把過去的一切影像，交替着在心裏出現。沉悶極了！回想昨夜和姊姊在燈下猜拳，母親在一旁替我整理行李，這眉梢頭雖然都聚滿了慘苦的別意，但也還能開懷強笑着。同是一個夜裏，同在一支燭光底下，孤獨的心弦，怎能再勉強裝出歡笑的情緒呢（？）。

無意識地回到自己暫時的寢室裏。睡鐘未下，我便很匆促地卸下衣服，爬上並沒睡過的簇新的牀鋪上去。在黑暗中閉上眼，想停神睡去。

但不能呀，不能睡去呀！

閉上眼看見的影像，和沒閉上眼看見的影像，太想懸殊了！

「姊姊，我們玩動物牌罷……」我恍惚坐在我姊姊底懷裏，手牽着姊姊底手，很高興地說着：姊姊似乎點點頭兒答應了，我就歡天喜地把牌找了出來，我倆就在一張小桌子旁對面坐下。姊姊幫我把牌搶和了，就一張一張揭起來。模模糊糊地似乎老虎啊，海參啊，馬啊，狗啊……都吃我揭到了。那時姊姊也似乎很得意地抬起頭來，對我嗤的一笑：我心坎上的愛絲，也表現在微笑裏，和伊相呼應。一會，姊姊喊聲「我齊了」，我便把自己所配成的對兒攤了開來，數了數目，告訴姊姊，就伸出一只手兒，攔在姊姊面前。姊姊便按住了我底手兒，輕輕地打了幾下。當時我們倆底眼兒相對看着，唇上露出微微的笑……

這種微妙的神情，用繪水繪聲的手法，也永遠繪不出來！但是今晚——或許是永久——却依舊盤結在心幕之上。

「鐺鐺」的鈴聲，把我從將盡的夢裏喚醒轉來。張開睡眼看時，原來還孤另另地睡在一間沒有睡過的屋子裏：這時通室電燈大明。同室的學生都從外邊進來睡了。

他們開始講閒話，偶然看到我底牀上看到我牀上貼着的名字，輕輕地說：

「這位是新學生呢……」

一句沒有要緊的話，却引起我一番無意識的思潮來：「新學生」……呀！我初進高小時候，人家也都這樣稱我呀！（不過那時是走讀的）推至初進國民學校時，我雖然記憶內沒有這三個字，但推論起來，總不會錯呀！做了一年新學生之後，我就要稱人家做新學生了。究竟「新學生」是一種暫時稱呼呢？還是固定的稱呼？我不能回答，或許他人也不能回答。

我忍不住嘆了一口氣，他們就借端和我開始說話了……

「夢月，大約你是初次離家嗎——因為你年紀還小……」

「是的……承你來問……校裏明天不就上課罷？」我勉強地回答：

「——總要過六七天呢……你明天起儘着玩罷！你要買東西嗎？倘然不曉得買的地方，我可以告訴你……」

我這時也就忘了心中一切，同他們講起話來——講到哪位先生好，他管理很寬又和氣，講到哪位先生不好，他教書要背又怕問他……又講到我底離家的事——

「夢月，我知道你初到異鄉，心裏一定非常無聊，但我以為不必你可以允我把這理由告你嗎？……」

「謝你這樣安慰我……你儘管講着，我沒有權力可以不允你……」

他就開始講下邊一大段話——

「當我在家的時候，我也不離我母親底左右——除了到學堂去——有時偶然一個人到親戚家去，總覺着我和佢們中間的感情非常生冷。所以時常要想起母親。」

「後來到這里來了。初到的時候，心裏想着的，隱裏看見的，耳裏聽得的，一定和你現在感覺着的一般——現出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我不必講，也不能講，你底心總能理會得。因為現在的你，是當時我底同情者呢！」

「過了幾時，朋友們到這里的佢們都受了我底母親之託來探望我，並且轉述我母親對於我的囑語。那在故鄉覺得非常生冷的親戚們留佢們多耽擱一會好一會，就覺格外親熱了，後來我跑到街上，偶然遇見一二同鄉，招呼的時候，也倍覺親熱，總是悒悒不捨而別。」

「爲什麼在故鄉覺得感情極生冷的人們，在異鄉就覺得異常親熱呢？」那時我總不能解

釋這個理由！後來一位地理教員告訴我：有一次他對遠省去，在舟中非常無聊，無意間遇到了一位同省人，攀談起來，便覺得十分親熱。後來又有一位英文教員告訴我：他初到美國留學時，那地方都是白種人住的，彼此言語也不能十分明晰，又因為離鄉數萬里，思鄉之念，自然比較更切些；有一天在附近車站上閒步，剛巧一班火車經過停着，從玻璃窗的口裏，偶然看見一個同種人，那時我恨不得跳上車去，和他周旋一番。表示出對於他底熱烈的情感……」

「那麼，我們到了地球以外的世界裏去，不論遇到一個白種，黃種……或是黑種的人，只消是人類，一定也要和佢加倍親熱了……」我猝然問：

「那是自然的，倘然再到沒有生命的世界中，只消見有生命的東西，就很願和佢親近了……你只消如此一想，那麼，你和我們還是未來的時候在異國裏想彼此互相周旋的人，想互相表示出熱烈情感的人，自然不覺得生疎了……」

果然，他這幾句話，把我心坎裏的過去的流動的影像模糊些了，除了想我母親和姊姊以外，一切都不想。他所說一番的話，在我思潮中翻覆着，這番話裏實含有我從沒考究過的一段哲理呀！但是他底結論呢？

靜着神，閉上眼，付着，很用心地付着……呀！知道了，他底結論，原來是叫我們——

「愛凡是人類，應該和愛我自己母親和姊姊一樣！」

這樣地付着，於是我慢慢地開始做我甜美而又快樂的夢。

一九二二·二·一二於黃渡·

## 病院裏的小學生

蘇兆驥

「這孩子底脚上的大動脈跌壞了，非切斷了不可快叫他底爺來去！」一個少年醫生捧着  
一隻紫黑色像茄子般的脚，皺着眉頭，對着一個女僕說。伊便變白了臉皮，驚慌着走出了病院。

這孩子躺在充滿着死氣的開刀間裏，咬着牙齒咽住了叫痛的哭聲。他底臉色便說明他是  
幾夜失眠，他底瘦弱身體不住地瑟瑟的抖——一半是受了過分的痛楚，一半是對於醫生的無  
情的判斷的恐怖。他抬起他的兩隻沒神而可憐的眼，向房子裏四面一看，櫥子裏都是紅的，黃的，  
藍的，各色的藥水瓶，還有亮晶晶的刀剪，最可怕的，便是一張鋼的東西，好像彎弓以為他以為這  
便是切斷他寶貴的，皮肉做的腿子的東西。他抖得更甚了，怕震動了他底脆弱的心絃了！



他恐怖着痛苦，死底痛苦他閉起了眼皮，表示着失望的神色，他在默念着切斷的腿子不是和木匠鋸着樹枝一般，沒有一些知覺。他忽然憶起家裏女媽子曾割着一條活魚，一片片的鱗都隨刀落盡，腥紅的血流着，那個魚只是咬着嘴，張着眼，伊却毫無覺得血底痛苦，只管揮着老練的手腕；他想到這里，感被着一股子冷氣，從他底傷了的脚上逼到心窠裏，便豎起了全身的毛孔，差不多完全失了知覺。

醫生仍是皺着眉頭，捧着一隻茄子般的脚，嘴裏嘖嘖咕咕地和三五個助手們談着，這孩子聽不清楚他們說的什麼，只以為是醫生們商量着開刀的方法。他雖是緊閉着眼睛，却能想像得那個醫生定然是個豎眉毛突眼珠的魔王——童話裏的魔王。

門栓呀的一聲，脚步兒紛亂地進來。

「你底孩子脚上的大動脈壞了，真壞了。要割去了才可保全……」

慈愛而誠懇的聲音，打破了醫生底嚴肅，說，「真壞了麼，可以不割斷……？」

「非割斷了不可，非割斷不可。怕有性命之憂咧！」

落了膽的父親，呼吸都慢了，灰白色泥土般的臉皮凝結着冰也似的害怕，他狐疑着，立着不

動悽慘的眼光射着這恐嚇的、又像慈善的醫生和他底沉沒在痛苦和恐怖的海裏的孩子，忍不住的淚珠在他眼眶裏徘徊着，欲墮不墮地。

醫生不耐煩地說，『你要這孩子麼？就可以簽字；我便……』

孩子底抖顫停了，直挺挺地躺着不動，像沒有氣的等着死一般的刑罰。

做爺的三十來歲的男人立着，垂下了頸顫，一言不發。這個簽字比不得替人家做担保，或是做人證，又不比買賣房地物件……簽了罷，他底孩子便做了殘廢的人。不簽罷，死的可怕比什麼還要厲害！他只是讓這兩層意思在海腦裏交戰着，自己也不敢下個定斷。

可憐的孩子把以前看見馬路上的乞丐們都憶起了。那些是殘疾的乞丐，沒有脚的很多，在路上用手爬着，用身子滾着。佢們底殘肢上血肉狼藉着；佢們是最痛苦，最軟弱，不能自己養活，更沒人幫助他過日子——簡直是世界上最可以欺侮的人類。他再忍不住哭了，嗚咽地哭了，抽着心哭——

「別要哭，」他底父親說罷轉向了醫生們，嘆了一口氣，堅定地說，「我這麼大的十二歲的個孩子，就輕易割去了腿麼？我要送往別的醫院去。」說完了，他便跑出了門，雇了兩輛車子，就吩

叫他底女僕抱了孩子，坐上車，離了那個恐怖的所在。

「這里是同仁醫院，我們進去。」

孩子張開眼，仍是躺在一間開刀室裏，隨即閉了眼不肯再看。

醫生說，「傷重了，表皮上起了水泡，那個醫院用的什麼藥呀！怎不早點送來……」他手裏握着一隻紫色茄子般的腿，一手捏着棉花，蘸着藥水，在他脚上一擦。他急急地一縮，全身一縮，嗚嗚地哭了。他覺得他底那隻傷的腿受了鋸子，骨痛得非常，不到五分鐘，那脚便要耷的落下來了。他底臉由白而紫了，渾身抖着。廚房裏老媽子割開的魚怎樣跳着，馬路上的乞丐怎樣呼哭着，這些影片又活動在他底幼弱的腦子裏。

天色漸漸兒暗了，一角玻璃窗上的斜陽，血一般的照着。醫生小心地敷好了藥。密密層層的裹上了綳帶，把一隻脚包得像一根棍子，其實這孩子早已覺得一隻腿斷了。

「先生，他底傷可以不要緊麼？」父親低聲的問。

「唉，很重的，很重的，先住病房去。」醫生這句話雖不能安慰做父親的心，然却不像那位少年醫生底判斷使他魂不附體地恐怖。

看護員抬這孩子進了G字號的病房，睡上了病床。白被蓋着，只露着他底黑蓬蓬的頭髮和憔悴的面孔。他底父親和一個女僕關照了看護員幾句話，望了孩子一眼，便一步一步走出了病房。

夜色罩滿了大地，窗外的青天隱滅了。病房裏電燈發出昏黃的光，這孩子聽得室中沉靜，才知道他心意的爺去了。不一會，看護的人送來了一碗粥湯，放在床頭的茶几上，他瞧了一眼，也沒心吃。他閉着眼皮，想着他斷了的脚，覺得這種痛苦實在熬不住，不如死了的好，便越想越哭，只等看護的人來。走到他面前，嚇他說，「不要哭。再哭便斷掉你底脚！」他才以為他底脚還存在着；後來想到他不能自信，莫不是他再啼哭，便要斷掉他底別的一隻脚，因為他現在真不覺得他底傷了的脚是在身上。

他含着淚不敢哭，心理却是沒聲音地哭着。

他幾夜失眠，和熬着痛苦，倦得非常，不由地入了夢鄉了。他負着一個布的白書包，歡天喜地的上學堂了。他底兩隻腿走一步，跳一跳，像麻雀兒在地上尋米粒子一般。走進學堂門便直上課堂，那里正要上課的情景，坐滿一屋子的小朋友，阿毛，小徐，和鄰家的孩子，都坐在那里。一位矮矮

的，嘴上有笑痕的先生上了堂。他對佢們講他底校裏要大大的改良，採取新的教法，慢慢地把兒童公育的根基造起來。佢們都拍着小手表示贊成，他歡喜得眉飛色舞起來。不多一歇，他跟他到體操場，場上有新造的浪船，早有幾個孩子在裏面簸動着，佢底先生也竭力鼓勵着。他一看便一跳進了船，哪知道船一歇，撲通一聲，他便跌倒在地上。血浸透了衣裳，骨頭又徹心地發痛，他就哭醒了。

他底母親坐在他床沿上，沉憂看着他從夢裏哭醒。伊哀憐地說，「孩子，你可是痛得了不得麼。」

「不一定，媽媽，可怕的浪船，可怕的浪船！」

「孩子，你痛得我肉痛麼！不曉得幾時好咧！」

他抽着氣斷續地說，「媽呀，你看我底一隻腳斷了怎樣？我就是好了，情願不再看見那個浪船！」

伊掀開了被，看一看他綁好的腳。告訴他腳並沒有斷掉。他只是閉着眼，顯出不相信伊的態度，仍舊默念着切斷了脚的恐怖，永遠地恐怖着。

三月十八日在兄寓

## 熱

熱！熱！

哎！熱死人了！

一百多度了，再熱下去，怕寒暑表都表不來了。

溫帶這樣，熱帶又怎麼樣呢？

再說，現在才一個太陽，堯時十個太陽又怎麼樣呢？

不然！天文家說，空中有無數太陽，何止十個？怕都在那里助威哩！

請后羿來，先把這近的太陽射落！那些遠的，暫且不要管罷！

后羿射日的地方，你們知道麼……不知道……就在山西屯留縣，直到如今，那里一年總是

清涼的，因為太陽怕后羿底餘威，打那里過，自然斂光不敢熱，

說這些風涼話，濟甚事！扇子！扇子！

你也來了。快脫衣裳！

哈哈！一羣赤膊黨！

胡說，甚麼拆白黨？

哈哈！人家說的是赤膊。

呵！說光脊梁麼？這怕甚麼？

不雅觀！

紳士眼睛，看見那些黑赤膊，覺的不雅觀罷！若是把他們底姨太太們擺在門前，學一個西歐式袒衣禮，露出雪白胸臂來，包管雅觀。

真的。紳士房中，四壁掛着裸體美人畫，却排斥赤膊，說有碍衛生！

自然！那些窮人，連幾個銅板的洗澡錢，也是沒有，脫了衣，免不了有些汗臭。赤膊還不中用，要剝皮噬！

用X光線，把皮肉一齊照脫，單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一定透風涼快！  
理學家底大發明！

還不如弄一個蓋天的電扇，懸在半空，轉起風來，廣扇天下，熱人盡歡顏！  
不要這麼費事。請莊子說的大鵬來，振起垂天雲的兩翼，在空中拍一拍就好了！  
空想！我說先把各街透電燈上加起風扇來，也就好了！

呵！風來了！天然風扇，阿彌陀佛！

你看，好容易盼到幾絲雲，却被風吹散了！

會記那年西北酷暑，空中單有片雲，便被風吹去。人傳說風婆要嫁雨神，雨神嫌伊風狂，不允。風婆大怒，教那雨神永遠與不起雲來。

編到你底神話裏好了！

希臘神話中，說太陽有個兒子，偷乘他父親火車，顛覆下來，燒死下界許多人，他自己也死了。不知太陽還有兒子麼？怕又在那里翻弄火車哩！

好好一陣風，被你們一說，又停了！熱！熱！

到北冰洋去避暑好囉！

到廣寒宮去更好！不然向水晶宮裏去！



深山古洞裏也行呀！

「滅却心頭火亦涼，」靜坐息心，便可「鑊湯避熱！」

不成！不成！真是大宅！

大和尚講「入夏自恣」也只能作露體羅漢。某禪師說，「人道北方寒，我道南方煖，寒煖不知人，窮人知寒煖。」你道富人爲甚麼不知寒煖？

那還用問麼？冬天有狐裘，有火爐，夏天有冰桶，有電扇；出門坐汽車兜風，回頭大餐館吃冰其淋。怎麼……

有個朋友，說前多年，沒有電扇的時節，他同幾個闊人，到妓樓打牌，一人後面，坐一位姑娘搖扇；他便口占兩句道：「勞卿纖手揮蒲扇，四座風生六月涼。」大家讚他那個勞字，有點「人道主義」……

嗟！現在講「人道的，差不多是這樣子。口裏念一首「鋤禾日當午，」唱一曲「赤日炎炎似火燒，」便算知道農人辛苦，全是曹子建底貴族平民式。甚麼「狐白足禦冬，爲念無衣客」那麼一念，便教窮朋友感激零涕了。

不錯那一天，看見一個包車夫，汗淋淋地拉他主人過一家冰舖。那主人喝令停車，進舖吃冰，車夫舉起衣襟拭汗不乾，匝了片時，忽見門簾開處，有人送一杯冰水出來給車夫。那車夫底感激情狀，真是形容不來，差不多要三跪九叩感謝隆恩裏。

你真說，這坐車的算有良心哩！真有不顧車夫汗流浹背，只管催快走的。

張長李短管他作甚？自家還熱不了哩。

真熱的「發昏章第十一」

還不如說些風涼話哩！

涼涼去罷！

哪里去！

野外去！

大家走！

你瞧。那一片森林，不是隨風點着頭，迎我們到那里去避熱麼？

呵，月兒也上來了！

好風！好風！

（覺悟）

## 偷鷄賊

許傑

太陽剛走過天中，早晨洗了晒着的單衣服都已經燥了。這是春暖的時候，孩子們都脫了外面的大袍，留着一身小短襖，在太陽底下，拾來路多破碗蒂，做「做羨吃」的遊戲。門前的一株老樟樹，在醉了的葉片當中，長出如筍的芽苞來，於是把它們這些專門吃酒而醉紅了面的老舊推了下來。它們自己的命運不濟了，便早在樹上寒心吊胆，奮起地飛落，向這班可愛的小孩們乞憐。春影是一個比較大的女孩，伊見這一陣風過，竟然撲下這許多紅來，心裏就想着伊哥哥去年做的「樹叫叫」，吹來倒還敵得過竹喇叭，便去拾幾瓣大而沒有疤痕的來，用手捲好，放在口裏，果然嗚嗚地響了。這一來，就引起同班的小孩們全力的注意，大家拋了「做羨吃」而向春影討「叫子」了。這時伊忙得不得開交。

一個臨溪的村莊，高低的屋舍，用錯雜的樹間着，小小的溪流，在前面石礫上走過，在他們的

屋外先留着一個草壇，其次就是一灘圓圓的像雞蛋大的石礫。在這平坦的草壇上，立着幾株巍巍的老松，它的樹枝的手，也曾互相握着，或者撫摩着村舍的屋背；——雖然它們的下面，看去是遠遠的立着似的。村人們的牲畜，尤其是高冠的紅毛雄雞，和黃的花的草雞，每每成羣地在那些旅行，游牧，或為決鬪。而它的空間，却又是養者一團的新鮮空氣。那灘圓圓的卵石，是被水的力氣洗之又洗，磨而又磨來的，所以非常清潔而可愛。村中婦人和少女，在這春暖的早晨，都提了衣服，經過這鋪着綠氈的草壇，穿過走上沙沙然作聲的石礫，就跪在那臨流的激水旁邊洗着。伊們洗好了一件，就順手晒在這石礫上面，伊們知道，在這太陽底下的石礫，是很容易使衣裳快燥的。

年來比不上以前，晒在溪灘的東西，一不小心，就有被人家擄去的危險；因此，伊們在洗好衣服回去的時候，就叫孩子們到戶外太陽下遊嬉，一面就看守灘上的衣服。

是兩天以前的事吧？一連幾日陰雨，把村裏的悶得怪難過的。他們並沒有多大的房舍，他們半時的游息，總是在這養着清氣的大自然中。現在既然封閉了他們的遊戲場，而且弄得房裏也如種濫田似的。他們沒事的時候，只有關門坐着，甚且把天天要出去遊牧的雞母和雞公，也關起來了。這一天早晨，四面的陰雲在走動，團團的濃霧，也漸漸的移至山尖。在這走動的雨雲的空隙

中，忽然現出可愛的太陽，在東橫山的樹上，不禁大家都喊出一聲熱烈的口號說：「今天會晴了！」這半露面的太陽，增加上人們多少的力氣，在他們這頹喪而萎靡的當中。他們都把小小的門和平常不開的窗打開了，透進一點絲絲的風。他們體貼着母雞和公雞的心理，放它出去旅行，到屋外的草壇上去獵那它幾天來留着的食物。可是不多時候，又一陣風起，把陰雲覆了轉來，太陽仍舊被藏匿在它的裏面，使他們失望，而且證明他們的口授的知識，「太陽出來早，是不會晴的。」接着又是絲絲的細雨，他們就覺得有一點冷氣，附着在雨絲裏，落下來在空氣中蕩漾着，透入他們開着的門，而到他們的身上；於是他們又關上了門，仍舊心裏掛上百二十斤的閘人，坐在室內談天，或者做一點瑣事。但是他們的雞，却在悽風慘雨中，過它的荒郊生活，他們却忘掉了。

天雨又停了，可是總覺陰慘而低下。忽然在這遲疑的空氣中發出一種驚詫而爆發的聲音，在這聲音裏，分明是求救的態度，接着就是母雞咯咯聲了。於是大引起他們閉着門而談天的靜默的驚異，這自然又是近日變壞的，前村老五的兒子後門偷雞了。

對於村人們，這就如一個炸彈對於軍人，一點熱水對於螞蟻，他們都蜂擁地開了後門，拖着托托的木屐張皇地出來。但是等他們出來的時候，母雞們驚詫而求救的呼聲，已經和輕烟同化，

而它們自己仍舊一步一步走着覓食了。他們看看沒有一個人影，想偷雞賊總已經見人來了逃去。他們「粥，粥！」地呼了幾聲，各自把各自的雞數着；還好，都沒空少去，於是大家放心了。

他們出入屋內，就開始談起老五的兒子阿富來。

『人真足不可相信的，阿富竟會做賊！』

『他做鞋，做得很好，是一個上等老師哪。』

『我那天在楊柳樹叢的路岸遇到，我真認不得他，一頭茅草樣的頭髮，豎起好像活鬼，一件破了的絮短襖，大襟的鈕珠也不扣，下面就用一塊麻布片綑住；在豁着大襟的胸口，很能看出多時不洗的赭色的肉，的確是和頭頸面部相連的。我真認不得他了，變了一身的賊相；倘使在深夜遇到，人還被他嚇壞了。』

『聽說現在他每日都倒在老九的烏煙館裏，雞偷一只來，就問他兌烏烟。』

春影的母親，聽見伊丈夫和他兄弟說至這里，就插着說，『所以現在，我們早晚都要當心，那天三姨那只雉雞斑的大雄雞不見了，就是他偷去的。』——那只新雄雞，纔大得多少，討人喜歡，

「我昨日冒雨走至桃溪，正元表兄對我說：『這幾日大賊阿富時常在你那邊走呢！』我說：『他總識得死活，在這一帶鄰近的村莊，總不應那麼弄哪。——雞窠前的蚯蚓，要搜完的。』他說：『這個貨，他若曉得這些倒好了。』他又這樣鄭重地把他證實，但是我臨走的時候，却說了一句：『我們總心當一點好。』」

春影在伊母親旁邊，聽着伊父親和叔叔的談話，心裏就用伊父親說的形容，組成一個偷雞的大賊阿富。

第二日又過去了，雖然全日沒有雨，但是不曾見過一面太陽。在中飯的時候，春影的隔壁住着四姊妹的母親，又發見了一只黃草雞，不見了。這只母雞已經養了兩三年，很會生雞子，而且又生得比別的大着許多。伊很是可惜，甚至在什麼時候不見了都不知道。伊想着，而且發急地說：『倘使還沒有殺，我還可問他買回來。』

這樣，在這小小的村莊，已經像一塊細石投入池裏，早漾遍了全境。

今天，當春影在做樹葉的叫子的時候，忽然在伊的眼角上走過一個偷雞賊阿富，伊轉眼看時，原來是一個真的阿富，伊心裏就害怕的發呆了。『我去叫爹爹來吧！』心裏正想着，他已過去

了。伊跑得氣喘喘地去叫，『爸爸！偷雞賊啊！』

『在哪里啊？』伊母親在屋裏應着。

『走後門過啊！』

接着，就在前門嘈雜成一片聲音！「不要響不要響——在後門——你截住丁家弄去……」  
『許多的無條理的聲音，也在這嘈雜中伴着。』

於是，春影的父親，追出後門去；伊的叔叔，追向丁家弄；還有對門的二伯，隔壁的小南，以及苗春的母親們許多的村上的人，都驚動着了。可是等他們出去的時候，偷雞賊的蹤跡早沒有了。他們又追究地問，『賊走哪面去的？』於是又向東追上幾步，但是也沒看見。究竟春影的叔叔，是奮勇點，他一直追到村舍的盡處，那邊長着可愛的密叢叢的綠柳，才轉了身，打前面的大街回來。但是春影的母親和苗春的母親，以及許多村裏婦人和小孩，多探頭探腦地向東望着。最後，他們都只有失望地回來。而春影的母親，還認真地問伊女兒，『你真有見賊走過嗎？』

『我看他走這里過。』春影似乎有一種難堪，恐人家不信任伊的話似的。『我看他走這里過，我立即來叫爸爸，他走那邊屋角轉灣了。』



這一來，又把村裏的人心，攪得起皺紋了。然而孩子們做的「做羨吃」和「樟樹叫子」早被它打破了。

一連的三四日，都是沒有什麼。他們除了苗春的母親，不把伊雞放出來，其餘都照常放出來。但是他們時時留心，比看守什麼敵人來襲擊還要當心。四天以後，他們的心，又懈了一點，偷雞賊的聲浪，也冷了一點，但是第五日，又有人在村前來，說這幾日，他們的雞，又被偷去不少；於是又把他們的心提緊了。

苗春的父親——新哥——是一個做旱煙的工匠，他平常是不大回家的。他是一個壯年，力量很大，因為稍受過一點教育，所以在平常交際時，都用拳頭做他的後盾。這一天，他從城裏回來，聽到村上的「雞戒嚴」就有些技癢，

是傍晚的時候了，太陽躲在淡雲裏下山，不過在淡霞的邊緣，加上一根鑲金的線。橋邊的嫩柳，也變作深綠而至黛黑，在那邊不自然的跳舞。橋下的流水，仍是涓涓的流過。橋上的行人，早已稀少了。一霎時的瘦長的人影，映到街上談天的幾個人的眼裏。

他——新哥——是一個眼快手快——而且腳又快——的人，見道人影向南一斜，來得有

些可疑，遂拔起脚，往屋弄追截。果然，阿富還沒有走到他面前，他已經看清楚是阿富。

「你那媽，阿富，現在來了，要你不要在鄉村弄，你要……主任！」

「喂！新哥！我們難道不曉得要這個樣子？」

「有啥叫『這個樣子』？吊起來，快把我村裏這些雞賠還就了。」

「冤枉！我……」

「你！」他就追上去送他一個巴掌，順手就抓住他破碎的頤下的衣襟。

「沒有話說了嗎？新哥！」

「有話說，你只要把雞賠來。」

阿富見他來勢洶湧，心裏想着，在他的村外，總是弄他不過的，就順手拿出裝在破麻布袋做的圍裙裏的大黃草雞。

「新哥！你拿去吃吧？」

「拿去吃？我要你的！」但他的目的已達了一半。接到又說：

「還有。」就在他的身上分出一只手來去探他圍裙，阿富見他手又來了，更加來得退縮；終

於被他的手在裙面打着大而肥的感覺。

「這不是嗎？」

「分一只還不夠嗎？」

「夠了，夠了，快拿出來，放你。」

阿富沒法子又只得拿了出來，「那我今天不是連夜飯都沒得吃了嗎？」

「誰管你呢？」新哥說了這句話，順手把阿富一推，看他走得遠了，自己才拿着兩只奪來的雞，在暮色侵人的晚景中，繞着道走回家去。

這事誰也沒有知道，當晚他們一家就吃雞肉，還是明天苗春，在樟樹下遊嬉的時候，才對春影，在無意中請了出來的，伊誇口說昨夜雞肉好吃，然而伊已背了伊父母的吩咐了。

## 胎裏僵着的自由

大白

人們在地球上徧找「自由」，正像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的幾個觀星的博士似地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其實『自由』還沒有墮地，還在他母親懷着的胎呢。

自從一個名字叫做『不該』的伊和一個名字叫做『干涉』的他結婚以後，伊從人們底預期裏，早知能養下一個好兒子來，叫做『自由』的。不久，伊果然懷了孕，伊很歡喜，就把『自由』預定作這未來的兒子底名字，雖然他很不願意。

可是一月，兩月……十月，一年，兩年……若干年，伊老是懷着孕，不曾分娩。躲在胎裏的『自由』彷彿知道他父親很厭惡他似的，總不敢鑽出母胎來。

於是『自由』底名字，雖然早在地球上被傳遍了；『自由』底軀體，却畢竟不曾產生。

『干涉』本來是一個多妻的男子；他曾經買了一個名字叫做『不敢』的女子做妾，養了一個兒子，『干涉』很鍾愛他，因為他很蠻橫，不但能夠幫助『干涉』，有時還有可以稱為跨灶的舉動，從他個人本身底行為看，很容易被人誤認為『自由』的。

『干涉』還有一個外室，名字叫做『不遭』，也養了一個私生的兒子。雖然『干涉』忘記了——也許是不承認——是自己底兒子，可是人們都知道他是『干涉』和『不遭』底私生子，他是個不會受到拘束的放浪的小孩，父親既不去管他，母親又是個隨隨便便的，所以也很容易被人誤認。

爲「自由」的。

人們正在徧找「自由」哩。有幾個觀星的博士，依着自由之星底引導，向「干涉」在着的地方找來。自由之星，在「干涉」住所底上頭停住了，於是博士們知道「自由」準在「干涉」底家裏。仔細打聽，知道「干涉」有一個妾生的庶子，和一個外室生的私生子，模樣兒，性格兒都很像「自由」的。就大大地歡喜，高喊道：「找到「自由」了！」「自由」給我們找到了！」

這個消息一傳出去，慢慢地使地球上的人們都聽到了。於是都發狂似地喊道：「找到「自由」了！」「自由」給我們找到了！」隨即成羣結隊，潮湧也似地齊奔到「干涉」家裏，來瞻仰「自由」。其中也有認定蠻橫的庶子爲「自由」的；也有認定放浪的私生子爲「自由」的；都各依他們所認定，分別俯伏着，拜「耶穌」似地拜那兩個小孩子，都以爲「找到「自由」！」「自由」給我們找到了！」於是這兩個小孩子，同時得了「自由」底尊號，各受那自己一派信徒底崇拜；連「干涉」和「不敢」，「不遭」，也出其不意地做了「自由」底聖父、聖母了。

這時候，只有伊——「不該」——在那里暗暗地嘆道：「可憐的，盲目的人們，「自由」還在我懷着的胎裏，不會產生呢！他們哥兒倆，不過是一個從「不敢」「干涉」產生的強暴的「自由」；一個

從「不遭」干涉」產生的微倖的「自由」罷了！唉！「自由」不會產生，無怪假「自由」在那里被誤認而猖獗了！

伊雖然只是暗暗地嘆着，却被冒充「自由」的小兄弟倆竊聽了去了。他們開始協商了，齊聲說道：「佢們仗着模樣兒，性格兒都有些和「自由」相像，被人們誤認了，得了「自由」底尊號，分領了若干的信徒，各受佢們底崇拜，由着咱們肆無忌憚地任意胡行，何等快活！何等幸福！」

但是這全虧真「自由」不曾出世啊！如果伊胎裏懷着的真「自由」產生了，咱們還能僭竊這「自由」底尊號嗎？這總得想個法子才好啊！於是哥哥——強暴的「自由」——說：「依我說，沒有旁的法子，只有殺了伊，或是用藥墮了伊底胎，把他根本解決了。」弟弟——微倖的「自由」——說：「不，手段太辣了，想個緩和點的法子吧！我以為不如弄點緩產的藥，給伊吃了，使伊懷着的胎成了僵胎，永不會產生，也不至於墮下來，咱們可以不負殺人、墮胎的責任。但是他們倆終於各執己見，所以這一度協商，沒有同意的決議。結果，分道揚鑣地各自實行他們底主張。」

殺過救了；墮胎，得解了；哥哥根本解決的計劃屢次失敗了。不知是伊底幸運呢，是未來的「自由」底禍命？

可是月、兩月……十月、一年、兩年……若干年，伊老是懷着孕，不會分娩；『自由』老是躲在胎裏，不會產生；大約弟弟緩和的法子有效了。

『自由』還沒有墮地，還在他母親懷着的胎裏僵着呢；地球上渴望『自由』的人們，却都以為已經找到『自由』了，其實，佢們只崇拜了——

從『不敢』干涉』產生的強暴的『自由』，

或是——

從『不遭』干涉』產生的微倖的『自由』；

畢竟不會我到那——

從『不該』干涉』產生的真正的『自由』。

（覺悟）

變了

庸父

王阿武底兩隻手一雙脚，今天也和五天來一樣，入了安閒鄉裏去了。他斜着笨大的身體，坐在矮而且小的一張棹子側邊，左手靠在棹上扶着半倒的頭腦；右手貼在伸得壁直的兩脚中的

一個腿面，眼睛斜瞧着門外雙舞的蝴蝶。他那七十多歲的母親和九歲的姪兒擁坐在黑暗角裏，無聲無息地陪着他，少的剛才哭泣，老的眼眶邊還凝住着淚。

阿武今年才二十五歲，七年前就在顧東家俗名叫作活閻王的家裏開始工作了。直到如今共計八年，只要出門一步，或手拿鋤頭，或肩挑箕畚，誰也知道他是同顧家作事了。這八年間，他雖然天天辛苦，然而全沒一點成績，除了鄉村間個個給他幾句好話以外。這幾句好話是：『王阿武真是個好人，又忠厚，又能幹，又有耐性，又不偷懶，他對於朋友極是老實，說話很溫和，他應承了的事情總會辦到；活閻王的家產，簡直是他和那頭老而且瘦的牛兩夥兒弄成的。』現在說他的，比早先更見多了，惟一不說而且不相信這幾句話的人，就是他底東家活閻王，活閻王有時還要很很地罵他。他呢，却全不計較。阿武每逢初一十五，回家一次，拿得到錢時，就送給母親，拿不到錢時，也照常要到家一次。時間必定在傍晚，一到了家，必定站在旁邊和母親作很久的談話，相別後除有要緊事件，必要在十五日以後才能到家。

今天阿武爲甚麼青天白日坐在家裏，一句話兒不和他母親說呢？原來他底東家活閻王已經和他算帳五天了。他因他母親底老病不久又發了一次，把工錢支空了一些，所以如今雖算結



賬，拿得的錢也只吃得十多天，如今已去了一大半了，加以自己又在家裏，怎不悶氣，況且這次算帳，可比不得從前了。從前雖然停歇過幾次，却因事情不大要緊，顧東家能夠回心；這次爲那十多年來的一頭老牛失了，沒有找到，事情大得不得了，自德不得回頭。阿武爲着這點，氣悶在心，話也不愛說了。他母親自然也是同情。他姪兒原是小孩子，專愛玩笑，却爲了婆婆叔叔都在愁悲中，就笑不成了。

阿武在外面找了幾天的工作，總遇不着機會，所以更見納悶。昨天住在他左隣の陳安星說，某處鷄子，扯得很空，叫他借筆款子，去作這項生意。今早他到什麼親戚朋友那里都問過了，素來不大有錢的，固然說是沒有；就是那些稱做財東的，也推得乾乾淨淨。阿武忠厚不過，全不暴躁，只坐在那矮而且小的棹子側邊生了根似的動也不動話也不說。

忽然鑼聲轟轟，喇叭笙笛，也一齊響了。阿武移動身子到門外去看，見東邊路上，遠遠的一大隊人中間，擁着一頂花花轎子，後面鋪蓋箱籠抬得無數，知道是某老爺家裏喜事。阿武陡然驅進記憶中去了。此時面目也完全變了，他站着呆呆地想：「父親在世的時候，常常對我說：活閻王始初也是個窮漢，也同別人作工，後來因爲偷了他東家兒子新房中的東西，逃出外鄉，才有這點本

錢，現在竟發財了！人家雖然知道他那一會事，却誰敢說他半個壞字！今天某老爺家作喜事，莫非就是發財的機會麼？」一會兒，他面色又變了，露出一種懺悔的神情，心裏想道：「這是世界上人所不齒的事情，我固然是窮，究竟不甘作這等無恥之事！」一會兒，他又哭出來了。「別的方法，一些也沒有；老母幼姪難道餓死不成！」一會兒，他面色稍平復了，他心裏想道：「做他一次罷，下次再不做，諒也沒有什麼要緊；況且如今就能作生意去，將見由本生利，將利轉本，本利迭生，也不消再作這樣勾當；就算如今知道，同如今活閻王一樣，誰敢說他？」阿武由是決定了，提起精神，回到家裏去了！

阿武底母親看見伊底兒子面色慘白，還帶着驚恐的餘味，跑進屋來，輪動笨大的身體，很忙地左右走動。問他，爲什麼緣故，他只說有了好的事情了！再不接說下去，伊是個不甚愛管閑事的老人，也就得聽他去了。

翌日下午，阿武負着米提着菜，再搥了四隻一把細着的老鴨，遠遠地轆過來了。伊在門外接着，驚異得甚麼似的，以爲今天爲什麼有這等命運，竟享到有生以來未曾享過的供給呢？莫非是幫別人拿來的麼？阿武走進家來了，對母親說道：「阿媽！孩兒昨天在朋友處借得本錢來了，明天

能去做陳安星教我做的那種生意去了。現在米也買好了，這四隻鴨兒是我特地買來，把老娘底病體補益補益，以後也還有再買錢，老娘也不必減省，免得常常害病。日用的零錢在這里，下餘的孩兒帶去做生意，大約二十三十天總可回來，老娘放心罷。」伊聽完這話，真不知是歡喜呢還是悲哀。

阿武出外十多天了，全沒音信回來，他母親對着慘淡的燈光，無精打采地掛念着，只聽得敲門聲響，伊急忙過去開門，一壁問道是誰，一壁心裏跳着。門開了，走進一個和阿武年紀不相上下的男人，那人一進屋來，便問道：你老太太敢是王阿武底母親麼？我是同阿武很相好的，當我在家的時候，他和顧財東家作田，我們是時常會着的，我叫作蔣德恩，家裏在青峯寨脚，這回是從朗殿墟走了三天的路來到尊府，專給老人家送個信的。請你老人家好好坐下，待我告訴你罷！

這時阿武底母親滿肚子懷疑，心裏有點兒着急，只得坐下聽他說話。

蔣德恩這時頓然換了一幅臉皮，用很悲哀的聲音向伊說道：「我在東家那里聽說朗殿墟有個遠方商客叫作王阿武的，折了本錢，同住的給他伙食盤纏，叫他回家，他看見同住的多錢，把他謀財害死了，現在被捕獲了，監禁在縣署。這是何等駭人的事呀！我忙到縣中走了一遭，剛回家

裏，我底朋友私自對我說道：「這事我探得清楚了，那被害的人並不是阿武殺的，殺他的是他底隨人。那隨人探得阿武賭盡了盤纏，又看見他偷了一些主人底銀錢，要去翻本，便謀害了主人，藏了贓物，超過短路，扭倒阿武，從身上搜出賊贓，就加他以謀財害命的罪狀，把他關到縣裏去了。」

：蔣德恩說還未完，阿武底母親忽然兩眼直視，兩隻手用力一握，大咳一聲，仰明倒在地上。？鄉村間個個都說：「這是十分可悲的事呀！王阿武活不成了，他底母親還活得成嗎？我們想不到像王阿武這樣的人，送了自己底命不夠，還要害死他底母親。真奇怪呀，從前王阿武在顧家的時候，怎樣令人稱贊，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怎知道一個人變起卦來，就這等不同呢？」

然而也有些人說：「王阿武到底是個好人，他這回千辛萬苦從朋友處借來本錢，圖謀生活，也只爲着怕餓死了他老年的母親，幼年的姪兒！如今忽然失了，沒有錢來還給朋友，如何對得起人？而且再也沒有法子可以謀生，餓死了老母幼姪，如何是好？賭錢哪！作賊哪！實在是忘其所以然了！」

「餓死事小，賊（！）是無論怎樣也作不得的！照公道說來，這事固然冤枉，賊仍然是不得不辦的。」這樣的批評，社會上都公認其爲最有價值，而且最占多數。王阿武究竟是了！（覺悟）

## 臨去的奶娘

蘇兆驥

利剪一般的東風橫過着寂寞的街巷，幾盞暈黃的電燈照着這可憐的靜夜。巷裏的人家都關上了門，沒有走路脚步可以聽得，只有賣餛飩的竹管子不斷的奏着不變化的單調。奶娘張嬌嬌在平時早已睡覺，今天却呆呆地守的從窗角透進來一片慘淡的月光。

月光雖是朦朧，却能辨得出伊坐在一張掛着白帳子的床上，床裏面睡着伊給奶的孩子——六歲的孩子，他睡得臉色發紅了。伊底愁惱的眼光直射着他底嬌憨的睡容，儘嘆着氣。月光漸漸兒移到床邊，像要探伊的心事似的。伊沈悶着自念道：『這月亮怎不被烏雲遮了，難道沒有雲麼？我願伊不照見孩子的臉，我不願。』

這真奇怪，伊竟嫌惡這可愛的，愛過的孩子！確是第一次，伊說這樣厭惡的話。昨天夜裏，伊還摟抱他在懷裏，吻着他的小嘴，和唱着伊創作的催眠曲的。不信伊的心腸變得這般快的。但伊明明舉起伊的粗而有力的臂膀抱着了頭，不耐煩得什麼似的。

伊把身子靠着床架子上，張着眼，注視着帳頂。伊底一身熱血，被女主人三五句話壓得冰樣

的冷了。

今天晚飯前，女主人在廚房裏，低着喉嚨和伊說，「奶孀孀，阿毛長得這樣大了，他爸爸就要送他上學去。明天你回家罷！」伊聽了，一時說不出什麼；恰巧阿毛在身旁急道，「不，阿媽走，我也同去；讓姆媽一個人在這里。」奶娘看孩子臉上充滿着驚懼，一隻野兔般的眼珠轉個不定；等着伊發個同意的回答。女主人皺一皺頭額，假笑道，「你就跟阿媽同去，我不要你了。」阿媽也強笑着，「小心，你真燥，我終不肯離你的。」說罷，把嘴送到他鼻子上，他才開口笑了。

伊在他出娘肚子的時候就到這里來。伊斷了自己十個月的女兒養命的糧，給他盡量吃。只爲着幾個撈什子錢，便忍心做了個很毒的娘——伊底女兒十個月就有奶吃，被拋在家裏，給種田的爸爸照管，不到三個月，因爲喂麥麵，半飢半寒地害了五天病死了。後來伏侍他嘗盡了辛苦，一天長大一天了，伊便忘記了是人家底孩子，孩子也簡直把伊當娘了。原來母子的感情，不僅懷着孕便算慈愛，出世之後就要認定給母乳汁的是世界上第一個愛人，無上的恩主。伊癡想着現在伊該去了，該捨這孩子去了。這是社會定的法律，不能抵抗；但伊却捨不得斷了伊和孩子的愛情，無論他能感動着，或是不能！

「噹！」壁鐘敲了兩下，警告着夜深了。

這時候月光正照着孩子的面孔。他正微笑，再三地微笑；不知春夢婆給他什麼快樂的消息？伊好像吃了麻醉劑似的，昏昏沉沉地坐着。伊倚着床架子，伊底曲了的脊骨仍是僵僵着；這弓也似的小羊，便表示伊背孩子的成績優美了。伊偶爾注目看了伊一眼，便把頭轉開去，怕看這個不解事的小羊。淚珠兒不能遲延了，禁不住溜出伊底沒神的眼眶，流到伊底憔悴的頰上，更滴到伊底藍布的棉襖領頭上。

孩子翻了一翻身，從被窩裏伸出雪白的小手來圍着伊底枕頭，緊緊地抱着，好像慣抱的阿媽底頸骨，熱情地偎傍着。這個情景，伊完全懂得，忽然放聲哭了。夜色岑寂極了，伊啜泣的悲聲，夾着伊啞的怨訴，隨着東風傳到巷內的十幾個人家。

伊這哭樓上人驚醒了。

女主人咳嗽着，伊底丈夫帶着鼻音低聲說道：「阿媽怎的哭了，你聽得麼？」伊嚴肅地答道：「沒別的，我今天晚上使伊明天回家去的。伊在這裏，穿不焦，吃不愁，回去怕不忙得像個皮猴子。咧。人失了事情，都是苦惱，我家孩子現在又不吃奶了，不是個現成福麼？」佢們不耐聽這嗚咽的

哀關便把被頭塞着耳朵，又呼呼的睡去了。

伊的房和佢們只隔着一層樓板，便和隔着一層天的差不多；伊底哭聲，誰領略得伊底心情，更有誰理會得伊哭了一會，生怕驚壞了孩子，隨即咽了氣，收着了淚。

伊想閉着眼休息一刻，哪知道伊精神抖擻地不覺得倦。伊便爬下了床，摸着床頭一張桌子，尋着了一盒火柴。伊點起了石油燈，燈心噴着墨色的烟，把燈罩上半截薰染得像紗廠裏的烟囪，模糊的光照見伊的蓬亂的頭髮，淚濕的眼皮伊的局促的影子似乎在牆壁上挪掄。伊拿了燈，左手遮着向孩子一面的火光，提着脚步走到一只木箱子面前，把燈放在矮竹杌子上。箱子上有個孩子沒吃完的蘋果，伊隨手拋開了。伊開了箱子，搜出伊底舊布衣裳，摺疊了一回，包在一塊布包袱裏，祇有一雙紅綾鞋子留在杌子上。這鞋子是伊費了幾個半夜工夫做成的，給伊心愛的小阿毛的。月兒已不見了，伊熄了燈，屋裏四邊漆黑。

伊坐上牀打了一個盹，被雞叫醒了。晨光上了窗子，伊匆忙的起了身，把那紅鞋子放在睡着的孩子的被旁，算是臨去的贈品，不一定想做紀念的。伊便提了小布包子，辭別了兩位主人，拖着笨重的脚步出了大門。

三月廿八夜完稿（覺悟）



## 阿美

趙景澧

少爺今天確乎有些怒了。他板了面孔對着王媽道：「你不做，我告訴媽去。」

不過除了阿美誰肯什麼事情都做呢？況且王媽年紀也大了，怎還能和小孩子頑耍，但是少爺却不能原諒伊，

當然，少爺知道什麼原諒不原諒呢？假使他知道原諒，

他也不會叫阿美什麼事情都做了。他現在不過幾歲。照僕人們稱呼主人的例，他祇夠得上稱一聲官。不過他是他母親歡喜人家稱他少爺。他自己，也歡喜爭一個少爺做。所以人家就稱他少爺了。

少爺是應該有少爺的脾氣的。是的，少爺除了書不要外，什麼東西都要的。他無論要什麼。就立刻辦到的。他的少爺脾氣發的時代，就是阿美倒楣的時候。他一天到晚發脾氣阿美就一天到晚倒楣因為阿美雖祇是一個十二歲的了頭，伊的主要的職務，却就是給少爺當親隨——二爺伊還不止做二爺哩。少爺是歡喜騎馬的。少爺要騎馬的時候，阿美就是馬。伊就得把兩手放

在地上，把少爺馱在背上，用手心和膝蓋抵着地；從房間的這一角走到那角，實在這馬太嫌低了。少爺騎上了，他的腳有時也抵着地。少爺的腳一抵着地，馬的進行也費力得多。不過伊是不許走得慢的。伊的常常蓬着的辮子，就是少爺的馬鬃子。馬走得慢，就得吃馬鞭子；這種地方，少爺都知道的。拿鞭子抽還不夠，少爺就拿他的小手掌，向伊的小臉上噙噙的打。這樣一來，伊當然要走得快了。但是快了又不好了。少爺帶着哭聲喊道：「媽媽——伊要弄我跌——」這時正吃着水烟的太太，把水煙管撇開了嘴唇邊，哼道：「賣坯——好好的玩玩，又鬧些什麼了？賣坯——你總是惡惡——賣坯——知不是那一世欠了你的債。」

真的，不知是那一世欠了伊的債，太太常常要爲了伊費力，爲了伊，太太常常要說許多話，常常要用盡氣力瞪着眼睛板着面孔說話。太太吃午飯吃得有些熱了，阿美並不知道來扇扇。於是太太發怒了。「賣坯——只知道呆立着，從不知道做事。看見人家吃飯，總不肯拿扇子給人家扇扇。難道定要等人家請的麼？」阿美學到了乖了。不過實在，這事祇多給了伊一種討債的資料。因爲到吃晚飯的時候，伊就又過去扇扇子，那時太太正有些頭痛，怎能不又費了許多力動一回氣呢？「人家頭痛，誰要你來扇？扇總是這樣的，叫你做一件事，總沒有好好的做的，不叫你做的時候，

却要你忙着獻勤，人家的了頭，教教總會些，祇有這裏的飯是吃在豬肚皮裏的。」

太太的話，在伊的小腦子裏，並不能留存幾時。惟有豬肚皮三字，却在伊的腦子上印了一印。因為有一次，王媽正在灶上熬豬油，伊立旁邊，王媽對伊說：「像你這樣無用的人，祇配養肥了，賣給人家煎人油去。」現在伊聽見了豬肚皮，就想起了熬豬油，煎人油。伊知道煎人油是和熬豬油一樣。那真一種不曾嘗過的難得的滋味啊——想到這裏，伊不免有些怕起來，幸喜伊自從吃了「大人家」的飯，一向還是骨瘦如柴的樣子，所以伊想那樣煎人油的人，還不見得要伊。無論如何，伊的恐懼存在的期間也是極短的。一會兒，伊又給少爺叫去伴着玩了。

少爺是將來要做官的，雖是現在年紀還小，不曾做過真官，却很歡喜玩玩官的把戲。現在他就在櫟子前面坐堂來了。「這官樣子倒不錯，太太靠在榻上笑着說，「不過犯人呢？」阿美」少爺說着，就把阿美拉到櫟子的前面立着。「這個犯人犯些什麼事呢？」太太蓬着眼，繼續地說。

「犯的……」少爺有些說不出了，不過記起前天隔壁陸家捉着賊，送到局裏去就想着了。「是賊」少爺說，偷了什麼呢？偷了……賊——你偷了什麼？少爺對了阿美問着。但是阿美都俯着頭，一聲不響。「賊？你偷了些什麼？」阿美向少爺望着，帶了一種似笑非笑的樣子，少爺耐不得了，

離開了案桌，跑去把手心在伊臉上拍了一下，仗着喉嚨說道：「問你偷了些什麼？」阿美縮着身子道：「我不會偷。」太太總是很會教的說道：「賊不打怎麼會招呢？」少爺捧了門門，向着阿美頭上就打，剝的一聲，阿美就哭了。太太喊道：「饒了伊罷——」王媽過來，把少爺抱去了。但是阿美的哭聲，却漸漸的響起來。終至太太忍不住起來，哼道：「還哭哩——又打痛了你了。」叫少爺給你打還了，好嗎？」

當然，少爺怎麼好給伊打還呢？況且，少爺說伊做賊，也並不曾就冤枉了伊。自從伊偷了少爺的糖吃了之後，伊的賊名就定了。太太是很精明的伊偷了一塊糖，就給查出了。當太太拿棒把伊打着的時候，伊也沒有什麼話說，祇一遍一遍的說「饒我罷——我下次不偷了。」問伊爲什麼要偷糖吃，伊說：「我見了糖，祇覺得非常想吃。」不過伊不會知道伊是不應該想的，伊一想，就做了賊了，太太更給伊加上一個徽號，叫伊「小賊」。

在伊得了這個徽號後不上一個月，張家太太來了。伊是太太的丈夫的姊姊。伊住在離這裏四十多里的地方，這次到這裏來，是專預備來住幾天玩玩的，伊是一般也很有錢的。在伊身上，滿露着「大人家」的太太出來「做客人」的樣子，伊的衣服並不很鮮豔；因爲鮮豔是不適于太太們

的。但伊的衣料，都非常考究。伊的兩手十個指頭上，帶着好幾個珠寶的戒指。太太見伊來了，很起勁的去歡迎伊。王媽媽見伊來了，極意的去奉承伊，準備將要走了時候。可以多賞幾個錢。阿美見伊來了，自然也歡喜，因為伊以為這位漂亮的客人太太，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常對着伊看，從頭上望到腳上，至於客人來了。自己的太太也要忙些，所以阿美也可以少挨些打罵，這是當然的結果。雖是在伊的小腦子裏，却還不會想到這一層。

張家太太住了幾天，有時也到街上去走走。到了第四天，伊預備走了，早上起來，却不見了一只金挖耳。伊在枕頭邊，被裏，地上，屋角裏，處處都尋到，却總是沒有，但是張家太太確實說，伊昨天街上回來時，那挖耳還明明在頭上的。太太也知道客人，太太不見了東西。當然，這是伊不能不查究的，否則人家心裏還以為主人窩藏著賊呢。賊麼？要祇是「小賊」罷？不是常對張家太太頭上望着麼？「今天張家太太房間裏除了阿美去掃了地，別的人都不會進去過。」王媽說。這樣，那話就更確實了。太太這次的動怒特別的利害；因為伊的可怕的眼睛的亮光，似乎比平常特別亮些。拿了很粗的棒，目不轉睛地對了阿美發出十二分有威勢的聲音道：「你偷去放在那裏？說出來不說就打死你。」阿美怎樣說呢？伊的頭倚着伊的手垂着；伊的臉帶着青色的臉，表示出腦筋的作

用停滯的樣子，伊的身子，漸漸的顫動了，太太的棒，開始向伊手上飛來，伊的手讓了一讓，腰裏就乞了一下，痛是打了以後必然的感覺，這並不是伊的最難去嘗試的事情，伊的最難的事情，就是要感到劇痛而不哭。但是伊終於哭出來了。太太說，「你哭嗎？」哭了，人家就會饒你的嗎？」接着的，又是一陣頭上的剝剝的聲音和身上的嘩嘩的聲音，張家太太說一只挖耳值得多少錢？不見了也罷了。嫂嫂何必這樣動怒去，饒饒伊罷。」但是對於太太的心裏，這幾句話的每一個字，都似乎有些刺痛的。伊的手機械般的舉着，阿美的皮包骨的身子跳舞般的動着。棒的聲音，夾着狂囓般的喊聲。棒聲停了，哭聲漸漸的低起來；哭聲漸漸低起來，夾着又是一陣棒聲。於是哭聲又大了。這樣的繼續下去，直到太太覺得三十分疲勞的時候。阿美呢，不知是因為打呆了忘了吃，還是吃不下；還是不願吃，就中飯、晚飯都不會吃。那晚睡了以後，明天就不會起來。現在伊正病着，伊的病倒也清閒的，因為從沒有人去擾伊，至於太太呢，也可以少費些精神。

祇自少爺因為缺少了一件不會有替代的玩具，不免常些動氣。不過當王媽對他說「阿美給你打得現在快要死了。」的時候，他倒也很曉事的說：「死了有什麼呢？我叫媽媽出幾個錢再買一個。」

(完)

##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久，便向我訴苦說：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卻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里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去，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奮游之地的緬甸，緬甸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緬甸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沉思了，似乎想要

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為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卻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卻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為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十幾個科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處所。

科斗成羣結隊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躡來訪他們。有時候，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道，「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常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鷄，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冷飯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

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羅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忽忽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啾啾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盤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絕無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

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 碧桃花下

胡山源

下午四點鐘以後，偷田跑工作完了，坐在課室前走廊下的矮竹椅上歇息。暮春天氣，挾着麻醉性，薰得人好不困倦！他手裏拿了一本牡丹亭，懶洋洋的看，太陽從西南角上斜來，他就移轉些椅子，面對了東北，將自己的影子，隔斷陽光，不使他直射到書上。他看了一會，將書掩在膝上，目注了左旁的粉壁呆呆的出神。粉壁不甚高，上面就是課室的窗子，旁邊在他的背後，是課室的門。忽然他的頭一仰，雙手抱了後腦，將背靠上椅背，面轉了東南向，遙對着八九步外的一株碧桃花樹，目不轉睛的仔細端詳。樹上的花還沒有開到一半，但是紅紅白白，夾夾雜雜，重重疊疊，已經絢爛至極點了；細長的枝子，宛如柳條，綴滿了花環花蕊，垂垂的四面張着。與樹枝相接，從課室東邊屋子檐頭的是葡萄棚，糾纏蔓延，正如碧玉繩，蒼龍鱗。近樹根的所在是含苞未吐的芍藥。課室前一

片廣場場與西南兩面桑園分界的所在，都有梧桐樹；枝端的嫩葉團曲得像一個一個拳頭，杈杈地立着。場與桑園的東面，就是碧桃花樹的南面，是一座空着的房子，在星期日作禮拜用的。沿這房子，就是一條磚石的甬道，通到前面圍牆的小門，平常大家都由此進出。甬道旁有一株綠葉成陰子滿枝的杏樹；甬道中有一座開始繁華的紅葭微架，宛如鋪着錦繡的凱旋穹門。這個處所，全體看來，真是一個小小的樂園！但是倫田此刻沒有氣力，更沒有心思，去賞觀別的，老只是守着這一株『銷魂花』。（明皇稱碧桃花爲銷魂花）恐他的魂真是銷了。

一個十歲的女孩子，梳着雙股辮，穿着粉紅灑花的長綿襖，條地從東面和課室一並的屋門中跳出來了；一陣狂奔，就撲到倫田的懷裏，騎上他的雙膝，將一雙小手穿在他抱頭的手灣間，扳了他的雙肩，頭低了一些，一副含着嬌囁的眼光，從長長的睫毛縫中瞟出來，釘住了倫田的雙瞳，紅紅的小臉鼓着。久久不作聲。

「先生——」過了一刻，伊低低的說。

「誰是先生？」

「不錯，是大哥，我忘了。大哥，走出去。」說着嘻嘻的笑了，又帶着哀求的聲口，抱了倫田的頸

項搖着，並反覆的說「走出去。」

「好！就出去！」倫田的興致忽然來了。他立起來的時候，把伊抱着向上舉了一舉，又輕輕的放伊在地上，然後再彎身拾了書，擱在窗框上，和伊攜手穿了薔薇架，過了杏子陰，一同走出去。走的時候，伊總是跳跳蹦蹦，甚至將他帶到路旁桑田中。他們向東走去，兩旁都是桑田，淡黃透明的嫩葉，別有一種新鮮氣象。走過了幾處人家，伊就將腳縮起，吊在他的臂間不肯走。他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就一笑的將伊抱起，伊用右手繞了他的頸項，下頷擱在他的右肩，右臉和右臉摩着，一聲不響由他抱着走。

「高詩——」他說。

「此刻沒有先生，那有高詩？」

「小妹妹，你大了亦要我抱否？」

「大了亦要你抱的。」

「今天你要那裏去？」

「隨你便，只要你肯抱我。」

「那邊有小鬼的廟裏敢去否？」

「有你我總敢去。」

「放我下來罷，那邊有一個熟人來了。」高詩附他的耳低說。

又攜手走了幾步，果然從左面桑田裏，走出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高詩遙遙的稱了他一聲「阿香伯」，又和他應酬了幾句，聽伊的聲口，老練得宛如交際的慣家。

阿香伯叫了一聲「先生」之後，漸漸走遠去了。倫田和高詩走到了一片開遍紅花的草田，就坐下來談着。

「大哥，這是什麼花？」

「我們那邊叫他荷花郎，不知你們這裏叫作什麼。」

「你看這地方好否？」

「好得很。小妹妹，我問你：昨天我散步回來時，見你立在課室前場上哭泣，我問你，你不作聲；爸爸在桑樹田中含了怒氣斥責你，我問他，他只說你不好，亦不說什麼原故，我很覺得難過，無趣；究竟爲的什麼？」

「你昨天剛走到牆門，我才看見，我要追上來和你同出去，爸爸突然喊住我，不許出來。他還罵我，說我不客氣，不知道理，一味和先生胡鬧；我又不能說你是喜歡和我胡鬧的。被他罵急了，又不得出來，只好哭了。他罵我哭，一直到他回來的時候。你問我爲什麼哭，我那裏說得出，你問爸爸，他那裏肯告訴你。我不曉得他爲何總禁止我下課以後不要到你的地方來，但我更不曉得我爲何偏要到你的地方來。昨天爸爸罵得我眞厲害——」說着伊又要哭了。

「好小妹妹，不要傷心，我來編個花冠你戴戴，你幫我採花罷。」倫田一面說，一面就立了起來。

「眞的編花冠給我好呀！」高詩破顏爲笑的跳起，搶着下田去採紅花。採花的時候，兩人隨便說個不住。

一會，兩人手裏的花都採得滿握了。高詩因爲過分用力，已出了汗，臉上紅得如胭脂着水，映着斜陽，分外鮮明。兩人又坐下，倫田先叫伊捏牢了編花瓣起首的頭子，將花一枝一枝添上去，打成一條一條的花瓣；然後將花瓣繞了幾週，成一花圈，再將柄長些的花去聯絡起來，成了花冠的雛形；前面又插上許多花，中間高起，兩旁漸漸低下，成了一座花峯。叫高詩自己去折了一朵金黃，

的菜花，高插在峯頂上，顛巍巍活像金絨球。高詩看編好了，樂得了不得，倫田爲伊戴在頭上，伊只是笑着，跳着，唱着。伊說可惜沒有鏡子，不能自己照見。

伊能唱許多歌，都是伊母親和姊姊教的，倫田所會的，差不多伊無不會，而伊會的，倫田却有些竟不會。伊已在倫田膝上教會他好幾曲。此刻伊隨便唱，將伊所能唱的都唱到，倫田在一旁拍着手和唱着。倫田有時還去抱了伊唱，抱了伊跳。唱着，跳着，歡樂得忘去一切，只知唱與跳。真正倦了，就在繁花成棚的草田上躺下。如此兩人或動或靜，過了些時，太陽已掛在西面的桑枝上了。

「小妹妹，回去罷，遲了爸爸又要說的。」最後，倫田在一次休息得很長久的時候說。

「回去就回去；但是，大哥，這花冠我可以帶回去否？」

「我看不要帶回去，家中不是戴這花冠的地方，不知掛在桑枝上，給太陽戴了罷。」

「太陽就要去了，還是送給半圓的新月罷。」

「很好。」倫田就去掛上了桑枝，然後抱着高詩回家。到了牆門口，將伊放下，仍舊攜了手同走進去。



倫田每天早上起來，在上課之前，必須要讀一小時的英文。一天，高詩在隔壁聽見了，走來，進他的房門，就學舌念着：「貓頭狗頭，鴨死脫頭。倭子瘡瘡，稻頭鐵搭。瞎七瞎八，纏裏纏夾……」反復不已。

倫田的英文讀不成了，笑問說，「你說些什麼。」

「我讀英文。」

「你的英文真好，我竟一字不懂。高詩，你真喜歡讀英文否？我教你，好不好？」

「我歡喜讀的，但是我不讀。」

「爲什麼呢？」

「爸爸說的，用不着讀，將來總是沒得讀的。」

「爲何將來沒得讀？將來你不要入高小，進中學，到大學去麼？」

「我不知道，但是爸爸說的，所以我就不讀了。」

倫田不知轉了什麼念頭，又呆了一會。

「先生，你讀，我很高興聽。」

「不讀了，九點鐘到了，同到外面上課去罷。」

倫田的寢室，就是課室西面一間屋的後部，和課室只隔一牆，有門通着。寢室的前面，是高詩父親宋先生的書室，門關緊了不相通的。寢室和書室的一間，與課室和高詩一家所住的四五間屋，都是一排生的。房子後面是圍牆，牆外是河，河外是墳場，無路可通。晚上倫田一個人讀書悶極了，就開了寢室的後門，向黑暗的墳場，呆立幾許時刻。他究竟想些什麼，連他自己也說不出。隔屋子的琴歌笑語，隨着微風，一陣一陣的飄送過來。他從來沒有在這個時候到那邊去過，只拘守着。他這斗室天地，有時不去立後門檻，就伏在案上哭一會。或者將項羽本紀高讀到十二時以後，或者將牡丹亭微哦到三更向盡。有激越的情緒就吹笛，有幽抑的思致就品簫，誰也不注意他，他也不注意誰。他是今年正月十六日來的，到現在每晚的生活，差不多總是如此。惟一的過客只有高詩；惟一的朋友只有高詩；惟一的伴侶只有高詩；但高詩不能常常來。

這一晚他在讀詩，燈光一闪，隨着「哈」的一聲，跳出了一個高詩。

倫田總也坐在床上讀書的，高詩將腳上的鞋脫了，就爬到床上倫田背後，用力拔倒了他，伸

手到他頸裏去呵癢。倫田忍着笑，將伊的兩手，一手握牢了，翻身轉來接伊在床上，反呵伊，伊狂笑着乞饒，只叫「大哥哥饒我，大哥哥饒我。」

「好麼，以後再敢如此否？罰你今天讀夜課。」

「不了。」

他就放了伊，仍舊將伊抱在膝上，指着面前的唐詩教伊讀：

「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映堤，等是有家歸不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高詩學着讀了一遍，已會讀了，然後倫田解說伊聽。伊說：

「這首我不要讀。」

倫田就換了一首：

「新粧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這首我更不要讀。」伊說。

「爲什麼又不要讀？」

「你的蜻蜓詩，不及我的蜻蜓詩好。」

「你的蜻蜓詩是什麼？」

「賴學精捉蜻蜓，捉了一天井，明朝飛得乾乾淨。」不更好麼？」

「你真是教不好的賴學精；你既不肯讀書，讓我獨自讀罷。」倫田這樣說，原是說着玩的，那裏願意高詩去，高詩也知曉他的意思，所以並不去。

倫田又取了許多雜誌出來，將其中的畫片指給伊看。看了一會，伊又生厭了，就指着桌上的花問是什麼花。

「紫籐花，是我前天在南河頭折回來的。你聞得香味否？可惜現在要謝了，我很後悔。」

「你一個人睡在此處，怕鬼否？」

「我只怕沒有鬼。」

「媽媽說，『先生很好，』叫小阿哥要用功讀書。」

「媽媽沒有叫你用功讀麼？」

「我自然也要用功的。」

兩個人嘮嘮叨叨，東西南北的亂談了一會，只聽見宋先生的聲首，在前面書室裏說：

「高詩，可以去睡了。」

兩人都嚇了一下，原來宋先生因為明天要講道，此刻正在預備，兩人早沒有知道，已放心談了一會。

「先生，明天會。」倫田為高詩著好了鞋，伊立在地板上，故意高高的說。伊走到門口，又回轉頭，用手向倫田指指，嘴一張，舌一伸，眼睛翻了翻，「噫」的一聲去了。

又是一個晚上，月光已圓了，從碧桃花叢裏穿過來，投在坐在廊下的倫田的眼裏。倫田自從月上就坐在這裏，看着月兒自牆頭探起頭來，爬上樹幹，踏着樹枝，鑽入花裏。花開得正旺，雖然地上已有一些落英，但這是此花參差開着的原故，這時並沒有到衰謝的時候，不過開得最早的落了一些下來。倫田在場上走了一會，吹了一會簫，又坐下不知有多少時刻了。花影月影，佈滿了滋潤的地上和粉壁上，他的座位却就嵌在這羣影之中了。

高詩悄悄的走了出來，坐上了伊慣坐的膝頭，低低的說：「大哥，晚餐吃些什麼？」  
「日中剩下的冷飯。」

「爲什麼不燒燒？」

「不高興多麻煩。況且我心裏沸熱得很。」

「明天我來替你燒。」

「……………」倫田不作答，只把伊抱得緊些。

「你爲什麼不到我們住的那裏來坐坐，談談，前星期日晚上家庭禮拜畢後，你講的故事，多少好聽；你常來講講，豈不甚好？」

「我不到你們那裏來，我歡喜一個人在這邊。」

「大哥，你已作先生了，爲什麼沒有師母的？」

「我還沒有娶妻。」

「爲什麼不娶？」

「我還沒有聘。」

「爲什麼不聘？」

「我不要聘。」

「爲什麼不要？」

「我不願。」

「爲什麼不願？」

「我無意於此。」

「爲什麼？」

「我不存這種希望。」

「爲什麼？」

「癡孩子，這般會問！」

「大哥，先生，你說我聽聽亦不妨。」高詩將手搖着他的頭問着。

「唉！」倫田歇了半天，只說得這一個字。

高詩跪起來，將口對了倫田的右耳，輕得勉強聽得出的說：

「阿姊配你，好不好？」

「我沒有想過你這個問題。」

「你想想看。我問你好幾次了，你總說沒有想過，你真沒有想過麼？你騙我了。」

不錯，倫田真是騙高詩了，他已略略的想過，只是不便向高詩說「不好」。如果說了，伊一定要問「爲什麼？」問到天盡地絕的。他再也不想不出回答高詩的話來，到了最後還是一個「唉！」高詩還趕着問，他心裏愈是難過，一陣一陣的鼓動，忍耐不住了，只說了一句：「說給你聽，你也不會明白的。」就胸脯一起一伏的哭泣了。

「先生，大哥，先生，大哥，爲什麼爲什麼常常哭？大哥，大哥，爲什麼？」高詩嚇急了，帶着哭音亂問，一面趕緊扯着袖子爲他揩眼淚。

倫田哭了一會，止住了，回了一口氣，緩緩的說：「小妹妹，沒有什麼，不要嚇。」

此刻高詩却嚶嚶的哭起來了，將頭埋在他的懷裏，哭得更厲害；不過因爲悶緊了，所以哭聲只有倫田能聽見。

倫田只將伊抱得緊緊的，自己的頭彎在伊的頸上，一無言語。

高詩不哭了，倫田才問伊爲什麼哭。

「不知道爲什麼要哭。」



「我抱你起來走走罷。」

「好的。」

倫田在場上抱伊走了許久，伊說：

「你太費力來，我要去睡了。」說畢，下了地，又悄悄的走去，進了伊的家門。

倫田在場上又立了許久，一會看月，一會看着西北方，似乎在想他千里外的母親。後來他又坐到原處，一動不動的坐下去。聽他們歸房去睡了，聽萬物都熟睡了。月光已離了碧桃花樹頂，廳上禮拜堂的屋脊了。再一會，廊柱的影子，垂直在課室的門檻了。再一會，碧桃花的繁影，已倚着東牆向上攀了。他再長長的「唉」了一聲，才立起來走入寢室，燈亦不點睡下了。

過了幾天，倫田和高詩，在一天下午課後，又同走到一處傍水的大墳場。那地都是高大的松樹，上面有許多去年沒有落完的松果。

「高詩，你喜歡作松鼠否？」倫田問。

「什麼是松鼠？」

「那天在街上豆腐店裏看見的忘了麼」

「喔！記得了。就是尾巴像掃帚的東西。」

「正是。」倫田說着，已取了幾塊磚石在手，用力對了松果的枝上打去，一連數下，就落下許多個松果。

「高詩，我來教你作松鼠。」他和高詩坐了下來，將松果倒豎在手掌上，擊了幾下，就有許多松子落出來。他先取着吃了些，再叫高詩吃。伊奇怪得很，就聽他的話，吃了幾粒。

「哦，我知道了，這本是松鼠吃的，所以我們也是松鼠了。」

「小妹妹，你去拾磚石給我，待我多打些松果下來，帶回去煨茶。」說時，都立了起來，高詩就去搬磚石。

「大哥，那是什麼，每逢你磚頭打着枝子的時候，有一陣黃粉飄下來？」

「那是松花粉，亦可敷在糰子上吃的。」

「大哥，我們不要回去了，就住在這松林中作松鼠罷；你作大松鼠，我作小松鼠，好不好？」又打下許多松果了，都收拾在兩人衣兜裏，帶着回家。

高詩在課室中，原是很守規矩的，比別的學生更聽倫田的話，和課室外嬉皮笑臉，挨着只要抱的樣子，全然不同。不過伊雖很留心，只叫「先生」，但「大哥」的稱呼，還要在不知不覺間脫口而出。大家一聽到「大哥」，都很驚奇。幸伊的確還有一個「大阿哥」在城裏讀書，大家或者還以為伊偶然叫着他，所以也不留心什麼。有一天，伊的造句和習字，和別的功課，都很好，倫田着實在衆人前稱獎了幾句。伊究竟是個小孩子，就高興得忘其所以，只顧尋話來說，而且屢次向着倫田叫「大哥」。大家明白「先生」就是「大哥」，都吃吃的，互相擠眉弄眼的笑。倫田羞極變怒，就喝伊不許多話，更喝大家用心讀書。伊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的面目，伊哭了。倫田心裏很爲難，伊本來沒有罪過，偏要使伊如此受不下。好容易四點鐘到了，放學了。別的學生都已去了，高詩還伏在桌子上哭。倫田去勸伊，安慰伊，伊還是哭，倫田只得呆坐在伊旁邊陪伊。過了一會，哭止了，倫田爲伊拭去了淚痕，對伊說，「隨我出去頑罷。」伊默默的隨他走了出去。

到了牆門外，倫田說，「你恨我斥責你否？」

「不恨。」

「爲什麼哭呢？」

「要哭就哭了。」說時，又笑着跳上他的身了。

黑洞洞的夜裏，倫田走到廊下，看見層積的落英，鋪得地無一隙，不覺低低嘆說，「真個到了花殘月缺的時候了。」

高詩大概聽見了他的聲息，所以又摸出來了。倫田聽見脚步聲，知是伊來，就在現成的櫛竹椅上坐了下來。當然的，伊仍舊坐在他的懷裏。

「大哥，日間你取花瓣作什麼？」

「夾在書中，以爲他年的紀念。」

「用得着什麼紀念，此地年年開的。」

「我不會年年在此地。」

「誰說的，你一定要年年在此地！」說時，又將頭向他肩上一靠，身體搖搖的作不答應的表示。

倫田忽然聞着一陣香味，從伊臉上發出。

「什麼香？給我聞聞。」

「不告訴你。」却由倫田親親密密的聞着，聞到口邊，乘勢就接了一個吻。

「爸爸說的，不可同人家接吻，恐怕要傳染着疾病。」但伊並不惱怒的避開。

「你跌去一角的門牙，舌頭碰着毛不毛？」倫田知道伊因走路太快，跌了一下，將一個門牙

跌去的一角。「以後總該緩緩的走才是。你走的太快了，不像一個女孩子，將來你却可以加入總

東運動會賽跑去。」

「我喜歡跑得快。缺去一角的牙齒，我的舌頭慣了，也不覺得什麼，你來試試看，覺得毛否？」

說着嘴張了開來。

倫田果真和伊嘴對嘴，用舌去舔了一下。

「還好。」倫田說。

「明天同我來掃落花，好不好？」伊問。

「好的，你掃了作什麼？」

「把伊倒在後面河裏倒下去時魚兒來搶着吞吃真有趣。」

「這株花真好看，我以後看不見伊，總要記着伊的。」

「你又要說以後看不見伊了，你不常在此麼？」

「明年伊開的時候，我不知在那裏了。」

「你爲何不肯常居此地呢？」

「我暑假就要回去。」

「不要回去！」

「不能不回去。」

「回去了就來！」

「說不定，大概就不再來了。」

「那是不能如此的！如果回去了不再來，就不許回去！」

「爲何要我在此裏？」

「我要你在此裏，我不曉得爲什麼要你在此裏。」

「我回去後，竟是不來了，你如何？」

「我一定跳到河裏去！」

倫田又出神了，他好似小學生得了一個題目，叫作「我一定跳到河裏去」，在那裏苦苦的想做出一篇文章來，但搜索枯腸，竟無一字，只好將這個題目，讀了又讀，讀上百千遍，千萬遍。

高詩又逼着問，「大哥，暑假後你究竟來否？」

「說不定，譬如花瓣，忽然開了，又忽然落了，明年再開時，或者還會是今年倒在河中的花瓣。今年芍藥開了，春天去了，明年來的春天，或者還是會今年的春天。」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你究竟來否？」

「你不必問罷。小妹妹，到後來你自會知道一切的。」倫田說着又沈思起來了。

「什麼，大哥，你要睡了麼？」

「是的，我要睡了，我要睡入幻夢中去，你亦早些回去睡罷，我的妹妹。」他就纔伊踏着軟丟丟的花片，走到伊的門首，立在旁邊，看伊進去了才回來。差不多又坐了一個通夜。

暑假到了，倫田動身的一日，走得很早，只有宋先生、宋師母和「阿姊」已起來。倫田和他們辭別了，承宋師母獨自送到牆門，還說了許多話。倫田就此走了，高詩和「小阿哥」都還睡在床上。

從此一別，倫田竟沒有再回到那株碧桃花樹下，六七年來，只像倒在後面河裏的花瓣，隨風飄泊，沒個定所，對於曾有一度因緣的故枝，也是一無消息。可是他不論走到何處，只要在暮春三月，看見了依稀當年的碧桃花，沒有一次不是一聲「唉！」沒有一次不是黯然魂銷的！

十二年，碧桃花開時，在上海 彌灑

## 不周山

魯迅

女媧忽然醒來了。

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溫暾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瀰漫在宇宙裏。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紅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條石綠色的浮雲，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眨眼。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

地上都嫩綠了，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雛花，在眼前還分明，到遠處可就成爲斑斕的烟靄了。

「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想着，猛然間站立起來了。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爲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地方。

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直到身中央纔濃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裏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

「阿，阿！」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因在泥土裏，禁不住很詫異了。

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呼吸吹噓着，汗混和着：

「Nga nga！」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

「阿，阿！」伊又喫了驚，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於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烟雲，伊纔定了神，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

「Akon Agno！」有些東西向伊說。

「阿阿，可愛的寶貝！」伊看定他們，伸出帶着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

「Uve Ahaha！」他們笑了。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

伊一面撫弄他們，一面還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說得多了，伊也漸漸的懂不得，只覺得耳朵邊滿是嘈雜的嚷，嚷得頗有些頭昏。

伊在長久的歡喜中，早已帶着疲乏了，幾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況又頭昏，兩眼便蒙朧

起來，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自己覺得無所謂了；而且不耐煩，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不自覺的只是做。

終於，腰腿的酸痛逼伊站立起來，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剛開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揮，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

伊接着擺手，紫藤便在泥和水裏一翻身，同時也濺出拌着水的泥土來，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只是大半獸頭獸腦，獐頭鼠目的有些討厭。然而伊不理會這些事了，單是有趣而且煩躁，夾着惡作劇的將手只是輪，愈輪愈飛速了，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泥點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

伊近於失神了，更其輪，但是不獨腰腿痛，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伊於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將頭靠着高山，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喘息一回之後，歎一口氣，兩眼就合上了。紫藤從伊的

手裏落了下來也困頓不堪似的癱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 二

轟!!

在這天崩地塌的聲音中，女媧猛然醒來，同時也就向東南方直溜下去了，伊伸腳踏住，然而什麼也踹不到，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峯，這纔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勢。

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後向伊頭上和身邊滾滾激過去了，略一回頭，便灌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伊趕緊低了頭，又只見地面不住的動搖。幸而這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伊向後一移，坐穩了身子，這纔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細看是怎樣的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想來是海裏罷，有幾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伊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終於大平靜了，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稜稜的石骨，伊正向海上看，只見幾座山奔流過來，一面又在波浪堆裏打旋子。伊恐防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腳，便伸手將他們撮住，望那山均裏，還伏着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

伊將手一縮，拉近山來仔細的看，只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上吐得很狼籍，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夾雜些嚼碎的松柏葉和魚肉。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抬起頭來了，女媧圓睜了眼睛，容易纔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東西，只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麼包了身子，有幾個還在臉的下半截長着雪白的毛毛了，雖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銳的白楊葉。

「呵，呵！」伊詫異而且害怕的叫，皮膚上都起粟，就像觸着了一支毛刺蟲。

「上真救命……」一個臉的下半截長着白毛的昂了頭，一面嘔吐，一面斷斷續續的說，「救命……臣等……是學仙的。誰料壞劫到來，天地分崩了……現在幸而……遇到上真……請救蟻命……並賜仙……仙藥……」他于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異樣的舉動。

伊都茫然，只得又說，「什麼？」

他們中的許多也都開口了，一樣的是一面嘔吐，一面「上真上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異樣的舉動。伊被他們鬧得心煩，頗後悔這一拉，竟至於惹了莫名其妙的禍。伊無法可想的向四處看，便看見有一隊巨鼈正在海面上游嬉，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將那些山都攔在他們的脊梁上，囑咐道，「給我駝倒平穩點的地方去罷！」巨鼈們是乎點一點頭，成羣結隊的駝遠了。

可是先前拉得過於猛，以致從山上摔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此時趕不上，又不曾見水便伏在海邊自己打嘴巴。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憐了，然而也不管，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

伊噓一口氣，心地較為輕鬆了，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流水已經退得不少，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石縫裏又嵌着許多東西，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還在動。伊瞥見有一個正在白着眼睛獸看伊，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臉上的精神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順使的問。

「嗚呼，天降喪。」那一個便淒涼可憐的說，「顛頭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罰，戰於郊，天不祐德，我師反走……」

「什麼？」伊向來沒有聽過這類話，非常詫異了。

「我師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我后亦殞落。嗚呼，是實惟……」  
「夠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轉過臉去了，却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到此時纔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麼花樣不同的臉，所以也

想問出別樣的可懂的答語來

「人心不古，康回實有豕心，觀天位我后躬行天罰，戰於郊，天實祐德，我師攻戰無敵，殲康回於不周之山。」

「什麼？」伊大約仍然沒有懂。

「人心不古……」

「夠了夠了，又是這一套！」伊氣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火速背轉頭。另外去尋覓，好容易纔看見一個不包鐵片的東西，身子精光，帶着傷痕還在流血，只是腰間却也圍著一塊破布片。他正從別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慌忙繫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

伊料想他和包鐵的那些是別一種，應該可以探出一些頭緒了，便問道：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是怎麼一回事呵。」他略一抬頭說。

「那剛纔鬧出來的是……」

「那剛纔鬧出來的麼？」

「是打仗罷？」伊沒有法，只好自己猜測了。

「打仗罷？」然而他也問。

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氣，同時也仰了臉去看天。天上一條大裂紋，非常深，也非常闊，伊站起來，用指甲去一彈，一點不清脆，竟和破碗的聲音相差無幾了。伊皺了眉心，向四面察看一番，又想了會，便拈去頭髮裏的水，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打起精神來向各處拔蘆柴，伊已經打定了「修補起來再說」的主意了。

伊從此日日夜夜堆蘆柴，柴堆高多少，伊也瘦多少，因為情形不比先前，仰面是歪斜開裂的天，低頭是齷齪破爛的地，毫沒有一些可以賞心悅目的東西了。

蘆柴堆到裂口，伊纔去尋青石頭，當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純青石的，然而地上沒有這麼多，大山又捨不得用，有時到熱鬧處所去尋些零碎，看見的又冷笑，痛罵，或者搶回去，甚而至於還咬伊的手。伊於是只好攬些白石，再不夠，便湊上些紅黃的和灰黑的。後來總算將就的填滿了裂口，止要一點火，一熔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響，支撐不住了。

「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坐在一座山上，兩手捧着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這時崑崙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還沒有熄，西邊的天際都通紅，伊向西一躍，決計從那里拿過一個帶火的大樹來點蘆柴積，正要伸手，又覺得腳趾上有什麼東西刺着了。

伊順下眼去看，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東西，然而更異樣了，累累墜墜的，用什麼布似的東西掛了一身，腰間又格外掛上十幾條布，頭上也罩着些不知什麼，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板，手裏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腳趾的便是這東西。

那頂着長方板的却偏站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向上看，見伊一順眼，便倉皇的將那小片遞上來了。伊接過來看時，是一條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比櫛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伊倒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

「這是什麼？」伊還不免於好奇，又忍不住要問了。

頂長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誦如流的說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

女媧對那小方板瞪了一眼，倒暗笑自己問得太忤了。伊本已知道和這類東西扳談，照例是說不通的，於是不再開口，隨將竹片擱在那頭頂上面的方板上，回手便從火樹林裏抽出一株燒

着的大樹來，要向蘆柴堆上去點火。

忽而聽到嗚嗚咽咽的聲音了，可也是聞所未聞的玩藝，伊姑且向下再一瞟，却見方板底下的小眼睛裏含着兩粒比芥子還小的眼淚。因為這和伊先前聽慣的「nga nga」的哭聲太不同了，所以竟不知道這也是一種哭。

伊就去點上火，而且不止一地方。

火勢並不旺，那蘆柴是沒有乾透的，但居然也烘烘的響，很久很久，終於伸出無數火焰的舌頭來，一伸一縮的向上舔，又很久，便合成火燄的重臺花，又成了火焰的柱，赫赫的壓倒了崑崙山上的紅光。大風忽地起來。火柱旋轉着發吼。青的和雜色的石塊都一色通紅了，餡糖似的流佈在裂縫中間，像一條不滅的閃電。

風和火勢捲得伊的頭髮都四散而且旋轉，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大光燄烘托了伊的身軀，使宇宙間現出最後的肉紅色。

火柱逐漸上升了。只留下一堆蘆柴。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時候，纔伸手去一摸，指面上却覺得還很有些參差。

「養回了力氣，再來罷……」伊自己想。

伊於是彎腰去捧蘆灰了，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裏，蘆灰還未冷透，蒸得水漸漸的沸湧，灰水潑滿了伊的周身，大風又不肯停，夾着灰撲來，使伊成了灰土的顏色。

「吁……」伊吐出最後的呼吸來。

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這時候，伊的以自己用盡了自己一切的軀殼，便在這中間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

上下四方是死滅以上的寂靜。

### 三

有一日，天氣很寒冷，却聽得一點喧囂，那是禁軍終於殺到了，因為他們等候着望不見火光和烟塵的時候，所以到得遲。他們左邊一柄黃斧頭，右邊一柄黑斧頭，後面一柄極大極古的大纛，躲躲閃閃的攻到女媧死屍的旁邊，却並不見有什麼動靜。他們就在死屍的肚皮上紮了寨，因為這一處最膏腴，他們檢選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們却突然變了口風，說惟有他們是女媧的

續派，同時也就改換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寫道「女媧氏之腸」。

落仕海岸上的老道士也傳了無數代了。他臨死的時候，纔將仙山被巨鼈背到海上這一件要聞傳授徒弟，徒弟又傳給徒孫，後來一個方士想討好，竟去奏聞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尋去。

方士尋不到仙山，秦始皇終於死掉了；漢武帝又教尋，也一樣的沒有影。

大約巨鼈們是並沒有懂得女媧的話的，那時不過偶而湊巧的點了點頭。模模胡胡的背了一程之後，大家便走散去睡覺，仙山也就跟着沈下了，所以直到現在，總沒有人看見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發見了若干野蠻島。

(吶喊)

## 夢痕

黃俊

無意中王守愚已經回了家，他手上僅僅提着一只草籃，裏頭也不懂放些什麼東西。他父親正在商店裏櫃檯邊整理一堆一堆的信箋，怒着脣兒，在埋怨着什麼似的。王守愚已經兩年沒回家了，驟然看見他的父親，心裏不懂怎樣的歡喜。他想：「爹爹看見我回了，必定反怒爲喜。我何不

大聲叫一句！他便叫道：「爹爹，我回來了。」他父親回轉頭一看，那面容更惱怒了，並且碎道：

「呸什麼……你來了！」

「我來了。爹爹，你老福體好麼？」王守愚忍氣吞聲的問道。

「我好不好，與你什麼相干！你還認得我是你的父親麼！你這兩年來害得我受盡閒氣，用了我多少金錢！你看，這都是饒家來的信，催你和饒孟疏結婚。你倘若再也不回來，我全家都會爲你一人所害！呸！你有心肝嗎？」

「暫請你老息怒！爲兒的實是萬分對不起你老！饒家的事，等剎和你老細談罷。」王守愚說完之後，就向裏面一走。他父親連忙從袋子裏取出一把白晃晃的利刃，厲聲說道：

「守愚倘若你再不遵我，就請你拿這把刀去自殺！免得我受閒氣！」

守愚淚如流水一般的哭到裏面找他母親去了。他母親恰恰在火爐旁烘火，臉「現出十分悲痛的樣子，眼角上還留着淚痕。守愚不懂是爲什麼事。他一看見母親這種悲痛的樣子，他越發心痛了。不由得也就叫了一聲：

「媽媽，我回來了。」

他母親抬頭一看，臉上突然現出苦哭的樣子，驚異地喊道：

「我的兒！我的兒！你回來了！你爲什麼哭？難道你已經知道你哥哥的事了麼？」

「什麼！有什麼事！哥哥有什麼事！」

他母親眼圈兒一紅，又哭起來了。一把拖着守愚的手說道：

「我的兒，你媽媽的心胆要碎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呵！合該我家倒運了！你兩年不回家，在外讀書，那知道爲媽媽的苦處呵！你哥哥在外洋，你妹妹弟弟在府裏，你在上海，我身邊就是你的小弟弟富林一個人。我是何等的操心你們呵！唉！不料……反不料你的——哥哥就和我永別了！哎！我的兒呵！」

「是真的嗎？哎！哥哥呵！我的哥哥呵！」守愚大聲哭道。

他媽媽連忙搖着手說道：

「你不要聲張，別使你爹爹知道了。這是你哥哥的朋友來的信，信到的時候，恰恰你爹爹不在家。我雖然心痛得利害，但是到現在還不敢聲張。倘若使你爹爹知道了，他這多病的人，如何當得住呵！我的兒呵！我那年不願你哥哥出洋，就是怕這件事，不料現在——唉！苦呵！」

守戀心痛極了！咬牙槌胸不已。

他突然醒來，原來是南柯一夢！他的胸膛異常的痛，眼淚還在眼角上流。看看自己的房間，還是在上海的房間。他的小女兒還在母親身旁呼呼的睡着。小燈兒的微光，照得滿房都現出慘淡的樣兒。他益覺毛髮悚然！這夜心緒紛亂，感覺非常的悲哀！再也睡不成了。好在醒來時已是五點鐘，一刻刻兒，天就亮了。他沒精打彩的起來，愁眉不展的坐着牀上長吁短嘆。看看已是七點鐘了。女僕也已起來洒掃房間了。他的夫人和小女兒還未醒來，他因這上午沒有他夫人的課，不願驚醒她，他就偷偷地下牀。洗臉之後，提起書包就向S大學去上課。到學校的時候，門房就給他一封信，上面印着『新市鴻順號』的戳子，他就曉得是他父親寫來的。他很願意拆開看；因為這兩年來，他沒有接過他父親的好信。不是責罵，就是恐駭。他那弱小的，心是早已充滿着恐怖的了。況且昨夜又夢了他父親的兇態，他更不敢拆信看了。所以他從拿信到手時，到了兩點鐘課以後，正眼兒也沒看一眼。後來從學校回家，在路上想起家裏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他就鼓着勇氣把信折開，一邊走一邊看。其信云：

守戀兒知悉：

你的信我已看過了，你一連寄來三四封信，都是向我要錢的，你自己算一算：今年已經用了好多錢？去年十二月寄二百元，五月又是一百元，下學期又已匯了兩百元，已是伍百元了。折成銅元，合一千一百串。（我市銅元，每元換二千二百文。）你們已經用了這多錢，還要向家裏催款，我萬萬不能負此重担。今年店中生意不好，你哥哥在德國，每年也要津貼八九百元，你的妹妹在第三女子師範，你弟弟在高小，每年也要用一佰多元。家中境遇，你是知道的。你看如何維持？你倘是有心肝的人，你也應該替我想想。你說你現在怎麼窮，怎麼苦，怎麼瘦弱，這都是你自討的呵！古人云：「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難道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嗎？饒家的事，現在又來催我了。他們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你既約了今年暑假回來結婚，你爲什麼突然不來？你五月間騙了我一筆款子到手就不來了，我不懂你是何心腸！饒了，疏現在第三女師，你說和她毀婚，她偏說：「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她現在讀書的錢，也要我負擔，今年正月拿去三十元，下半年又拿去了四十元。你真害我不淺！我今與你約：限你今年寒假收拾歸家，解決饒家婚事。倘若不來，明年學費，決不担負。你在上海樂也好，苦也好，我也顧不得許多了。歸家盤費，暫向友人處借；所該的房租伙食費，暫請人担保，等你回家。



後，統通拿把你，你自己想真罷！

父字十一月初二夜燈下

守愚讀了一遍之後，好像冷水從頭上澆到腳跟一般！全身戰慄不已！把週身一看，就長歎了，

一聲：  
「唉！好苦的命呵！」

他沒精打彩的回到自己的寓所，就看見棹子上擺着兩碗大麵，他的夫人協春正坐在房裏和驥巖談話。他就問道：

「這是誰喫的麵？」

「隔壁丁家送來的。據送麵的女僕講，今天是丁先生兩夫妻六十雙壽。所以就送麵來。」協春答道。

守愚聽了這話，眉兒一皺，又長歎了一口氣！他想：「我是外鄉人，不過和丁先生為鄰社，他六月間已經送了兩碗麵來，說是六十壽誕；今天又送麵來，又說是六十雙壽。我本不願意在此地，和人家來來往往，但人家既看得我們起，難道我們不理不成！他今天既是當壽誕，我應該送禮物去；

但是時間又來不及了——而且我身邊僅僅只有兩塊錢，還是向見庸借來預備明天買米的，但是面子要緊，暫且把這兩塊錢送去罷。」他連忙從那枯樵的皮夾裏，取出那白晃晃的兩塊錢，用紅紙好好的包着，把女僕送去。面子雖是顧着了，口腹怎麼辦呢？所以他仍是皺着眉兒和協春歎氣。一刻丁家的女僕和他自己的女僕拖拖扯扯的到他房間來了。丁家的女僕將那紅包兒擲在棹上說道：

『王先生，弗要客氣！丁師母說，多謝你弗要再送去，送去終歸是弗受的！』

她說了幾句話就去了。王守愚又稍爲歡喜一點兒。他想：「他既不受，我就省得兩塊錢。而且這一個星期的生活，也就安全了。我就不再送去了罷。」——但是，這或者是他的假意罷；倘若真的不再送去，他不會又疑我是假意麼？唉！本來是不得已之舉！只要面子上過得去，就算了事吧。唉！我素來是最慷慨的，爲什麼今日墮落到這步田地，痛心呵！慚愧呵！天呀！你是知道我的。我但求你的諒解，我的良心就得着安慰了。」他一邊想，眼淚一邊從眼眶裏流到面上來了。協春眼兒也紅了，連忙問道：

『家裏的款子，什麼時候可到飯店裏又在催付飯錢了？』

「唉！我們的命真的苦呵！你還問什麼？我們能夠維持幾天就算幾天吧！——小寶貝也合該和我們一塊兒受苦呵！」守愚說了幾句，又歎了幾口氣。

「什麼？你爲什麼說這些話？」他的朋友孽巖插嘴道。  
協春皺着眉兒，一句也不說。

「唉！孽巖你不知道我的事呵！原來我今天又接到家裏來的信，逼我回家和饒家決婚事。——什麼解決婚事，就是要我回家行終身幸福的葬禮呵！他說，我寒假不回家，明年學費，決不担負。他老不但不担任明年學費，就連今年所應付的伙食房租費都沒有匯來了。孽巖你看我一家三四人，在此如何維持？我們夫妻二人不要緊，這小人兒怎麼辦？寒假僅僅一個月，我從上海到家，路上須半月，來往須一月。在家多住幾天，即多耽擱幾天功課。明年成績，又將怎麼辦？你看我怎能回家？家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合該我們三人的末路到了。」

守愚說到這裏，淚如雨下，孽巖也爲之悽然。正待安慰守愚，恰恰他的朋友見如也來了，連忙問道：

「爲什麼？你怎麼遇事就這樣着急？有什麼事，我們大家設法，你又何必自苦呢？」

「也！今天接到家裏的信，說是要斷絕他的經濟。其實，他說也是這樣說，難道當真斷絕了不成！萬一他家裏忍心如此，我們大家設法就是了。」璧巖對兒如說道。

「你們的意思雖不錯，但是，朋友，你們也都在外讀書，那裏來的這一筆大款子來補助我呵！即使能夠設法，豈不是我們又累及了朋友們麼！這終不成事呵！萬一我家真的不匯錢來，我們惟有自殺之一法。人世間最快樂的時間，就是那死神來歡迎的一刹那！我們是快要脫離苦海了呵！守愚完之後，就和協泰掩面對哭。璧巖和兒如也淚流滿面，僅僅說聲『不要着急』，就回到那邊房間去了。守愚連忙閉着門寫信把他的父親。他一邊寫，一邊用手帕拭眼淚，那斑斑的血淚，把那八行的信箋，一頁一頁的浸成幾個，不成方圓的淡紅色塊。其信如下：

雙親大人膝下萬福金安！你老十一月初二日寫的信，兒已經接到了。自從前年以來，兒沒有接過你老一次的好信。不是責備，就是恫嚇，甚而實行斷絕接濟，使兒等在上海受盡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你老每次來的信，兒一看見信封上是你老的字跡，全身就戰戰兢兢，再也不敢拆開看了。兒最怕的，是父母兄弟和親戚至友的怨語，兒每聞這些人的怨語，心中至少有一天的煩悶。況且兒正在經濟困難之中，你老又累說斷絕經濟之語，所以兒一讀你老的

信，就如坐針氈上，喫黃連一般，每當友人接家信而歡欣鼓舞之時，即見心若刀割之際。夫以至親如父子骨肉之愛，而竟拋去九天雲外，且若仇敵之不可並立，誰不痛心！你老年來所痛恨兒者，無非爲婚姻一事。此中利害，兒面稟筆述，甚爲詳切。你老不加細察，而一味加以不遵父命之罪名，暴施壓迫。兒之冤抑，只能向天哭訴！兒和協春來上海讀書，增加家庭的負擔，兒實不能辭其咎！但協春家窮，兒家較裕，助人讀書，乃是常事；而况協春已爲你老的媳婦嗎！倘若家中拿錢不出，兒要家中賣田賣地，那麼，兒就對你老不住！家中現在尙可支持得住！你老偏忍心不寄錢來，使兒等常有斷炊之虞。兒真不懂你老是何心思呵！兒自從受了這一年苦以後，常覺人世間到處表現無情，苦生不如樂死，所以就抱定一個「得過且過」的宗旨；能夠維持幾天的生活，就算幾天的生活。但在絕望之中，終希望你老有回心之一日；所以還是不斷的寫信把你老。不料你老這次竟明白的提出警告來了，竟斬釘斷鐵的表示真意了！兒當讀你老這封信的時候。兒本想和協春攜小女兒同蹈黃浦江而死，免得在這無情的世界，多受許多的痛苦！後來轉想：兒在現在的世界中，是你老的兒子，兒子在經濟未能獨立以前，生死之權，全操在老子的手裏，今日兒等之死，是爲你老斷絕經濟而死。兒現在雖不能謀得什

麼大做事做事但是衣食二字總還可以辦得到。那麼兒今日之死不是太無價值了嗎？一轉念之間，所以現在纔有這痛苦的餘生寫信把你老。以下的話千萬請你老垂察兒和協春由戀愛而結婚中間經過許多的波折，由結婚到現在，又受過許多的經濟痛苦。你老說是我自作孽，我也不能不承認。但是世事千變萬化，誰也不能料到以後的事。倘若能預知將來的事，那麼世界上便沒有「痛苦」兩個字了。兒和協春結婚，初意在求快樂。又誰料你老不匯錢把兒等用這個孽，說是兒自作也好，就說是你老作孽也無不可。你老於兒不遵父命，去年暑假約了今年暑假回家和饒孟疏結婚，今年騙了一筆款子就不回了，唉！你老說的話，看去何嘗不近情近理。只是你老勉強說出來的呵！去年暑假，兒和協春在長沙，你老特來接兒回家。兒首先說明：『回家是可以，只是萬不可逼兒和饒孟疏結婚。萬一要逼兒，不若預備一把刀把兒。』你老說：『暫且回去再說。』及至兒回了家，你老逼，伯叔逼，堂兄逼，親戚逼，你老並說：『倘不和饒孟疏結婚，決不許出外讀書。』威逼之餘，又託人向兒婉說，要兒採取承祧兼房的辦法，兩方兼娶。兒初不承認，後因滬校開學期近，在家不能久留，乃伴爲承認，以爲脫身之計，你老還不肯干休，一定要結婚，纔許出來，兒於是又伴約今年暑假，你老置之不理。兒於是日夜哭泣。

過數日，你老纔要兒寫信把饒家約婚期。兒當時只圖早點離家，又就寫了信。當時的情形，明明是被逼，你老還不明白嗎？今年協春身上有孕，預計臨盆時恰在五六月之間，倘若回家，萬一她在路上分婉，那是何等的危險！若把她一個人拋在上海，又誰來照顧她。若在她既生小孩之後回家，那麼等她滿月之後，學校又已開學了。況且湘中戰事正酣，長沙和衡州交通斷絕，即不論能不能和饒家解婚事，在勢是萬萬不能回家了。你老不察，一味寫信逼兒回家，動不動就說不匯錢來。那麼，兒當真寫信回去拒絕，萬一你老當真不匯錢來，那協春分婉的時候沒有錢用，又怎得了呢？所以兒不得不承認你老，望你老早些匯錢來。這個假話，誰也猜得着的。兒之所以出此，也係萬不得已！你老說兒等用錢太多，不能負擔。你老要曉得上海的生活程度。比鄉下要高幾倍。兒等在此，可則省省。何嘗亂用一個。今年添了這個小孩子，又不得不請一個女僕；因為協春既在校讀書，當自沒有這多工夫去完全養育兒女，兒之此舉，又豈得已！去年冬季，協春沒棉褲穿，用絨毯子圍着坐在床上，不到學校去上課，飯店不開飯，四處向人借錢，甚至寫信，買郵票都沒有錢，你老遠在湘南，又焉知滬上窮兒的狀況！今天隔壁丁家壽誕送麵來，兒將預備買米的錢兩元送去做壽禮，幸而他不受，不然，兒此時又要向各

處求人借貸了！唉！親愛的父母呵！你老未必忍心使兒等受這樣的急麼！你老說家中不能維持，兒不懂你老是怎樣的想！以你老現在所有的財產，都不能維持，那麼要幾十幾百萬的家產纔可以維持呢？你老不要這樣想罷！你老縱有若干家產，終竟是帶不到世外去的呀！你老開始經商的時候，只有兩三百元的資本，現在的財產，都是賺來的，雖然你老勞苦了幾十年，但究竟是從世上得的。世上得的世上用，只要用的得當，雖就後來沒錢用，也怨不得「用錢」二字，只怨得自己的造化！你老既拿得錢出，而且拿錢又是爲兒媳讀書的事，誰曰不當，而你老不如此想，偏以積財造屋等事爲務，使兒等既不能安心求學，又受盡物質上的痛苦。自去年七月到今日，兒等無日不在窮苦辛酸之中，無日不在誠惶誠恐之際。夜間想起自己的苦狀，又無夜不涕泣霑襟！像這種的生活，尙復有何趣味！兒每當痛心到極點的時候，便想一死了事！唉！兒倘無這呱呱的小女兒，早已和你老永別了。你老現在又逼兒回家。兒今冬萬萬不能回家，因爲寒假只一個月，路上已須一個月，在家又不知留若干日，時間是萬萬不能容兒回家的。饒家的婚事，且待明年暑假，再作計議。你老若能原諒兒的衷苦，仍行匯款接濟兒等，兒等是銘鏤刻骨，永久不會忘記的。萬一你老不就，真要實行來信中的話，兒也再沒



法可想；因為什麼話，兒都對你老說盡了。但是最後的要求，還請你老寫封信來。你老是真的不顧父子之情，要實行斷絕經濟的供給，就斷絕罷了。唉！親愛的父母啊！兒此時心痛異常，眼淚又如雨下了！這或者是兒向你老哀求的最後一次罷！這或者是兒向人世間要求「同情」的最後一次罷！唉！兒不忍言，兒也不願言了。就此祝你老萬福！

兒守愚跪稟

守愚寫完之後，把這信一句一句的讀，眼淚一滴一滴的落在棹子上。讀完之後，把信置出旁邊，伏着棹上又嗚嗚咽咽的哭着。歎聲；

「人世間本是無情！無情的人世是不容我立足的呵！唉！」

（文學季報）

## 阿Q正傳

### 第一章 序

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這足見我不是一個「立言」的人，因為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於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而終於歸結到傳阿Q，彷彿思想裏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這一篇速朽的文章，纔下筆，便感到萬分的困難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列傳麼，這一篇並非和許多閩人排在正史裏；自傳麼，我又並非就是阿Q。說是外傳，內傳在那里呢？倘用內傳，阿Q又決不是神仙。別傳呢，阿Q實在未曾有大總統上諭宣付國史館立本傳——雖說英國正史上並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但文豪則可，在我輩卻不可的。其次是家傳，則我既不知與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孫的拜託；或小傳，則阿Q又更無別的大傳了。總而言之，這一篇也便是「本傳」，但從我的文章着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裏，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即使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很相混，也顧不得了。

第二，立傳的通列，開首大抵該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並不知道阿Q姓什麼。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鏗鏘的報到村裏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使手舞足蹈的說，這於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

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致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裏去，太爺一見，滿臉漲朱，喝道：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

阿Q並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着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訓斥了一番，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知道的人都說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約未必姓趙，即使真姓趙，有趙太爺在這里，也不該如此胡說的，此後便再沒有人提起他的氏族來，所以我終於不知道阿Q究竟什麼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他活着的時候，人都叫他阿Q，死了以後，便沒有一個人再叫阿Q了，那里還會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論「著之竹帛」這篇文章要算第一

次，所以先遇着了這第一個難關。我會經仔細想：阿Q，阿桂還是阿貴呢？倘使他號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間做過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沒有號——也許有號，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又未嘗散過生日徵文的帖子寫作阿桂，是武斷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貴了；而他又只是一個人寫作阿貴，也沒有佐證的。其餘音Q的偏僻字樣，更加湊不上了。先前，我也曾問過趙太爺的兒子茂才先生，誰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據結論說，是因爲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了。我的最後的手段，只有託一個同鄉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個月之後纔有回信，說案卷裏並無與阿Q的聲音相近的人，我雖不知道是真沒有，還是沒有查，然而也再沒有別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的拚法寫他爲阿Q，略作阿Q。這近於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尙且不知，我還有什麼好辦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貫了。倘他姓趙，則據現在好稱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那百家姓上的注解，說是「隴西天水人也」，但可惜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貫也就有些決不定。他雖然多住未莊，然而也常常宿在別處，不能說是未莊人，即使說是「未莊人也」，也仍然有碑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於通人。至於其餘，却都非淺學所能穿鑿，只希望有「歷史癖與考舉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將來或者能夠尋出許多新端緒來，但是我這阿Q正傳到那時却又怕早經消滅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 第二章 優勝記略

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因為未莊的人們之於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而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閒或瞪着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傭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們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並不是「行狀」；一閑空，連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說「行狀」了。只是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頓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着膊，懶洋洋的瘦

訂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喜歡。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裏，甚而至於對於兩位「文章」也有以爲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章者，將來恐怕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爲都是文章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加以進了幾回城，阿Q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怎鄙薄城裏人，譬如用三尺長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裏人却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葱葉，城裏却加上切細的葱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裏的煎魚！

阿Q「先前關」見識高，而且「真能做」，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爲不足貴的，因爲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總還是阿Q喫虧。

的時候多，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

◎ 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未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喫驚的說：

「噲，亮起來了。」

阿Q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而視了。

「原來有保險燈在這里！」他們並不怕。

阿Q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

「你還不配……」這時候，又彷彿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頭瘡，並非非常的癩頭瘡；但上文說過，阿Q是有見識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點抵觸，便不再往底下說。

閒人還不完，只擦他，於是終而至於打。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閒人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阿Q想在心裏，後來每每說出口來，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們，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

精神上的勝利法，此後每逢揪住他黃辮子的時候，人就先一着對他說：

「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阿Q兩隻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着頭，說道：

「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

但雖然是蟲豸，閑人也並不放，仍舊在就近什麼地方給他碰了五六個響頭，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以為阿Q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鐘，阿Q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尅服怨敵之後，便愉快的跪到酒店裏喝幾碗酒，又和別人調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勝，愉快的回到土穀祠，放倒頭睡着了。假使有錢，他便去押牌寶，一堆人蹲在地上，阿Q即汗流滿面的夾在這中間，聲音他最響：

「青龍四百！」

「咳……開……啦！」樁家揭開盒子蓋，也是汗流滿面的唱。「天門啦……角回啦……人



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錢便在這樣的歌吟之下，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站在後面看，替別人着急。一直到散場，然後戀戀的回到土穀祠，第二天，腫着眼睛去工作。但真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罷，阿Q不幸而贏了一回，他倒幾乎失敗了。

這是未莊賽神的晚上。這晚上照例有一臺戲，戲臺左近，也照例有許多的賭攤。做戲的鑼鼓，在阿Q耳朵裏彷彿在十里之外，他只聽得樁家的歌唱了。他贏而又贏，銅錢變成角洋，角洋變成大洋，大洋又成了疊。他興高采烈得非常：

「天門兩塊！」

他不知道誰和誰爲什麼打起架來了。罵聲打聲，腳步聲，昏頭昏腦的一大陣，他纔爬起來，賭攤不見了，人們也不見了，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幾個人詫異的對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進土穀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趕賽會的賭攤多不是本村人，還到那里去尋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而且是他的——現在不見了！說是算被兒子拿去了罷，總還是忽忽不樂；說自己是蟲豸罷，也還是忽忽不樂；他這回纔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轉敗爲勝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刺刺，——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 第三章 續優勝記略

然而阿Q雖然常優勝，却直待蒙趙太爺打他嘴巴之後，這纔出了名。

他付過地保二百文酒錢，忿忿的躺下了，後來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語，兒子打老子……」於是忽而想到趙太爺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兒子了，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來，爬起身，唱着小孤孀，填到酒店去。這時候，他又覺得趙太爺高人一等了。

說也奇怪，從此之後，果然大家也彷彿格外尊敬他。這在阿Q或者以爲因爲他是趙太爺的父親，而其實也不然。未莊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張三，向來本不算一件事，必須與一

位名人如趙太爺者相關，這纔載上他們的口碑。一上口碑，則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託庇有了名，至於錯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說；所以者何？就因為趙太爺是不會錯的。但他既然錯，爲什麼大家又彷彿格外尊敬他呢？這可難解，穿鑿起來說，或者因為阿Q說是趙太爺的不家，雖然挨了打，大家也還怕有些真，總不如尊敬一些穩當，否則也如孔廟裏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忘動了。

阿Q此後倒得意了許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牆根的日光下，看見王鬍子在那里赤着膊捉蝨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這王鬍子又癩又鬍，別人都叫他王癩鬍，阿Q却刪去了一個癩字，然而非常渺視他。阿Q的意思，以爲癩是不足爲奇的，只有這一部絡腮鬍子，實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於是並排坐下去了，倘是別的閑人們，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這王鬍子旁邊，他有什麼怕呢，老實說，他肯坐下去，簡直還是抬舉他。

阿Q也脫下破夾襖來，翻檢了一回，不知道因爲新洗呢還是因爲粗心，許多工夫，只捉到三四個。他看那王鬍子，都是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裏畢畢剝剝的響。

阿Q最初是失望，後來卻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鬍尙且那麼多，自己倒反這樣少，這是怎樣的大失體統的事呵！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纔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裏，很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鬍響。

他癩瘡疤塊塊通紅了，將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說：

「這毛蟲！」

「癩皮狗，你罵誰？」王鬍輕蔑的抬起眼來說。

阿Q近來雖然比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慣的閑人們見面還胆怯，獨有這回却非常武勇了。這樣滿臉鬍子的東西，也敢出言無狀麼？

「誰認便罵誰！」他站起來，兩手叉在腰間說。

「你的骨頭癢了麼？」王鬍也站起來，披上衣服說。

阿Q以為他要逃了，搶進去就是一拳，這拳頭還未達到身上，已經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踉蹌踉蹌的跌進去，立刻又被王鬍扭住了辮子，要拖到牆上照例去碰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Q歪着頭說。

王鬚似乎不是君子，並不理會，一連給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於阿Q跌出六尺多遠，這纔滿足的去。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為王鬚以絡腮鬚子的缺點，向來只被他奚落，從沒有奚落他，更不必說動手了。而他現在竟動手，很意外，難道真如市上所說，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因此趙家滅了威風，因此他們也便小覷了他麼？

阿Q無可適從的站着。

遠遠的走來了一個人，他的對頭又到了。這也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就是錢太爺的大兒子。他先前跑上城裏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半年之後他回到家裏來，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後來，他的母親到處說，「這辮子是被壞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來可以做大官，現在只好等留長再說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稱他「假洋鬼子」，也叫作「裏通外國的人」，一見他，一定在肚子裏暗暗的咒罵。

阿Q尤其「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至於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這「假洋鬼子」近來了。

「禿兒驢……」阿Q歷來本只在肚子裏罵，沒有出過聲，這回因為正氣忿，因為要報讎，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這禿兒卻拿着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

「我說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辨說。

拍拍拍！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于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且「忘却」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

但對面走來了靜修菴裏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時，看見伊也一定要唾罵，而況在屈辱之後呢？他於是發生了回憶，又發生了敵愾了。

說：

「我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爲見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

「咳，咳！」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頭皮，默笑着，

「禿兒！快回去，和尙等着你……」

「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看見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

「和尙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爲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才放手。

他這一戰，早忘卻了王鬚，也忘卻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讐，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後更輕鬆，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這斷子絕孫的阿Q！」遠遠地聽得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

「哈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哈！」酒店裏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 第四章 戀愛的悲劇

有人說：有些勝利者，願意敵手如虎，如鷹，他纔感得勝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鷄，他便反覺得勝利的無聊。又有些勝利者，常克服一切之後，看見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他於是沒有了敵人，沒有了對手，沒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個，孤另另，淒涼，寂寞，便反而感到了勝利的悲哀。然而我們的阿Q，卻沒有這樣之，他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

看哪，他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然而這一次的勝利，卻又使他有些異樣。他飄飄然的飛了大半天，飄進土穀祠，照例應該躺下便打鼾。誰知道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覺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點古怪，彷彿比平常滑膩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臉上有一點滑膩的東西粘在他指上，還是他的指頭在小尼姑的臉上磨得滑膩了……



「斷子絕孫的阿Q！」

阿Q的耳朵裏又聽到這句話。他想：不錯，應該有一個女人，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應該有一個女人。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而「若敖之鬼餒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只可惜後來有些「不能收其放心」。

「女人，女人……」他想。

「……和尙動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我們不能知道這晚上阿Q在什麼時候纔打鼾，但大約他從此總覺得指頭有些滑膩，所以他從此總有些飄飄然，「女……」他想。

卽此一端，我們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東西。

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商是妲己鬧亡的，周是褒姒弄壞的，秦……雖然史無明文，我們也假定他因爲女人，大約未必十分錯，而董卓可是的確給貂蟬害死了。

阿Q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麼明師指授過，但他對於「男女之大防」卻

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爲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後面擲一塊小石頭。

誰知道他將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飄飄然了，這飄飄然的精神，在禮教上是不應該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惡。假使小尼姑的臉上不滑膩，阿Q便不至於被蠱，又假使小尼姑的臉上蓋一層布，阿Q便也不至於被蠱了，——他五六年，曾在戲臺下的人叢中扭過一個女人的大腿，但因爲隔一層褲，所以此後並不飄飄然，——而小尼姑並不然，這也足見異端之可惡。

「女……」阿Q想。

他對於以爲「一定想引誘野男人」的女人，時常留心看，然而伊並不對他笑。他對於和他講話的女人，也時常留心聽，然而伊又並不提起關於什麼勾當的話來。哦，這也是女人可惡之一節：伊們全都裝「假正經」的。

這一天，阿Q在趙太爺家裏舂了一天米，喫過晚飯，便坐在廚房裏吸旱烟。倘在別家，喫過晚

飯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趙府上晚飯早，雖說定例不准掌燈，一喫完便睡覺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趙大爺未進秀才的時候，准其點燭讀文章；其二便是阿Q來做短工的時候，准其點燈舂米。因為這一條例外，所以阿Q在動手舂米之前，還坐在廚房裏吸旱烟。

吳媽是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長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談開天：「太太兩天沒有喫飯哩，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

「女人……吳媽……這小孤孀……」阿Q想。

「我們的少奶奶是八月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來。

「我們的少奶奶……」吳媽還嘮叨說。

「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阿Q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一剎時中很寂然。

「啊呀！」吳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

阿Q對了牆壁跪着也發楞，於是兩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彷彿覺得有些重。也這時

確也有些忐忑了慌張的將烟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萎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槓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官話這樣罵。

阿Q奔入舂米場，一個人站着，還覺得指頭痛，還記得「忘八蛋」因為這話是未莊的鄉下人從來不用，專是見過官府的闊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這時他那「女……」的思想也沒有了，而且打罵之後，似乎一件事也已經收束了，倒反覺得一無掛礙似的，便動手去舂米。舂了一會，他熱起來了，又歇了手脫衣服。

脫下衣服的時候，他聽得外面很熱鬧，阿Q生平本來最愛看熱鬧，便即尋聲走出去了。尋聲漸漸的尋到趙太爺的內院裏，雖然在昏黃中，却辨得出許多人，趙府一家連兩日不喫飯的太太也在內，還有間壁的鄒七嫂，真正本家的趙白眼，趙司晨。

少奶奶正拖着吳媽走出房來，一面說：

「你到外面來……不要躲在自已房裏想……」

「誰不知道你正經……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鄒七嫂也從旁說。

吳媽只是哭，夾些話，却不甚聽得分明。

阿Q想：「哼，有趣，這小孤孀不知道鬧着什麼玩意兒了？」他想打聽，走近趙司晨的身邊。這時他猛然間看見趙大爺向他奔來，而且手裏捏着一支大竹槓。他看見這一支大竹槓，便猛然間悟到自已曾經被打，和這一場鬧熱似乎有點相關。他翻身便走，想逃回春米場，不圖這支竹槓阻了他的去路，於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後門，不多工夫，已在土穀祠內了。

阿Q坐了一會，皮膚有些起粟，他覺得冷了，因為雖在春季，而夜間頗有餘寒，尚不宜於赤膊，他也記得布衫留在趙家，但倘若去取，又深怕秀才的竹槓。然而地保進來了。

「阿Q，你的媽媽的！你連趙家的用人，都調戲起來，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覺睡，你的媽媽的……」

如是云云的教訓了一通，阿Q自然沒有話。臨末，因為在晚上，應該送地保加倍酒錢四百文，

阿Q正沒有現錢，使用一頂氈帽做抵押，並且訂定了五條件：

一 明天用紅燭——要一斤重的——一對，香一封，到趙府上去賠罪。

二 趙府上請道士祓除縊鬼，費用由阿Q負擔。

三 阿Q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

四 吳媽此後倘有不測，惟阿Q是問。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錢和布衫。

阿Q自然都答應了，可惜沒有錢，幸而已經春天，棉被可以無用，便質了二千大錢，履行條約，赤膊磕頭之後，居還剩下幾文，他也不再贖氈帽，統統喝了酒了。但趙家也並不燒香點燭，因為太拜佛的時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的襁尿布，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

## 第五章 生計問題

阿Q禮畢之後，仍舊回到土穀祠，太陽下去了，漸漸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細一想，終於省悟過來：其原因蓋在自己的赤膊。他記得破夾襖還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張開眼睛，原來陽太

又已經照在西牆上頭了他坐起身一面說道「媽媽的……」

他起來之後，也仍舊在街上逛，雖然不比赤膊之有切膚之痛，却又漸漸的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了。彷彿從這一天起，未莊的女人們忽然都怕了羞，伊們一見阿Q走來，便個個躲進門裏去。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鄒七嫂，也跟着別人亂鑽，而且將十一歲的女兒都叫進去了。阿Q很以為奇，而且想：「這些東西忽然都學起小姐模樣來了。這娼婦們……」

但他更覺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許多日以後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賒欠了；其二，管土穀祠的老頭子說些廢話，似乎叫他走。其三，他雖然記不清多少日，但確乎有許多日，沒有一個人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賒，熬着也罷了；老頭子催他走，嚙嚇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沒有人叫他做短工，却使阿Q肚子餓：這委實是一件非常「媽媽的」的事情。

阿Q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老主顧的家裏去探問，——但獨不許踏進趙府的門檻——然而情形也異樣：一定走出一個男人來，現了十分煩厭的相貌，像回覆乞丐一般的搖手道：

「沒有沒有你出去！」

阿Q愈覺得希奇了。他想，這些人家向來少不了要幫忙，不至於現在忽然都無事這總該有

些蹣跚在裏面了，他留心打聽，纔知道他們有事都去叫小 D，這小 D 是一個窮小子，又瘦又乏，在阿 Q 的眼睛裏，位置是在王鬍子之下的，誰料這小子竟謀了他的飯盤去。所以阿 Q 這一氣，更與平常不同，當氣憤憤的走着的時候，忽然將手一揚，唱道：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幾天之後，他竟在錢府的照壁前遇見了小 D，「舊人相見分外眼明」，阿 Q 便迎上去，小 D 也站住了。

「畜生！」阿 Q 怒目而視的說，嘴角上飛出唾沫來。

「我是蟲豸，好麼……」小 D 說。

這謙遜反使阿 Q 更加憤怒起來，但他手裏沒有鋼鞭，於是只得撲上去，伸手去拔小 D 的辮子，小 D 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 Q 的辮子，阿 Q 便也將空着的一隻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從先前的阿 Q 看來，小 D 本來是不足齒數的，但他近來挨了餓，又瘦又乏，已經不下于小 D，所以便成了勢均力敵的現象，四隻手拔着兩顆頭，都彎了腰，在錢家粉牆上映出一個藍色的虹形，至於半點鐘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們說，大約是解勸的。

「好好！」看的人們說，不知道是解勸是頌揚還是煽動。

然而他們都不聽，阿Q進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進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約半點鐘，——未莊少有自鳴鐘，所以很難說，或者二十分，——他們的頭髮裏便那冒烟，額上都流汗，阿Q的手放鬆了，在同一瞬間，小D的手也正放鬆了，同時放起，同時退開，都擠出人叢去。

「記着罷，媽媽的……」阿Q回過頭去說：

「媽媽的記着罷……」小D也回過頭來說：

這一場「龍虎鬪」似乎並無勝敗，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滿足都沒有發什麼議論，而阿Q却仍然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溫和，微風拂拂的頗有些夏意了，阿Q却覺得寒冷起來，但這還可擔當，第一倒是肚子餓，棉被，氈帽，布衫，早已沒有了，其次就賣了棉襖，現在有褲子，却萬不可脫的，有破夾襖，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決定賣不出錢。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見，他想在自己的

破屋裏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了然。於是他決計出門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看見熟識饅頭，但他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並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了；他求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莊本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村外多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着幾個岡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阿Q並不賞鑑這田家樂，却只是走，因為他直覺的知道這與他的「求食」之道是很遠的。但他終於走到靜修菴的牆外了。

菴周圍也是水田，粉牆突出在新綠裏，後面的低土牆裏是菜園。阿Q遲疑了一會，四面一看，並沒有人，他便爬上這矮牆去，扯着何首烏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終於攀着桑樹枝，跳到裏面了。裏面真是鬱鬱葱葱，但似乎並沒有黃酒饅頭，以及此外可喫之類。靠西牆是竹叢，下面許多筍，只可惜都是並未煮熟的，還有油菜早經結子，芥菜已將開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Q彷彿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近園門去，忽而非常驚喜了，這分明是一畦老蘿蔔。他於是蹲下便拔，而門口突然伸出一個很圓的頭來，又即縮回去了，這分明是小尼姑。小

尼姑之流是阿Q本來視若草芥的，但世事須「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趕緊拔起四個蘿蔔，擡下青葉，兜在大襟裏。然而老尼姑已經出來了。

「阿彌陀佛，阿Q，你怎麼跳進園裏來偷蘿蔔……阿呀，罪過呵，阿唷，阿彌陀佛……」

「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裏來偷蘿蔔？」阿Q且看且走的說。

「現在……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應麼……」

阿Q沒有說完話，拔步便跑，追來的是一匹很大的黑狗，這本來在前門的，不知怎的到後園來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經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從衣兜裏落下一個蘿蔔來，那狗給一嚇，略略一停，阿Q已經爬上桑樹，跨到土牆，連人和蘿蔔都滾出牆外面了。只剩著黑狗還在對着桑樹，老尼姑念着佛。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來，拾起蘿蔔便走，沿路又檢了幾塊小石頭，但黑狗却並不再出現。阿Q也是拋了石塊，一面走一面喫，而且想道，這里也沒有什麼東西尋，不如進城去……

待三個蘿蔔喫完時，他已經打定了進城的主意了。

## 第六章 從中興到末路

在未莊再看見阿Q出現的時候，是剛過了這年的中秋。人們都驚異，說是阿Q回來了，於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Q前幾回的上城，大抵早就與高采烈的對人說，但這一次却並不，所以也沒有一個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曾告訴過管土穀祠的老頭子，然而未莊老例，只有趙太爺錢太爺和秀才大爺上城纔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尙具不足數，何況是阿Q！因此老頭子也就不替他宣傳，而未莊的社會上也就無從知道了。

但阿Q這回的回來，却與先前大不同，確乎很值得驚異。天色將黑，他睡眼蒙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他走近櫃臺，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着一個大搭連，沈鈿鈿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綫。未莊老例，看見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與其慢也甯敬的，現在雖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爲和破夾襖的阿Q有些兩樣了，古人云，「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櫃，酒客，路人，便自然顯出一種疑而且敬的形態來。掌櫃既先之以點頭，及繼之以談話：

「阿Q，你回來了！」

「回來了！」

「發財發財，你是——在……」

「上城去了！」

這一件新聞，第二天便傳遍了全未莊。人人都願意知道現錢和新夾襖的阿Q的中興史，所以在酒店裏，菜館裏，廟簷下，便漸漸的探聽出來了。這結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

據阿Q說，他是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這一節，聽的人都蕭然了。這老爺本姓白，但因為合城裏只有他一個舉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說起舉人來就是他，這也不獨在未莊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圓之內也都如此，人們幾乎多以爲他的姓名就叫舉人老爺的了。在這人的府上幫忙，那當然是可敬的。但據阿Q又說，他却不高興再幫忙了，因這舉人老爺實在太「媽媽的」了。這一節，聽的人都歎息而且快意，因爲阿Q本不配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而不幫忙是可惜的。

據阿Q說，他的回來，似乎也由於不滿意城裏人，這就在他們將長凳稱爲條凳，而且煎魚用葱絲，加以最近觀察所得的缺點，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卽如未莊的鄉下人不過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夠叉「麻醬」，城裏却連小烏龜子

都必得精熟的。什麼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裏的十幾歲的小烏龜子的手裏，也就立刻是「小鬼見閻王」。這一節，聽的人都赧然了。

「你們可看見過殺頭麼？」阿Q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好好看看……」他搖搖頭，將唾沫飛在正對面的趙司晨的臉上。這一節，聽的人都凜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着伸長頸子聽得出神的王鬍的後項窩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鬍驚得一跳，同時電光石火似的趕快縮了頭，而聽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從此王鬍瘋頭瘋腦的許多日，並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邊；別的人也一樣。

阿Q這時在未莊人眼睛裏的地位，雖不敢說超過趙太爺，但謂之差不多，大約也就沒有什麼語病的了。

然而不久，這阿Q的大名忽又傳遍了未莊的閨中。雖然未莊只有錢趙兩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淺閨，但閨中究竟是閨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異。女人們見面時一定說，鄰七嫂在阿Q那里買了一條藍綢裙，舊固然是舊的，但只化了九角錢。還有趙白眼的母親——一說是趙司

裏的母親待考——也買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紅洋紗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錢九二串，於是伊們都眼巴巴的想見阿Q，缺綢裙的想問他買綢裙，要洋紗衫的想問他買洋紗衫，不但見了不逃避，有時阿Q已經走過了，他還要追上去叫住他，問道：

「阿Q，你還有綢裙麼？沒有紗衫也要的，有罷？」

後來這終於從淺閨傳進深閨裏去了。因為鄒七嫂得意之餘，將伊的綢裙請趙太太去鑑賞，趙太太又告訴了趙太爺而且着實恭維了一番。趙太爺便在晚飯桌上，和秀才大爺討論，以為阿Q實在有些古怪，我們門窗應該小心些；但他的東西，不知道可還有什麼可買，也許有點好東西罷。加以趙太太也正想買一件價廉物美的皮背心。於是家族決議，便託鄒七嫂即刻去尋阿Q，而且為此新闢了第三種的例外；這晚上也姑且特准點油燈。

燈油乾了不少了，阿Q還不到。趙府的全眷都至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Q太飄忽，或怨鄒七嫂不上緊，趙太太還怕他因為春天的條件不敢來，而趙太爺以為不足慮，因為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趙太爺有見識，阿Q終於跟着鄒七嫂進來了。

「他只說沒有沒有，我說你自己當面說去，他還要說，我說……」鄒七嫂氣喘吁吁的走着

說。

「太爺！」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聲，在簷下站住了。

「阿Q，聽說你在外面發財，」趙太爺踱開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說。「那很好，那很好的。這個……聽說你有些舊東西……都可以都拿來看看……這也並不是別的，因為我倒要……」

「我對鄒七嫂說過了都完了。」

「完了？」趙太爺不覺失聲的說，「那里會完得這樣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來不多。他們買了些……」

「總該還有一點罷。」

「現在，只剩了一張門幕了。」

「就拿門幕來看看罷。」趙太太慌忙說。

「那麼，明天拿來就是，」趙太爺却不甚熱心了。「阿Q，你以後有什麼東西的時候，你儘先送來給我們看……」



「價錢決不會比別家出得少！」秀才說。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趙太太說。

阿Q雖然答應着，却懶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這使趙太爺很失望，氣忿而且担心。至於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對於阿Q的態度也很不平，於是說，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許他住在未莊。但趙太爺以為不然，說這也怕要結怨，況且做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鷹不喫窩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只要自己夜裏警醒點就是了。秀才聽了這「庭訓」，非常之以為然，便即刻撤消了驅逐阿Q的提議，而且叮囑鄒七嫂請伊萬不要向人提起這一段話。

但第二日，鄒七嫂便將那藍裙去染了皂，又將阿Q可疑之點傳揚出去了，可是確沒有提起秀才要驅逐他這一節。然而這已經於阿Q很不利，最先，地保尋上門了，取了他的門幕去，阿Q說是趙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還，並且要議定每月的孝敬錢。其次，是村人對於他的敬畏忽而變相了，雖然還不敢來放肆，却很有遠避的神情，而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來「察」的時候又不同，頗混着「敬而遠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班閑人們却還要尋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細。阿Q也並不諱飾，傲然的說出他的經驗來。從此他們纔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小脚色，不但不能上牆，並且不能進洞，只站在洞外接東西。有一夜，他剛纔接到一個包，正手再進去，不一會，只聽得裏面大嚷起來，他便趕緊跪，連夜爬出城，逃回未莊來了，從此不敢再去。然而這故事却於阿Q更不利，村人對於阿Q的「敬而遠之」者，本因為怕結怨，誰料他不過是一個不敢再偷的偷兒呢？這實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

## 第七章 革命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塔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有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這船從黑魃魃中蕩來。鄉下人睡得熟，都沒有知道；出去時將近黎明，却很有幾個看見的了。據探頭探腦的調查來的結果，知道那竟是舉人老爺的船！

那船便將大不安載給了未莊，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搖動。船的使命，趙家本來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裏卻都說，革命黨要進城，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惟有鄒七嫂不以為然，說那不過是幾口破衣箱，舉人老爺想來寄存的，却已被趙太爺回覆轉去。其實舉人老爺和趙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難」的情誼，況且鄒七嫂又和趙家是鄰居，見聞較為切近，所

以大概該是伊對的。

然而謠言很旺盛，說舉人老爺雖然似乎沒有親到，却有一封長信，和趙家排了「轉折親」趙太爺肚裏一輪，覺得於他總不會有壞處，便將箱子留下了。現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於革命黨，有的說是便在一夜進了城，個個白盔白甲，穿著崇正皇帝的素。

阿Q的耳朵裏，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里來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嚮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却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羣烏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罷，」阿Q想，「革這夥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阿Q近來用度窘，大約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間喝了兩盃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飄飄然起來，不知怎麼一來，忽而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人却都是他的俘虜了。他得意之餘，禁不住大聲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莊人都受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裏喝了雪水。他更加高興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誰是。

得得，鏘鏘！

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

悔不該，呀呀呀……

得得，鏘鏘，得鏘令鏘！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趙府上的兩位男人和兩個真本家，也正站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頭直唱過去。

「得得……」

「Q老」趙太爺怯怯的迎着低聲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為是一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是

「得，得，得，得，得。」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纔站住，歪着頭問道，「什麼？」

「老Q……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是什麼……」

「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惴惴的說，似乎想探革命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着自去了。

大家都懺然，沒有話。趙太爺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點燈。趙白眼回家，便從腰間扯下搭連來，裏面給他女人藏在箱底裏。

阿Q飄飄然的飛了一通，回到土穀祠，酒已經醒透了。這晚上，管祠的老頭子也意外的和氣，

請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兩個餅，喫完之後。又要了一支點過的四兩燭和一個樹燭臺點起來。燭自躺在自已的小屋裏。他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燭火像元夜似的閃閃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着板刀，鋼鞭，炸彈，洋砲，三尖兩刃刀，鈸鎗，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烏男女纔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王鬍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牀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沒有想得十分停當，已經發了鼾聲。四兩燭還只點去了小半寸，紅焰焰的火光照著他張開的嘴。

「荷荷！」阿Q忽而大叫起來，抬了頭蒼皇的四顧，待到看見四兩燭，却又倒頭睡去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遲，走出街上看時，樣樣都照舊。他也仍然肚餓，他想着，想不起什麼來，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開步，有意無意的走到靜修菴。

菴和春天時節一樣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一隻狗在裏面叫，他急急拾了幾塊斷磚，再上去較為用力的打，打到黑門上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纔聽得有人來開門。

阿Q連忙捏好磚頭，擺開馬步，準備和黑狗來開戰。但菴門只開了一條縫，並無黑狗從中衝出，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

「你又來什麼事？」伊大喫一驚的說。

「革命了……你知道……」阿Q說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

「什麼……」阿Q詫異了。

「你不知道，他們已經來革過了！」

「誰……？」阿Q更其詫異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錯愕；老尼姑見他失了銳氣，便飛速的關了門，阿Q再推時，牢不可開。再打時，沒有回答了。

那邊是上午的事。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這是「咸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他們想而又想，總想出一條「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於是又立刻回到巷裏去革命。因為老尼姑來阻擋，說了三句話，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檢點，龍牌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鐘。

這事阿Q後來纔知道，他頗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們不來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經投降了革命黨麼？」



## 第八章 不准革命

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裏面搗亂，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聽說那鄰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但這却還不算大恐怖，因為未莊人本來少上城，即使偶有想進城的，也就立刻變了計，碰不着這危險。阿Q本也想進城去尋他的老朋友，一得這消息，也只得作罷了。

但未莊也不能說是無改革。幾天之後，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早經說過，最先是殘才公，其次便是趙司晨和趙白眼，後來是阿Q。倘在夏天，大家將辮子盤在頭頂上或者打一個結，本不算什麼稀奇事，但現在是暮秋，所以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盤辮家不能不說是真分的英斷，而在未莊也不能說無關於改革了。

趙司晨腦後空蕩蕩的走來，看見的人大嚷說，

「嘩，革命黨來了！」

阿Q聽到了很羨慕，他雖然早知道秀才盤辮的大新聞，但總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樣做現，在看見趙司晨也如此，纔有了學樣的意思，定下實行的決心。他用一支竹筷將辮子盤在頭頂上，遲疑多時，這纔放膽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說什麼話，阿Q當初很不快，後來便很不平。他近來很容易鬧脾氣了，其實他的生活，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艱難，人見他也客氣，店舖也不說要現錢，而阿Q總覺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應該只是這樣的。況且有一回看見小D，愈使他氣破肚皮了。小D也將辮子盤在頭頂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萬料不到他也敢這樣做，自己也決不准他這樣做！小D是甚麼東西呢？他嘴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斷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辮子，並且批他幾個巴，聊且懲罰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來做革命黨的罪。但他終於饒放了，單是怒目而視的吐一口唾沫道「呸！」

這幾日裏，進城去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本也想着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爲有剪辮的危險，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託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託他給自己介紹介紹，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

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梅濤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雋秀才的時候，所以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裏了。

阿Q正在不平，又時時刻刻感着冷落，一聽得這銀桃子的傳說，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上辮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黨去結識。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黨只有兩個，城裏的一個早已「嚓」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他除却趕緊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了。

錢府的大門正開着，阿Q便怯怯的蹩進去。他一到裏面，很喫了驚，只見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烏黑的大約是洋衣，身上也掛着一塊銀桃子，手裏是阿G曾經領教過的棍子，已經留到一尺多長的辮子都拆開了披在肩背上，蓬頭散髮的像一個劉海仙。對面挺直的站着趙白眼和三個閒人，正在必恭必敬的聽說話。

阿Q輕輕的走近了，站在趙白眼的背後，心裏想招呼，却不知道怎樣說纔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黨也不妥，或者就應該叫洋先生了罷。

洋先生却没有見他，因為白着眼睛講得正起勁。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却總說道：『不！——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否則早已成功了。然而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請我上湖北，我還沒有肯，誰願意在這小縣城裏做事情……』」

「唔……這個……」阿Q候他略停，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但不知道因為什麼，又並不叫他洋先生。

聽著說話的四個人都喫驚的回顧他。洋先生也纔看見：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了。

趙白眼和閑人們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滾出去，你還不聽麼！」

阿Q將手向頭上一遮，不自覺的逃出門外。洋先生倒也沒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這纔慢慢的走，於是心裏便湧起了憂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沒有別的路。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牠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至於閑人們傳揚開去，給小Q王鬍等輩笑話，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他似乎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無聊。他對於自己的盤辮子，彷彿也覺得無意味，要侮蔑爲報警起見，很想立刻放下辮子來，但也沒有竟放。他游到夜間，除了兩碗酒，喝下肚去，漸漸的高興起來了，思想裏纔又出現了白盔白甲的碎片。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關門，纔踱回土穀祠去，拍吧——

他忽而聽得一種異樣的聲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來是愛看熱鬧，愛管閑事的，便在暗中直尋過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聲，他正聽，猛然間一個人從對面逃來了。阿Q一看見，便緊翻身跟着逃。那人轉彎，阿Q也轉彎。既轉彎，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後面並無什麼，看那人便是小D。

「什麼？」阿Q不平起來了。

「趙……趙家遭搶了！」小D氣喘吁吁的說。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小D說了便走，阿Q却逃而又停的兩三回。但他究竟是做過「這路生意」的人，格外膽大，於是躡出路角，仔細的聽，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細的看，似乎許多白盜白甲的人，絡繹的將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甯式牀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還想上前，兩隻腳卻沒有動。

這一夜沒有月，未莊在黑暗裏很寂靜，寂靜到像羲皇時候一般太平。阿Q站着看到自己發煩，也似乎還是先前一樣，在那里來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甯式牀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決計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裏去了。

土穀祠裏更漆黑；他關好大門，摸進自己的屋子裏。他躺了好一會，這纔定了神，而且發出關於自己的思想來：白盜白甲的人明明到了，並不來打招呼，搬了許多好東西，又沒有自己一份，——這全是假洋鬼子可惡，不准我造反，否則，這次何至於沒有我的份呢？阿Q越想越氣，終於禁不住滿心痛恨起來，毒毒的點一點頭。「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滿門抄斬，——緊！緊！」

## 第九章 大團圓

趙家遭搶之後，未莊人大搖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後，阿Q在半夜裏忽被抓進縣裏去了。那時恰是暗夜，一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悄悄地到了未莊，乘昏暗圍住土穀祠，正對門架好機關鎗；然而阿Q不衝出。許多時沒有動靜，把總焦急起來了，懸了二十千的賞，纔有兩個團丁冒了險，踰垣進去，裏應外合，一擁而入，將阿Q抓出來，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機關鎗左近，他纔有些清醒了。

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裏，他剛剛一踉跄，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着他的脚跟闖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却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穀祠裏的臥屋，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彷彿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與利答道：「因爲我想造反。」

他下半年便又被抓柵欄門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見下面站着一排兵，兩旁又站着十幾個長衫人物，也有滿頭剃得精光像道

老頭子的也有將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臉橫肉，怒目而視的看他。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說！不要跪！」長衫人物都吆喝說。

阿Q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於趁勢改爲跪下了。

「奴隸性……」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但也沒有叫他起來。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喫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的臉，沈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胡裏胡塗的想了一通，這纔斷斷續續的說。

「那麼，爲什麼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里？」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越家的『那人』」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來便憤憤。

「走到那里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你了。」老頭子更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然而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阿Q便又被抓進柵欄門裏了。他第二次抓出柵欄門，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舊，上面仍然坐着光頭的老頭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頭子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并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裏。阿Q這時很喫驚，幾乎「魂飛魄散」了。因為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樣拿；那人却又指着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漸愧的說。

「那麼便宜你，畫一個圓圈！」

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着筆，却只是抖，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沈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却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

阿Q正羞愧自己畫得不圓，那人却不計較，早已製了紙筆去，許多人又將他第二次抓進柵欄門。

他第二次進了柵欄，倒也並不十分懊惱。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惟而圈而不圓，却是他「行狀」上的一個污點。但不多時也就釋然了。他想：孫子纔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他睡着了。

然而這一夜，舉人老爺反而不能睡：他和把總嘔了氣了。舉人老爺主張第一要追賊，把總主張第一要示衆。把總近來很不將舉人老爺放在眼裏了，拍案打凳的說道：「懲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黨還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來迂不成！這是我管的！」舉人老爺窘急了，然而還堅持，說是倘若不追賊，他立刻辭了幫辦民政的職務。而把

「請便罷！」於是舉人老爺在這裏竟沒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沒有礙。

阿Q第三次抓出柵欄門的時候，便是舉人老爺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大堂。上面還坐着照例的光頭老頭子，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頭子很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許多長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給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氣苦；因為這很像是帶孝，而帶孝是晦氣的。然而同時他的兩手反縛了，同時又被一直抓出衙門外去了。

阿Q被抬上了一輛沒有蓬的車，幾個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這車立刻走動了，前面是一班帶着洋槍的兵們和團丁，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後面怎樣，阿Q沒有見。但他突然覺到了：這豈不是去殺頭麼？他急急，兩眼發黑，耳朵裏噓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急，有時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他總覺得路，於是有些詫異了；怎麼不向着法場走呢？他不知道這是在遊街，在示衆。但即使

知道也一樣，他不過便以爲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遊街要示衆罷了。

他省悟了，這是繞到法場上的路，這一定是「隊」的去殺頭。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著馬騾似的人，而在無意中，却在路旁的人叢中發見了一個吳媽。很久遠，伊原來在城裏作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有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小孤孀墳欠堂皇，龍虎鬪裏的「悔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網鞭將你打」罷。他同時想將手一揚，纔記得這兩手原來都細着，於是「手執網鞭」也不唱了。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好!!!」從人叢裏，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們背上的洋砲。

阿Q於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山脚下遇見一隻餓狼，永也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喫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裏有一柄斫柴刀，纔得

仗過壯了，膽支持到末莊，可惡末莊記得那狠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連連的穿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吓壞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啣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裏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裏嗡的一聲，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

至於當時的影響，最大的倒在舉人老爺，因為終於沒有追贓，他全家都號咷了。其次是趙府，非特秀才因為上城去報官，被不好的革命黨剪了辮子，而且又破費了二十千的賞錢，所以全家也號咷了。從這一天以來，他們便漸漸的都發生了遺老的氣味。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鎗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鎗斃呢？而城裏的輿論却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鎗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

一個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